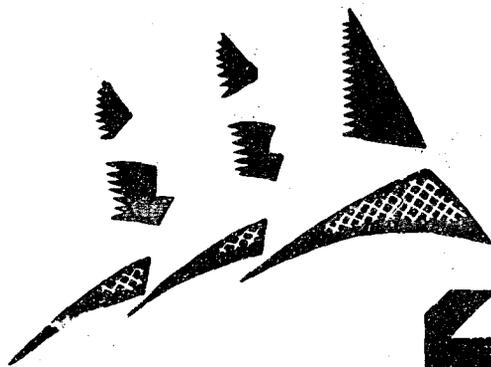


清代三傑

西園左彭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清代
三傑
曾左彭 第四集回次

- 第五十一回 縊鬼乞伸冤猶猶面目……………王姬甘下嫁別有衷腸
- 第五十二回 石達開飄然引去……………周天受率爾求援
- 第五十三回 援安吉大敗梅溪……………棄杭州重奔甯國
- 第五十四回 畫船繡幕清將忒風流……………地網天羅包村號鉄桶
- 第五十五回 王履謙釀成驕子……………徐春晏誤接奸朋
- 第五十六回 徐六嫂刀下全貞……………包三姑竿頭掛首
- 第五十七回 縣屬盡淪亡禍由二賊……………省垣重失陷恨飲三忠
- 第五十八回 取衆議將帥論軍機……………設奇謀弟兄當大敵
- 第五十九回 陳延壽生爲負債人……………洪秀全死作貪花鬼
- 第六十回 招涼珠能保屍體……………熱心吏爲述案情
- 第六十一回 印堂呈晦色管輅知機……………煙嘴觸霉頭子龍有胆
- 第六十二回 轟金陵李臣典慘斃……………收玉帛曾九帥發財

清代三傑曾左彭 第四集回次

一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 第六十三回 遭敕書制軍親草奏……………繁市面總督坐花船
- 第六十四回 仗劍登堂眼看門人逐愛妾……………携書入座相對夫子念亡兒
- 第六十五回 張之萬夢作斬妖官……………彭雪琴僞扮城隍像
- 第六十六回 北闕沐皇恩詳陳奏牘……………西征談戰略盡在家書
- 第六十七回 湘陰爵帥胸藏地理全書……………隴右名儒口述天方新教

第五十一回

縊鬼乞伸冤猶猶面目

王姬甘下嫁別有衷腸

郭嵩燾聽見曾國藩如此問他，便笑上一笑道：「後輩前年夏天，偶在天津碰見浙江詩人俞曲園先生，無意之中說起雪琴京卿小的時候，有件怪事，他說王太夫人臨蓐四日，不產瀕危，忽有大風發自窗外，室戶自關，燈燭俱滅，其時房內伴守之人，無不驚仆於地，王太夫人也暈絕牀上，直過好久，王太夫人方始甦醒，乃生雪琴京卿。王太夫人因見產後甚安，方始對人說道：「頃見一偉丈夫，面色烏黑，僵僵而入，身高竟與室齊，我便一嚇而暈等語。」後輩當時聽得曲園先生說得鄭重其事，覺得此事似近神怪，不知果有此事否？或是誤傳。郭嵩燾尚未說完，曾國藩曾貞幹一同現出詫異之色的問着彭玉麟道：「真有此事不成？我們怎麼未曾聽你提過？」但是曲園先生是位品重南金的人物，決不至於說慌的。」夾忙中敘及此事，真是奇文，惟此事曾見彭玉麟彭剛直公光緒元年王太夫人之行略中，當然不假作，能夠探此洵搜羅殆遍矣。彭玉麟笑着點頭道：「確有此事，但不知曲園先生聞諸何人所說的？」曾國藩聽說不禁呵呵大笑起來道：「史傳

所載、曾有黑面僕射、又有黑王相公、這樣說來、不知雪琴前世、究竟爲誰、彭玉麟又笑答道、此事甚長、門生也因他有些跡近神怪、往往深祕其事、所以並未對着老師和老世叔提及、今天既被筠仙編修提起此事、不妨說給大家聽聽、門生先世、籍隸江西太和、明洪熙時始遷湖南衡陽、現在所居的那個日查江、先父鶴臯公、曾任安徽懷寧三橋鎮、以及合肥梁園鎮等處的巡檢、娶先母王太夫人後、甚爲伉儷、直至嘉慶二十年十二月某日、先母方始生我、我曾經聽見先母說過、生我的那天晚上、風雪嚴寒、甚於往歲、先父僅任微秩、家境很是艱窘、那晚上守伴的人們、並非丫鬟僕婦、乃是四隣的婦女、因爲先母爲人向善、一班老輩姊妹、時常過去相幫先母做事的、先母當時既被那個黑面的偉丈夫驚得暈了過去、那班隣婦、雖未瞧見甚麼、但因風聲怪異、反而先比先母驚仆於地、等得先母甦醒轉來、旋即生我、始將此話、告諸那班隣婦、當時先母和那班隣婦的意思、自然都認我就是那個黑面的偉丈夫投胎的、其實那個

黑面的偉丈夫，乃是護衛我的，我前生本是一個女子，老師和諸位倘若不信，你們且看我的耳朵，現在還有戴過耳環的穿痕，曾國藩、曾貞幹、郭嵩燾三個，一聽彭玉麟說得如此認真，大家真的圍了攏去看他耳朵，及至仔細一看，耳朵之上，並沒甚麼痕跡，曾貞幹先問道：「雪琴，你耳朵上的穿痕，究在那裏，怎麼我們都瞧不見呢？」彭玉麟見問，此事見於曲園之右台仙館筆記時人頗少知之，忽又笑而不言，郭嵩燾却在一旁嘖嘖稱異道：「這真有些奇怪，豈非活龍活現了麼？」彭玉麟接口道：「此事還很奇怪，」先母曾經對我說過一件事，那才有些奇怪，先父任三橋鎮巡檢的時候，一天因公進省，先母一個人獨居廨舍，頭一天晚上大約十點鐘的時候，剛才睡到枕上，忽然聽見似有婦女呼號的聲音，似在訴說冤苦的樣子，幸虧先母的胆子素壯，聽了也不在意，那知一連幾天，夜夜都是如此，最後的一晚上，那個女鬼，竟在先母的窗外站着呼號，非但聲音更加淒慘，甚至現出其形，曾貞幹聽到這句，忽然攔着彭玉麟的話頭，笑問道：「現出其形，到底怎樣一件

東西，我是平生最不相信鬼的，彭玉麟接口道，據那時先母對我說，那天晚上約莫在十點半鐘的當口，天上的月光很亮，她老人家因為素來沒有見過鬼的形狀，一時好奇心起，就在帳子縫中，偷偷的朝那窗子外面一看，豈知不看着窗簾，月光照着窗子，恍同白晝一般的亮着，窗子又是一面大玻璃，並沒甚麼格子格住，當時只見一個年約二十歲，滿臉雪白，七孔流血的女吊死鬼，把她身子直挺挺的站着窗外，那張紅白不分的鬼臉，緊緊的靠在玻璃之上，莫說別的，單是亂蓬蓬的頭髮，直豎得有一尺多高，你們諸位想想看，這個形狀，怕人不怕人，曾國藩曾貞幹郭嵩燾三個，一齊且駭且笑的答道，雪琴倒是一個會得傳神的好手，我們此刻被你這樣一說，彷彿眼睛前頭，就有一個形狀奇醜的吊死鬼，站在這裏，彭玉麟連點其頭道，我也是照先母口述的，那時的那個女鬼，真的有些嚇人，郭嵩燾單獨問道，這末後來又怎麼樣呢，彭玉麟道，

當時先母雖然躲在帳子裏面，但是覺得那個女鬼已經瞧見先母在偷看牠的樣子，頓時又把她那兩隻極大的血眼一突，一張血口一張，露出白生生的獠牙，大有撲進窗子，要去攫我先母之意。當時先母因為房間業已下門，既無地方可逃，又沒地方可躲，只好悄悄的縮入被中，聽天由命而已。又過好久，不見甚麼聲響，先母忙又輕輕地掀開被窩，往外偷看，忽見一天月色，却將天井裏的那些花影，映到窗上，很覺幽雅。那個女鬼早已不知去向，先母至此，還當起先眼花，胆子一大，便也睡去。第二天白天，偶將夜間所見之事迹，給一位隣婦去聽，那位隣婦一愕道：夫人所言，莫不是那個陳姓女鬼，又在出現不成？先母問其底蘊，隣婦說道：此地本非靡舍，乃是陳姓孀婦的住宅，因為這個陳姓孀婦，頗有幾分姿色，她的堂房伯伯，本是一個無賴，一晚上吃醉了酒，忽去調戲陳姓孀婦，自然不肯允從，當場哭罵起來，那個堂房伯伯，老羞成怒，竟把陳姓孀婦飽打一頓，方始走出，不料陳姓孀婦，就在當晚上一索子吊死了，那個

堂房伯伯便去買上一口薄皮棺材，將那陳姓孀婦埋了，詭稱是暴病死的。當時的四隣雖然無不知道此婦死得冤枉，因為懼憚那個堂房伯伯是個無賴，不敢多事。此室旋爲官中價買，改作廨舍。這件事情先後不到十年，誰知這個陳姓女鬼大概冤魂不散，常常出現，以前官府明明知道，也不過問。昨晚上她的出現，並非要嚇夫人，定是來求夫人替她伸冤的。先母聽了此話，等得先父由省回廨，卽把此事告知先父。先父卽去稟知邑尊，又請那個隣婦作證，旋將那個堂房伯伯緝獲到案，一鞠定讞，問斬之日，先母夢見那個女鬼親去道謝。彭玉麟說完這話，笑問大家道：你們說這女鬼是不是活龍活現的呢？郭嵩燾道：敬鬼神而遠之，孔聖人本已說得清清楚楚，這樣看來，鬼是有的。彭玉麟聽說，又對曾國藩說道：老師六合縣的那位溫忠愍公，他竟前去托夢百姓，說他已奉上帝封爲六合城隍，豈不更奇？曾國藩道：正直成神，史書所載甚夥，並不爲奇。曾國藩說到這句，忽問曾貞幹道：你知道城隍二字，典出何處？曾貞幹答

道、據俗諺說、省城隍例於陽世巡撫、府城隍例於陽世知府、縣城隍例於陽世知縣、土地例於汛地、典出何處、倒未知道、曾國藩又問郭嵩燾和彭玉麟兩個道、你們二位、應該知道城隍二字如何解法、郭彭二人、都一楞道、這倒有些答不出來、曾國藩道、禮記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卽後世祀土地神之始、至城隍則始於春秋時四墉之祭、或引禮坊與水庸爲證、然孔穎達謂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是田間溝塍、非城隍也、夫土地之所包者廣、城隍亦止土地之一端、宜乎土地大而城隍小、然城隍必一州一縣始有之、而土地則小邨聚中亦無不有、此城隍之神、所以反尊於土地也、城隍與土地皆地祇、非人鬼、然古者以句龍配社、王肅之徒、并謂社卽祀句龍、則如吳越以龐玉爲城隍、固不足怪矣、曾國藩說完、郭嵩燾、彭玉麟、曾貞幹三個、敬謹受教、

莫謂小說爲遊戲之筆
舉此處便有學問關係

這天大家又暢談了一天、第二天大早、曾貞幹便與郭嵩燾二人、辭別曾國藩、

逕往安慶去了，彭玉麟也想辭行，迨返湖口防地，曾國藩留住他道：「雪琴，你在此地耽擱一兩天，我還有事情與你商量。」彭玉麟聽說當然住下，就在這天的旁晚，曾國藩忽據戈什哈入報，說是歐陽柄鈞大人新從湖北到來，有事要見曾國藩。一聽他的內弟到了，連忙吩咐快請快請，等得歐陽柄鈞走入，一見彭玉麟在座，趕忙見禮。原來歐陽柄鈞雖是曾國藩的內弟，因為才具不甚開展，從前在京，既不能扶搖直上，出京以後，憑着曾國藩的面子，薦到胡林翼那兒，無非委在糧台上辦事。這幾年來，銀錢雖然弄了幾文，可是他的官階還是一個記名知府。此次因奉胡林翼之命，去到四川成都，和那川督駱籲門有所接洽。籲門即駱秉章之號眼見翼王石達開已被駱籲門生擒正法，入川一路的髮軍，也和北進的那個威王林鳳翔一樣，都是寸草未留，全軍覆沒的。駱籲門因見歐陽柄鈞到得很巧，正遇着在辦保案的時候，看在曾國藩的面上，便也送他一個異常勞績。歐陽柄鈞於是便以道員送部引見。此次順道祁門，特來一見他的

姊丈他和彭玉麟本是熟人相見之下各道一番契闊說了一會始向曾國藩說道姊丈接到駱制軍的喜信沒有曾國藩聽了一楞道甚麼喜信我沒有知道歐陽柄鈞道駱制軍已將入川的髮軍僞翼王石達開生擒正法了曾國藩和彭玉麟二人一齊大喜道此人一除現在髮軍之中只剩僞忠王李秀成一個人了這真正是新主的洪福彭玉麟又問歐陽柄鈞道我不知幾時還聽見一個傳言說是駱制軍想將石達開招撫的怎麼又會把他擒下歐陽柄鈞道此次兄弟奉了胡潤帥所委去到成都和駱制軍有件緊要公事接洽等得兄弟一到駱制軍正奉到將那石達開就地正法的上諭駱制軍親自驗明正身始把石達開綁到青羊宮前正法青羊宮與武侯祠齊名却為成都風景之一那知成都的老百姓們忽然起了一派謠言說是正法的那個石達開乃是石達開的乾女婿姓馬的至於石達開的本人早已先期走出到了峨嵋山爲僧去了曾國藩急問道這末駱巔帥聽了此等謠言你瞧他是何態度歐陽柄鈞道我瞧他很是鎮定對於這些

謠言，不過一笑置之。彭玉麟岔嘴問曾國藩道：「老師此問，是甚意思？」曾國藩道：「駱籲帥也是現今督撫之中的一位爲守兼優的人材，雖然不能及你和李高兩個，可也不在潤芝少荃之下。他若明知生擒的那個石達開是假，有意袒護部下，誑騙朝廷，一聞此等謠言，心裡一定有點愧慙，至少要命成都華陽兩縣，禁止造謠之人。若是他有把握，認定所擒的石達開是真，他的態度，決不爲那謠言所動。」此等非有大學問大力量不能言也彭玉麟聽了，很悅服的說道：「老師此言，竟是觀人於微，一個人若沒慎獨的功夫，一遇失意之事，無不大亂章法。駱籲帥既能如此鎮定，想來不會捉到假的。」彭玉麟說到此地，便問歐陽柄鈞：「這回四川官兵得勝之事，可曾曉得一些？」歐陽柄鈞道：「我到成都，石達開業已捉到，不過那件奏捷的摺子，我却親見，再加沿途聽人傳說，合了攏來一看，駱制軍的奏報，倒也沒有甚麼十分誇張的說話。曾國藩道：「你既蒙駱籲帥保了道員，送部引見，兩宮召見你的時候，一定要問起四川的軍務的，你若奏對不出，那就辜負駱籲帥的。」

栽培了、歐陽柄鈞道、駱制軍也是這個意見、所以才把奏捷的摺子給兄弟去看的、彭玉麟道、這末四川的百姓、怎麼忽會起了這個謠言的呢、歐陽柄鈞道、石達開入川的時候、本來想先佔湖北的、嗣因胡潤帥和官中堂二人把那武漢三鎮、守得猶同鉄桶相似、石達開方始知難而退、那時僞軍師錢江、曾經有書勸他、說是萬萬不可派軍深入腹地、第一上策、速返南京、代他調度軍事、騰出他去北伐、第二中策、也宜進兵汴梁、可以兼顧秦晉、若是決計冒險入川、便是下策、誰知石達開因負一時之氣、無暇計及萬全之策、他的入川宗旨、本是明知吉少亡多的政策、後來石達開忽於黃州地方、得着一個名叫唐媚英的才女、當時他的部下、個個都勸他收作妾媵、因為石達開的一家八十餘口、都爲僞北王韋逆所害、身邊沒人伺候、石達開却不以此言爲然、只因那個唐媚英、非但真的有才、而且兼之有貌、一時不忍縱她而去、卽把她收爲義女、以塞衆口、時人稱呼石逆軍中的四姑娘其人、就是此女、一天行到巴東地方、又捉

到一個河南秀才，名叫馬秉恩的，石達開見他人還長厚，留於軍中，辦理記室，無如所擬文書，極其平庸，件件須得四姑娘筆削過的，好在石達開那時手下的兵弁，號稱三十萬人數也，一二十萬，自然何在乎多用一人，有天晚上，四姑娘把她手批的緊要軍書，拏去給石達畫行的時候，忽然將臉一紅，很露靦覷之色，似有說話要說的樣子，石達開覺得很是奇怪，便含笑的問她，有何說話，儘管直言不妨，四姑娘方才老實說出，她願嫁給姓馬的爲妻，當時石達開聽了大笑起來道，我兒若欲擇壻，我的軍中文如子建之才，武似孟賁之勇的，何止車載斗量，爲何單單取中這個腐儒，四姑娘却答道，孩兒別有用意，爹爹不必顧問，只要成全這段婚姻，那就感激不盡，石達開聽道，既是如此，我就命人替你執柯，那知那個姓馬的，對於執柯的一口拒絕，毫無轉圜之法，石達開據報，更是奇怪起來，後來仔細一探，方才知道姓馬的拒絕婚事的理由，極其平常，無非第一樣怕的是，四姑娘乃是石達開的愛女，恐怕王姬下嫁，駕馭不

住以後反受其累，第二樣怕的是他的爲人，既少無貝之才，又少有貝之才，一個窮措大，怎敢貿然答應娶親，石達開既然明白姓馬的兩個意思，復又命人前去解釋他聽，教他對於兩樁事情，一樁都不必發愁，他能帮他辦妥，姓馬的至此，自然感激萬狀，乖乖答應，成親之後，姓馬的雖然一交跌在青雲裏了，自知別無所長，仍舊按部就班的做他記室，那位四姑娘對於閨房之事，倒也並不去注重，也是仍替她的義父，日日夜夜的擘畫軍務，有一天，石達開坐在行軍帳中，瞧見四姑娘手不停揮的替他辦理文書，他就含笑對着四姑娘說道：我兒自從認識爲父以來，倒也化了不少的心血，現在你的婚姻大事，既已成就，應該可以享享閨房之福的了，爲父不日就要入川，因思兵兇戰危，打算不將你們夫婦兩個帶走，留在此地聽候我的信息，再講，石達開在講說的當口，四姑娘起初時候，還當她的義父和她在說玩話，後來越聽越真，方才放下筆桿，望着石達開說道：爹爹方才的說話，還是真的假的，石達開答道：爲父愛兒

心切，怎麼不真。四姑娘聽到這句，嚇得走去撲的一聲，跪至石達開的面前，涕淚交流的說道：女兒蒙爹爹不以外人看待，衣之食之，且配婚姻，無異親生。平時每想答報大恩，只恨沒有機會。現在爹爹的大軍入川，正是女兒的機會到了，怎麼爹爹竟要把你的女兒女婿留在此地，不知爹爹別有用意，沒有當時石達開一見四姑娘說得那樣懇切，急把四姑娘扶起道：爲父並無他意，不過怕的是兵兇戰危，你們夫妻兩個，又未受過天國之恩，所以不教跟了前往。四姑娘又說道：女兒夫妻兩個，就算未曾受過天國之恩，却受過爹爹的一番大德，怎能不教我們同去。石達開聽了，忽又笑着道：我兒既要同去，爲父多有兩個帮手，豈有不樂之理。這末決不許哭，准定同走便了。四姑娘聽見石達開許她同走，方始破涕爲笑的問着石達開道：爹爹此地起程，打算如何進兵。石達開答道：我想步那三國時代鄧艾的後塵，卽從陰平進兵。四姑娘聽了，大不爲然的答道：此事爹爹還得斟酌。一則時代不同，二則川督駱秉章也是一個知

兵人物、陰平地方、只可偷渡、不可拒戰、倘遇有兵把守、我軍便沒退路、石達開聽了四姑娘之言、連說此言有理、後來石達開就變了宗旨、先去聯絡川邊土司、有個姓巫的土司、首先和石達開通了聲氣、石達開即從萬山之中、繞道的到了川邊、歐陽柄鈞一直說到此地、忽見曾國藩的老人家曾貴、親自送進一封書信、呈給曾國藩去看、便把話頭停下、正是、

漫言烽火連三月、畢竟家書抵萬金、

不知曾貴送進來的那一封信、又是誰的、且闕下文、

評曰、彭玉麟戡定大亂之後、即以其女金兒、配與俞曲園之孫陞雲探花爲室、并與曲園老人築室湖濱、詩酒往還、以娛暮景、作者此回之事實、全採曲園之筆記、昔人有謂人民須遇讀書官、評者謂小說家、更非不讀書者所能爲也、

郭後
覺編

家庭兒童新教育淺說

一册定價大洋
二角（七折）

兒童家庭之教育。關係將來國家社會之前途極鉅。亟有傳佈或灌輸於民衆之必要。本書係參集專家著作及著者個人育兒經驗而編輯。共分十九章。對於家庭兒童教育有極深確之理論。並有極精審之實施方法。足資參考。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五十二回 石達開飄然引去 周天受率爾求援

歐陽柄鈞停下話頭，便去低聲的問着彭玉麟道：「我在湖北的時候，沒有一天不聽見那個紅孩兒的聲名，雪琴京卿，你倒說說看，此人可有甚麼真實本領？」彭雪琴因見曾國藩凝神望志的在看書信，不便高聲說話，

高聲二字即對歐陽柄鈞的，低聲二字而發讀者閉目一

思其人如見便將歐陽柄鈞的衣袖一拉，二人同到窗前，伏在欄杆之上，彭雪琴方才答着歐陽柄鈞的說話道：「陳國瑞的歷史，我却知之最深，他在十二歲的時候，就被長毛擄去，年紀雖小，確具一種天生的神勇，每逢出戰，不管勝仗也好，敗仗也好，非得一口氣手刃幾十個人，方能過癮，當時的一班老百姓，個個說他殺星轉世，只要一見了他的旗號，連小兒都不敢夜哭，後來忽被黃開榜總鎮所得，認爲義子，那時他的年紀，還止一十四歲，平日喜着紅色衣服，一出打仗，在那戰陣之間，馳突衝越，猶同一團火球一般，因此賊中替他起了一個紅孩兒的綽號，無人不避其鋒，適值曾王攻打白蓮池不克，正在無計可施之際，黃

開榜總鎮就把國瑞保舉上去，僧王本已久聞其名的，一見大喜，命他去打白蓮池的頭陣，因為白蓮池的地方，本是山東捻匪的老巢，連巖斗絕，僅有一徑可通，當時國瑞即率手下健兒五十人，乘那黑夜，從山後最險峻之處，暗暗的攀籐爬石而上，不到四更天氣，業已躡到賊人的老巢後面，那時賊人因為擊敗了僧王，驕氣正盛，又值深夜，都在熟睡的時候，國瑞便出其不意，放起一把野火，賊人不知到了多少官兵，頓時大亂，然也有幾個悍賊，持了快槍，瞄準國瑞就放，豈知國瑞矯捷如同猿猴，直到子彈近身，方始一躍而起，離地數尺，能將子彈一一避過，有時子彈飛過，他的頰邊，他只罵聲禽娘賊，這火熱的傢伙，倘若一着老子的皮肉，倒也有些麻煩，可是子彈彷彿也會怕他，從來沒有一次打着他身上的，及將白蓮池一佔，僧王非常高興，便拊着國瑞的背脊，大贊他道：「咱統十萬大兵，費時六月，不能克此，你這小小孩子，竟能一晚上的工夫，滅此老巢，真是咱們的大帥了，於是陳大帥之名，播諸天下，國瑞也能奮發天

性力報僧王去年因被左季高調到浙江委署處州總兵，所以僧王與英人開戰，每次失利，倘若國瑞還在僧王手下，大沽口的一役，勝敗正未可知也。彭玉麟說到此地，曾國藩已將那信看完，再問彭玉麟和歐陽柄鈞二人道：「你們兩個，噤哩咕嚕，究在談些甚麼？」歐陽柄鈞便回到原處坐下，指指彭玉麟道：「我見姊丈在看書信，所以在和雪琴京卿談那紅孩兒陳國瑞的事情。曾國藩聽說道：此人的神勇，却也不亞鮑春霆，不過性子不好，所有禮貌之間，得罪於人的地方不少。」彭玉麟接口道：「他對僧王都是老子長的，老子短的，說個不休，何況他人面前，歐陽柄鈞直至此時，方去看了一眼信封面上之字，便問曾國藩道：『這不是家姊寫來的信麼？』我們幾個外甥甥女，大概也長成人了。」曾國藩蹙額的答道：「孩子多，我又爲了國家之事，不能回家教養，倒使令姊很費心的。」歐陽柄鈞道：「家姊人本賢淑，且又深明大義，姊丈乃是盡心王事，我們家姊不見得會怪着姊丈的。」曾國藩竟被歐陽柄鈞如此一說，反而笑了起來道：「你們令姊

來信要錢，她說連歲荒歉，田中顆粒無收，男女孩子漸漸長成，家用浩大，她說很盼望紀澤早些娶親，所有家事，她不便問，歐陽柄鈞笑着道：「姊丈現在已經做到封疆大員，對於府上家用，也應該稍寬一點的了。」家姊所說無非也是此意。曾國藩大搖其頭的答道：「勤儉家風，乃是朱子格言說的，莫說現在我也沒錢，就是有錢，自奉也不宜太厚。」彭玉麟岔嘴道：「一份人家的家用，也要稱家之有無而講，過費果然不好，過省也覺非是。」曾國藩笑着接口道：「這末雪琴既是如此說法，何以從前你們的那位永釗世兄，僅不過修造老屋，化費了二十串錢，你就大發議論起來的呢？」前事彭玉麟不敢和他老師辯駁，單是笑而不言。曾貴在旁忽來插口道：「在家人的愚見，也贊成彭大人的說話，以後若寄家用，大人真的須得稍爲寬裕一些才好。」曾國藩對於曾貴這人，本是另眼看待的。當下便笑着答道：「這末我就看你之面，每月加寄家用銀二十兩便了。」曾貴連連的答道：「大人今兒怎麼這般高興，竟和家人說起笑話來了。」曾國藩忽然站了

起來肅然的說道，我因你是我們三代的家人，一看見你，就會想到我那兩代的亡親，此刻並非在說笑話，無非存着追遠的意思。曾國藩說到此地方才重又坐下，曾氏起立乃爲提到先人之事並非別文等得曾貴退了出去。歐陽柄鈞又接續說道，石達開當時既到川邊，姓巫的土司，又有兵力，四川省軍，每次都吃敗仗，所以駱制軍才有招撫石達開之意。後來四川松潘鎮總兵周大發，獻計於駱制軍，他說巫土司雖與石達開聯合，抗拒天兵，無非受了石達開的蠱惑，說是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不能由滿洲人去做，巫土司的頭腦，本來很是簡單，一被石達開包圍，已經不能自主，再加那個四姑娘，真是能說能話，民間謠言，還有人說巫土司中了美人計的，又說職鎮衙內，有個姓雷的文案，他和巫土司的老子，曾經換過帖子的，他說巫土司爲人，最貪貨利，大帥若能拚出兩三萬銀子的珍寶，他願親去一走，辦得好，能教巫土司縛了石達開來獻，否則也要教巫土司袖手不管，石達開只要一離開了巫土司，言語不通，道路不熟，軍糧既缺，子彈又少，還

不是一個囊中之鼈，釜中之魚，歷當時駱制軍聽了周總兵的計策，便命藩司算出三萬兩銀子，彼時三萬兩之數已經人人認爲巨數不比如今動輒數百萬也命人設法採辦奇珍異寶，交與周總兵轉交雷文案，去與巫土司接洽，不到兩月，周總兵接到雷文案的密報，說是巫土司收到珍寶，已允縛了石達開來獻，不過只能計取，不能力敵，因爲石達開手下確有二三十萬長毛，操之過切，反而誤事等語，周總兵便去稟知駱制軍，駱制軍不動聲色，暗派省軍五萬，分爲二十路繞道川邊，以防石達開躡往他處，那時巫土司既與省中通了聲氣，正想設法下手的時候，石達開倒還不甚覺得怎樣，那個四姑娘，確是有些機警，早已瞧出情形不對，立請石達開連夜離開巫土司的轄境，石達開還想一路路的前去通知他的隊伍，四姑娘泣告道：爹爹，此時要保性命，不能再顧隊伍，因爲一被姓巫的知道我們識破其奸，他就准和省軍裏應外合的來向我們開戰，我們現在所處的情形，真所謂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再加之人地生疏，民心未得，萬萬沒有勝算，可操石達開聽

了四姑娘之言，方始醒悟，正擬率領他的坐營而走，四姑娘又慌忙止住道：「爹爹且慢，女兒還有另外辦法。」四姑娘說完話，卽把她的漢子馬秉恩喚到石達開的跟前，要教石達開和馬秉恩兩個互換衣服，仿照陳平六出奇計的辦法，石達開至此方知四姑娘真有見識，真有遠慮，她的要嫁馬秉恩，乃是先結以恩，繼激以義，完全爲的是石達開一人，並非爲她自己，原來那個馬秉恩的相貌，竟和石達開一模一樣的，曾國藩一直聽到此處，急接口道：「這樣說來，駱籲門果中那個四姑娘的移花接木之計了。」彭玉麟也插嘴道：「駱籲門的鎮定態度，或是故意裝出來的。」歐陽柄鈞道：「以我之見，就算駱制軍殺了一個假石達開，却和殺了真的一樣。」曾國藩問他此話怎麼解法，歐陽柄鈞道：「大不了的，真的石達開去到峨嵋山上修行，難道單身一人，還會死灰復燃不成？」在石達開個人說來，可以多活幾年，可以保全首領而死，自然不無好處，在大清國說來，究有甚麼大關係呢？曾國藩點點頭道：「這話倒也別有見解。」石達開果肯死心。

場地的爲僧以終，真與國家無關。彭玉麟便請歐陽柄鈞接着說完。歐陽柄鈞道：「當時石達開見他義女如此待他，不覺洒了幾點傷心之淚。方和馬秉恩互換衣服，連夜率了坐營，就向前奔，因爲沒有目的，一直到了一座名叫大堡埔的谷中，方才紮營。算算地方，雖也離開巫土司所居之處，約有七八十里了。不過到了一座深山，非但無米可買，無菜可購，而且連水都沒一點的。石達開到了那時，忽又對着四姑娘垂淚的說道：爲父不聽錢軍師相勸之言，負氣至此。如今看來，悔無及矣。四姑娘忙安慰石達開道：「爹爹不必傷感，且請保重身體要緊，不是做女兒的。直到此時，還要埋怨爹爹，爹爹不聽錢軍師之勸，固是大失着，就是不贊成女兒的阻止入川之計，未免太覺負氣。現在事已至此，快請爹爹趁早單身走出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存身。女兒還有一句最後的忠告，天國自從東北二王自相殘殺以來，已現不祥之兆。錢軍師的本領，真正的不下諸葛武侯。他的一走，天國無可救藥，已可顯見。歐陽柄鈞說到此處，忽朝會

國藩和彭玉麟二人一笑道：「那個四姑娘，她還稱贊姊丈、雪琴京卿和左季帥三個爲清朝三傑呢。」曾國藩連連搖頭嘆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古人之話，確非空論。就以這位四姑娘的才具見識而論，何常亞於我們鬚眉？現在反爲敵人所用，雖然未曾做出甚麼驚天動地之事出來，這受限於地位，倘若命她獨當一面，古時候的那位梁夫人，未必專美於前呢。彭玉麟也皺眉的說道：「四姑娘倒是我們的一位知己，話雖如此，我們自從軍興以來，轉眼之間，已經整整的十年了，大敵尙未平靖，朝中又在多事，不免爲兒女子所笑矣。」歐陽柄鈞道：「雪琴京卿和姊丈兩位，我敢說一句，太平天國的四個大字，一定消滅在你們手裏的。」我這個議論，倒並不是拾那四姑娘的牙慧，現在姊丈、雪琴京卿和左季帥三個人的輿論很好，遲早之間，自能收拾這個殘局。曾國藩不答這句，單問歐陽柄鈞道：「這末當時的石達開，究竟可肯出亡呢？」歐陽柄鈞搖頭道：「這倒不知，兄弟連那四姑娘的下落，也探不出，方才所講的。」

事情大半就是民間的謠言，官家自然不肯承認此事。彭玉麟道：「照我的眼光看來，四姑娘既未捉到，石達開遁跡峨嵋的說話，或者非假。曾國藩聽了，反而不敢卽下斷語，他們三個人又談了一會，也就各散。第二天，歐陽柄鈞怕悞限期，便辭別了曾國藩，自往北京辦理引見之事去了。曾國藩又和彭玉麟兩個商議了一天的軍事計劃，方讓彭玉麟回到湖口。這年的十二月裏，曾國藩連得各處捷報：第一是曾國荃進兵安徽廬江縣，連克泥汊口、神塘河、東關等等要隘，軍威所至，勢如破竹，並奉到大行皇帝頒賞遺念衣服一箱。真是一絲不漏第二是鮑超破賊於青陽地方，斬殺首級六千餘。第三是楊載福、塔齊布、張玉良等等分別擊平江西邊境之賊。第四是左宗棠破賊於大鏞嶺。曾國藩自從帶兵以來，只有這次最是高興。度歲之後，二月中旬，又接到左宗棠於初九那天克復遂安縣，說是可以從此打通運米往浙之路，沒有幾天，又接到曾國荃於二月十五那天破賊於安徽的桐城關。三月初上，又接到彭玉麟奪回小孤山之信。

并附詩一首是

紅巾遍地受兵災，青鎖眉峯久不開，十萬軍聲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

小孤山一名小姑山

四月初上曾國藩又得各處的捷報，一是劉秉章徐春榮逐走河南的偽來王陸順德，二是左宗棠連獲勝仗於江山常山之間，三是曾國荃克復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等縣，四是李鴻章令劉銘傳進兵於江蘇南匯縣的周浦鎮，五是李鴻章的兄弟李鶴章率同洋兵向齊文華爾等人大敗賊兵於上海徐家匯等處，斬馘三千人，不料十二月裏，忽接曾貞幹因傷歿於安慶軍次的噩耗，曾國藩一得此信，竟把一年來的高興之事，統統付諸流水，手足趕忙漏夜趕到安慶，一見曾貞幹的棺木，哭得直至暈去，幸虧郭嵩燾幫同救醒，即在軍次開弔，不久奉上諭，說是曾貞幹立功甚多，予諡靖毅，並准於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曾國藩見了此旨，心裏稍覺安慰一點，乃於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由

安慶東下視師，及到蕪湖，忽聞天國丞相孝天義、朱衣點二人各率大軍五萬圍攻常熟，異常危急，疾忙咨李鴻章遣派大兵救援。三月底邊，李鴻章始將孝天義、朱衣點二人擒獲，就地正法。又過幾天，奉到曾國荃陞署浙江巡撫，左宗棠陞補閩浙總督的上諭，回到安慶，急替曾國荃草摺奏辭。上諭不允所請，曾國藩不得已，只好函知曾國荃暫時受任，且俟大局平定再辭。曾國荃因見朝廷恩養有加，立志報國，乃率李臣典、蕭孚泗、郭松林、郭嵩燾直攻金陵。那時歐陽柄鈞業已奉旨發往江蘇以道員候補，也在曾國荃的軍中充當糧台之職。四月下旬，曾國荃連克南京的雨花台，以及聚寶門外的石壘九座，無奈太平天國的天皇因見金陵地方萬分危急，飛檄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各率大軍二十萬，有意往來於浙江江蘇之間，用那圍魏救趙之計。這樣一來，曾國荃却大大的受了一個打擊，幾乎將他的前功盡棄。後來多虧彭玉麟、左宗棠、李鴻章等人感激曾國藩的提拔，大家各將安徽、江西、浙江三省境內的大股敵

軍次第肅清，去了金陵的羽翼，曾國荃方始能夠克竟全功，不才做到此地，只好暫將曾國荃這邊的軍事停叙一下，先把左宗棠進兵浙江的事情從頭叙完，文勢始能連貫。此即小說家布局緊要之處原來左宗棠從前雖奉幫忙曾國藩大營軍務之命，倒底不是主體官兒，直到咸豐十一年十月，始以太常卿督辦浙江軍務，提鎮以下統歸節制，這樣一來，便是欽差大臣了。同治元年二月，復拜浙江巡撫之命，不過那時的浙江省，浙西方面的嘉興府，浙東方面的金華、嚴州、處州、甯波、紹興、台州，各府縣城先後都爲太平天國方面所踞，僅僅乎徽州、溫州二府，以及湖州一府，尙爲清國所有。這末那些地方，怎樣失去的呢？因爲咸豐乙未十月，江蘇、安徽兩省的鄉試，是借浙江貢院舉行的，兩省赴試的秀才，以及嫗、婢、僕、從人等，都從皖南到浙，所有人數，約摸計算，總在二萬以上，所以浙江的關卡要隘，雖然掛着盤查奸宄的那塊虎頭牌子，可是對於奉旨鄉試的考相公，怎好細細盤詰？前清秀才赴考，照例可掛奉旨鄉試的旗幟，小小開事府縣，也不過問及因人數太多，個個都以前科解元自居，關卡小官，更莫奈何。因此之故，天皇便派

幾個伶俐將弁，冒充赴考秀才，混入浙江，偵探報實。其時浙江巡撫羅遵殿，蒞任未久，正值甯防告警，石埭的天國軍隊，躡入糞子店、藍田嶺等處。副將石玉龍、游擊申明照，守備鄭國泰等人，統統陣亡。提督周天受，復以黃池兵退，雪片般的公事，向着羅巡撫請援。羅巡撫瞧出周天受不足禦寇，又知鄭士魁的一軍，駐紮高淳地方，飛奏朝廷，請與甯防軍，用爲犄角之勢，復函商兩江總督，請以徽防軍兼總甯防，商議尙未就緒。可巧江南軍攻克南京城外的九洑洲，天皇洪秀全，異常害怕，急召忠王李秀成問計。李秀成便同侍王李世賢，率領馮兆炳、巽廷彩、陳炳文、譚孝先、陳耶書、李尙揚等天將，暗由六合渡江，集中蕪湖，謀攻浙江，以分江南軍之力，便能解去金陵之圍。李秀成用謀並未失敗一次於是趁着官兵各在過年的當口，卽率大軍，由南陵地方直趨浙境。浙江提督周天受，據探報知，僅派兩員守備，各率官兵二千，前往禦敵。官兵一見敵人多他十倍，並未接戰，早自潰散。李秀成的軍隊，當然如入無人之境，一般連陷涇縣、太平、旋德、甯國。

四縣

以上四縣隸屬安慶皆爲入浙境之要道

周天受連連的遣兵調將已經無救，到了二月初三那天，廣德州又陷，這樣一來，浙省的門戶盡失，李秀成乘勝進兵，直趨東亭湖，初八黎明，又陷安吉，十三日又由泗安陷長興，那時的浙江省城已經汲汲可危，還要老天真不做美，一連五天大雪，遍地河凍，水上可以行車，逃難的百姓都從城上出奔，因爲杭州城垣已閉多日了，正是

既愁白雪連天降，復見紅巾捲地來。

不知杭州究是何日失陷，且闕下文。

評曰：石達開與錢江李秀成，時人號爲天國中之三傑，復有四姑娘爲之劃策，斷不致束手就擒，駱秉章所得者，固馬秉恩無疑也，觀曾氏不敢下斷語，卽可知矣。

人 籙 著
原 籍 道

書 出 版 二

整 許
理 蘆 父

八仙得道傳

集中古今軼聞 詳述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秘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被狗咬？ 如何背寶劍？
-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救孝子？ 如何誣田驥？
-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蘭闕救叔？ 如何施甘霖？ 如何除惡蛟？
-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磨折？ 如何殺淫婦？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 如何
-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萬喜良？ 如何受摧殘？ 如何變銀魚？
-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龜精？ 如何尸行路？
-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龍虎山？ 如何被鬼迷？ 如何放妖寬？
- 海龍王如何出身？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鬧天宮？ 如何受譴責？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全書八册二十萬言
裝一錦盒實價七元

特價四元

購書一部贈丁雲先
彩色八仙立軸一幅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出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五十三回 援安吉大敗梅溪 棄杭州重奔寧國

長興既陷，省垣自然汲汲可危。在那廣德州未失之際，杭垣的紳衿，就去獻策於羅遵殿撫台道。廣德州乃是浙江的緊要門戶，現在既被賊軍攻破，杭州便沒甚麼保障，快請大公祖迅調勁旅，徑出獨松關，以便分扼泗安東蕪湖兩路，再能調出一軍，前去屯於百丈關，更是固守邊圍的要着。羅撫台蹙額的答道：「現在本城僅有李定太的一軍，雖然號稱十營，實在的人數，只有二千。前幾天曾上公事，說是擬離此地他往，還是兄弟苦苦相留，方始未走。諸位教兄弟調出勁旅，請問那兒去調呀？衆紳矜聽說，不覺一齊大驚失色的道：「怎麼偌大的一座杭州城，又在軍務時代，竟沒兵士可調，已是奇事。李定太吃了國家的俸祿，見敵就想逃走，難道大公祖不好立請王命殺他的麼？這更是奇之又奇的了。原來前清的王命，只有總督巡撫，有這東西，彷彿和明朝那柄可以先斬後奏的上方劍一樣，不過明朝的上方劍，不是個個節度使，或是巡按使，觀風使

所能有的，節度使的官皆類於巡撫，巡按觀風，兩使類於巡道，名稱類別職權則一。非得皇帝指名欽賜不可，任滿之日，且須繳還。

清朝的王命，不是跟着個人走的，乃是跟着總督巡撫的缺分走的，只要一做到總督，或是巡撫，便有立請王命隨意殺人的權力，照大清會典所載，這個王命，文官可以殺至藩台，武官可以殺至提台，所以清朝的總督和巡撫，威權是很大的，後來清朝的皇帝，因見總督巡撫的威權太盛，恐有尾大不掉之勢，故又興出一個例子，藩臬兩司，可以會同奏參督撫，這道奏本，却須督撫轉奏，督撫心裏，不論如何不願，此摺不能不代奏的，這就是防範督撫濫用王命的補救，否則只要督撫一與藩台以下，或是提台以下的官員不合，大家豈不被他殺盡，後來雖可平反監殺的督撫，可得死罪，但是那個冤枉被殺的人，可是不能復生的了，本書原有兼記清朝法典的宗旨，所以附記於此，此等小說故有價值現在接說當時的那位羅撫台聽得那班紳矜的說話，很覺有些顛預忙，又細縮的解釋給大家去聽道，諸位方才所說，却也有理，但是以局外人來論局中的事情，

稍覺有點隔閡，殊不知本省的軍隊，早經派出外府防禦，若要添募，非得請旨定奪，兄弟的未曾請旨添募，一因初到貴省，趕辦不及，二因既要募兵，須有現成嫡款，雖可仿照湘軍淮軍，奏請各省協餉，可是這道本章奏上，照例是發交戶兵二部議覆的，倘與戶兵二部的堂官，沒甚私交，就是奏上十本百本，也沒效驗，諸位都是本省巨紳，當然出過任的，也該知道部裏的弊病，羅撫之言確中時弊，讀此小說可增徑

至於李定太的一軍，他是客軍，行動本可自主，若因此事，就請王命，那也不成說話，衆紳矜聽了羅撫台的說話，彼時的官紳如此頭腦，不個個弄得啞口無言，清浙江之失守本無責也羅撫

台忽見衆紳矜沒有說話，他又說道：諸位既是來此指教兄弟，兄弟很是感激，且俟兄弟將那李定太請來一商，只要他肯答應，兄弟一定立飭藩司替他籌措行軍款項，請他徑出獨松關，就是衆紳矜聽說，只好又誠懇懇的叮囑一番而退，羅撫台一等衆紳矜走後，立即命人拏了愚弟帖子，去請李定太到衙談話，并且預先傳諭文武巡捕，說是停刻李大人到來，須得升炮，照前清的儀

注、撫台是例兼着兵部侍郎銜的、總兵應該將他節制、既有上司下屬之分、總兵便須落官廳、上官銜手本、撫台和他客氣、進見以後、撫台方命請轎、開麒麟門、升炮送客、所以總兵去見撫台、謂之軟進、硬出、軟進者、總兵的轎子停在上堂外面、先落官廳、後上手本、自居下屬之禮、硬出者、撫台因他乃是二品大員、却用並行官階之禮待之、那時的羅撫台竟以硬進硬出的儀注相待、李定太起來、無非要他去擋前敵、保守杭州城地而已、李定太一見羅撫台如此相待、心裏早已透亮、及聽羅撫台請他率兵徑出獨松關、前去扼守泗安東亭湖兩路、於公於私萬難推托、只好一口答應、那知藩司籌撥出發之費、耽擱了一天、李定太守候運兵船隻、又耽擱了一天、到了湖州、又多住了一宵、尙未趕到泗安、已據探子報到、說是泗安東亭湖兩處、相繼失守、李定太聞報、只得改援安吉、及至趕到安吉、安吉又已失守、連連下令退却、已經不及、便在梅溪地方、算與李秀成的軍隊打了一仗、無如李定太的人數、僅止二千、李秀成的人數、却

在二十萬以上，寡不敵衆，當然吃上一個大大的敗仗，急又下令退守湖州，剛剛紮好營盤，第二天的拂曉，李秀成的部將陳坤書、李尙揚已來進攻，第一個要隘的青銅橋，守兵只有三百人，不戰而潰，陳坤書、李尙揚跟踪進撲，勢甚危迫，李定太忙與紳士趙景賢、湖州府知府瑞春、歸安縣知縣寥宗元等人一同登城守禦，大家猶未議出辦法，陡被敵軍的一顆落地開花大炮，轟隆隆的一聲，不偏不正的恰恰打在青銅門下，立時擊斃官兵二百餘人，李定太首先嚇得牙齒打戰的向着衆官說道：「長毛的大炮厲害，我們血肉之軀，怎麼可以抵擋。」李定太一邊說着，一邊就想避下城去的樣兒，趙景賢本在曾國藩軍中幹過大事的，只因受過李秀成的好處，曾經設過誓的，以後不與李秀成直接作戰，曾國藩們說他有義氣，知信守，准許他不與李秀成直接作戰，可是京中的一班多嘴御史，不肯放他過門，他很參上一本，趙景賢便得軍職永不叙用的處分。前清革職之外尚有永不叙用的處分革職者，如想開復必須先將永不叙用的字樣銷去。他就看破世情，飄然的回到湖州家鄉，原想

終老林泉的了。

此處的敘趙景賢的身世正與前文連貫讀者勿略

不防敵軍又來攻打他的鄉土，自然不能袖手

旁觀。當時一見李定太講出這般話來，立把他的雙目一突，紅筋迸起的厲聲說道：「總戎一退，軍心自必大亂。此城益法難保，日後果有甚麼疏虞，總戎須担責任。此間中丞，我雖不能直接講話，曾滌帥倒還相信我的句把言語。」李定太爲人本極剛愎，對於一個永不叙用的趙景賢，本來不在他的心上。起初瞧見趙景賢對他那種凶相，已經大爲不然，再加怪他擾亂軍心，正待發火的當口，又聽到趙景賢說出曾國藩的字樣，方始軟了下來，陪着笑臉說道：「趙大人不必發火，兄弟若不重視貴處，何必前來拚命保守？不過我們大家站在此地，若被大炮打着，倒犯不着。況且趙大人又是一位磐磐大才，將來必要大用，應該留着此身，以報國家，快快同了諸位，去到敵營商量禦賊之法，才是。廖宗元也怕李趙二人，鬧了竟見，官紳不和，更加不妙，赶忙一手一個，拉着趙李二人下城，一同走到李定太的營內，大家正在打算趕緊招募鄉勇守城的時候，忽據

探子飛報前來，說是記名總兵曾秉忠曾大人，親自率領長龍砲船六十艘，已由吳口震澤，銜尾鳴鼓而至，軍容非常壯盛，一到青銅門外，便與長毛大打一仗，長毛不能支持，已沿太湖直趨夾浦去了，李定太聽了方在大喜，廖宗元却蹀足的說道：這樣一來，省垣危矣，李定太不以此話爲然，正想有所辯論，廖宗元道：李大人不必爭辯，但願省垣安穩，那才一天之喜，倘若被我料中，浙省人民便無噍類矣。廖宗元本是當時的一位人才，惜限於官卑職小，後來殉難，紹興府任上故，其平日處事迥異庸流。湖州府知府瑞春插嘴道：李大人要在此地保守城池，不能兼顧省垣，如何是好？趙景賢躊躇道：這倒是樁難事，那時李定太的私心，本也不想回省，索性向衆位官紳討好道：兄弟既受羅中丞的囑託，來此禦敵，自然只好專顧此地，大家聽了，也沒別的辦法，誰知沒有幾天，即得省城失守的信息，原來羅撫台自從打發李定太出省之後，滿望李定太能將長毛擊退，只要泗安東亭湖兩路未失，省垣還不碍事，不料李定太一出省垣，羅撫台即據四處探子分頭去報，說是李定太尙未趕到獨松關，泗

安、東亭湖等處，已經失守，長興縣是十三那天，被賊攻破，武康良渚等處是十七那天，被賊攻破，羅撫台一聞這等消息，只是急得跳腳，但是一無辦法，亂世時代以此

等好好先生爲封疆大員不亡何待

正擬飛檄蘇皖贛幾省乞援的當口，又據撫標中軍羅丹忱面奉說

是今天黎明時候，武林門外忽有幾十個本地土匪，

明是長毛還當土匪真堪捧腹

闖進城來，標下

正待親自前去捉拏，究又不知去向，羅撫台聽說皺皺眉頭道：土匪雖沒長毛厲害，你們職守所在，也應該仔細一點才好。羅丹忱尙未來得及答話，統帶寶勝勇的候補道陳煥文，不待傳見，早已慌慌張張的走入，對着羅撫台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回大帥的話，職道剛從武林門前經過，瞧見數十騎賊人，很似長毛的樣子，官兵都當他們是土匪，大帥快快下令關城爲妙。羅撫台聽了一嚇道：這還了得，說着，一面急拔一枝大令交給羅丹忱，命他飛馬前去知照四城城守，趕緊關城，一面又命陳炳元再去打聽，卽行來報。稟報當時，陳炳元去了未久，又來稟說道：職道業已探得確信，賊人探得昨天是觀音誕辰，十六月十九日本

城城門、照例通宵不閉、原打算就趁那時殺進城來、却未知道杭城規矩、遊夜湖是在十八晚上的、幸虧賊人算錯一天、錯過機會、但是現在已將武林、錢塘、湧金、清波等門、團團圍住、杭垣仍舊可危、羅撫台不待陳炳元說完、急又搖頭搓手的說道、羅中軍所司何事、賊人業已圍城、還來說是土匪、陳炳元接口道、大帥此時怪他、也已不及、現在只有趕緊調兵守城、方爲正辦、羅撫台聽說、立傳三司一府兩縣、藩司臬司運司商議辦法、等得衆官到來、杭府何紹祺首先說道、卑府剛才據報、知道四面圍城的賊人、不下七八萬人、我們城內、得有撫標各營兵士二千、運司鹽丁五百、協防局團勇三百、姚都司發科所帶的福勝勇五百、臬司所部親兵營四百、一共算來、不過幾千、怎麼能夠守城、羅撫台忙問鹽運繆梓傑道、兄弟曾留江南大營過境的兵士二千、紮在城外、不知可還能夠調進城來麼、繆運司忙不迭的搖頭道、八城已閉、如何能夠調進城來、只要不被賊人擊潰、就算幸事、臬司段光清接口問羅撫台道、司裏知道大帥曾經奏調湖

北道員蕭翰慶率領本部訓字營援浙的麼，怎麼尙未到來，羅撫台一聽此話，不禁氣得紫漲了臉的說道：張芾張欽差，真正不是東西。張芾爲鴻臚寺少卿奉旨率兵駐紮嚴州一帶防堵倒說一見蕭道員率兵過境，硬叫留下，帮他防堵，置我們這裏於不顧。藩司王友端道：大帥不必動氣，現在氣也無益，還是趕緊調兵守城要緊。至於城防經費，司裏無論如何爲難，三天之內，至少可以籌出三千。彼時浙庫如洗可爲浩嘆當時王藩司的一個千字，剛剛離嘴，陡然聽得坍塌地，轟隆隆的幾聲炮響，夾着街上老百姓的一片哭聲，使人聞之心胆俱碎。臬司段光清，運司繆梓傑，杭府何紹祺，一齊說道：事已危急，司裏卑府等等，就去各自調兵，守城應敵，再說。羅撫台雙手亂拱的答道：很好很好，今天的事情，只有仗諸位同寅費一費心的了。諸位走後，兄弟就去和將軍商量，請他統將旗兵調出，及至三司一府兩縣，以及都司姚發科等人，統統上城之後，適有寧紹台道仲孫懋率領勇二百名，來省助防，因被天國軍隊圍攻，幸由旗兵開城，方得進來。這樣的一連死守兩天，曾國藩那

邊的援浙軍張玉良率部五千，首先趕到，副將向奎率前鋒兵士一千五百人，由平望取道海寧，也已到來，李定太因恐省垣失守，究竟說不過去，又與趙景賢一同來援，三路人馬一齊到達，紮在清波門外，敵軍素懼張國樑的威名，一見張字旗號，還當張國樑到了，於是稍退，羅撫台忙又召集所屬會議，臬司段光清主戰，運司繆梓傑主守，正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時候，天國的軍隊，已將清波門外的西竺庵掘通地道，擬用炸藥炸毀杭城，丁憂紹興府照磨陳奉彝已聞其事，急去面稟繆運司，請開城內地道，以應敵人，繆運司大爲贊賞，立撥經費三千，卽命陳奉彝承辦其事，無奈連天大雨，平地水浮二尺，不能動工，延至六月二十七的那天卯刻，西竺庵的地雷陡然炸發，清波城門，立場三丈有餘，天國軍隊，一擁而入，那時繆運司正在城上防禦，首被擊斃，杭州城池，卽於是日陷落，浙江巡撫羅遵殿，布政使王友端，杭嘉湖道葉堃，寧紹台道仲孫懋，新任杭府馬昂宵，仁和縣李福謙等人，於是一同遇害，臬司段光清候補道

陳炳元、撫標中軍羅丹忱、巷戰半日，方始殉難。當天晚上，天國將弁兵士還防城中有伏，仍退城外住宿。第二天即是二十八日，記得真詳全部重又入城，因惡杭城官兵百姓死守七天，下令屠殺望仙橋、運司河下、門富三橋、清和坊等處，真個屍首堆山，血流成河，行人來往踏屍而過。將軍瑞昌、副都統來存、佐領傑純，竟率旗丁死守滿營，所有滿洲婦女，盡將旗袍厚底鞋子，統統摔在路旁，各持長矛短劍，守城禦敵，甚至火燃髮髻，邊拂邊戰，毫沒懼色。天國兵將恨得咬牙切齒的叫罵道：「老子們既得杭城，不見得讓你們這班滿賊再守旗營，但是儘管叫罵，一時不能攻入，張玉良乃於七月初二的拂曉，率兵士乘坐小船六百艘，直至艮山門外，又將戰時雲梯架在民房屋頂，攀登上城，張玉良立即手刃天國將弁一十八人，敵軍陡見張字大旗，仍舊當是張國樑到了，無不大駭，便在撫台衙門召集會議，以定去守，會議結果是一因滿城未下，二因業已飽掠，三因官兵大至，四因金陵空虛，即於初三大早棄城，出湧金清波二門，向平

竈獨松關孝豐一帶竄回寧國府廣德州而去。張玉良、李定太、趙景賢三人一面會同紳矜資僱民伏掩埋屍首，一面飛稟曾國藩那兒報捷。曾國藩奏知朝廷，朝廷便以蘇州布政司王有齡補授浙江巡撫，并令將死難官紳將士查明請卹。王有齡奉到上諭，直至次年的三月，方始到任。到任之日，查知紳士趙景賢很有大功，首先給予令箭一枝，命他督守湖州。其時適值江南大營潰散，副欽差張國樑戰死丹陽，蘇常既陷，浙中復震。張玉良那時已經駐軍蘇州，聞風自潰，單身乘坐脚划船，以十幾個親兵護衛，漏夜駛至杭州。手下將弁連同兵士，竟至潰散二萬餘人。浙西一帶擾亂得不成模樣。趙景賢飛稟王撫台請示，王撫台急命旗牌官四人，各將大令一枝，趕赴湖州，禁止潰兵，不准越過湖州。倘若違令，卽以土匪辦理。潰兵至此紛紛竄入江西。直到四月初上，浙境始無潰兵踪跡。豈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侍王李世賢又率大軍十五六萬，由金壇一帶進攻嘉興。浙江提督江長貴未曾接戰，潰於平望震澤等處。李世賢跟踪

追擊二十六的那天，嘉興復又失守，府教授蔡兆輅、訓導張詠等同時殉難。浙撫王有齡聞報，只好復請張玉良招集流亡散卒，以便保守省垣。那時張玉良正是進退維谷的當口，一請即出，沒有多久，已經招得潰卒一萬二千人，自願担任克復嘉興之責，只是兵燹之餘，大宗軍餉無處可籌。王有齡有位姓高的幕友，首倡十倍紹捐之議，怎麼叫做十倍紹捐？原來浙江第一次被陷的時候，紹興一帶，幸未糜爛，所有軍餉都是取挹於甯紹的，十倍的一句說話，乃是比較平時的捐項增高十倍其數。王有齡既沒他法，可籌軍餉，只好不管民間疾苦，採取此議。姓高的幕友，且任籌捐局總辦之職。張玉良既已有兵，又已有餉，於是軍容復盛，所有經過之處，不免有所騷擾。百姓紛紛控於王有齡那裏。王有齡如何敢去顧問？只有湖州一帶，因是趙景賢督守，城中又有團練五千多名，主強客弱，總算未被騷擾。趙景賢并與張玉良相約，張軍如能克復嘉興，他願籌措犒賞費三萬以贈，其時曾國藩限令張玉良尅日克復嘉興的公事。

適值又到，張玉良無奈，只好率兵前進，及到嘉興，卽在三塔灣白衣庵一帶駐軍。敘得有神完全史筆非小說也正是。

悍將驕兵無異賊，忠臣義士可成神。

不知張玉良能否將那嘉興克復，且閱下文。

評曰：以後將入左文襄公之正傳，不得不將浙江兩次失陷之歷史，細細叙出，否則不足見左氏平浙之功也。上文對於浙江失陷之事，亦曾述及一二，然爲帶筆，非正文也。歷史小說，應有此種體裁。

沈倩雲 著

愛貞姑娘

一册 定價四角
實售七折

本書用沉痛而同情的筆墨。敘述舞女愛貞姑娘的一生，對於現社會之黑暗，多所譏諷。愛貞姑娘以賣舞之所得，供養雙親——供養衣食住以外，更須供養吸烟及賭博的費用——她父母居然因她會掙錢而優容她。她在舞場中千萬的舞客中，被她找到一個認為滿意的人，想把來做她永遠的保護者，在情和慾二股極高熱度下，因生理上某種的變化，果然被她得保住貞節。但是終於因此而病，因病而死，在臨死前幾小時，她還聽得她父母在商量請律師和她的情人打官司，——這樣哀艷的情節，已足夠讀者同情；何況再要加上深刻沉痛的描寫呢？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五十四回 畫船繡幕清將忒風流 地網天羅包村號鐵桶

張玉良既將大軍駐紮在三塔灣白衣庵等處，打聽得踞守嘉興的敵人爲聽

王陳炳文、榮王廖發受二人，便下令手下將弁，用土匪仗進攻。土匪仗乃是人名爲戰不受長官支調打仗之時雖

在殿亦去衣質此種戰法極其厲害作者連此種名目無不知道箇中一掌故矣

七月十七那一天的戰爭最爲厲害，以火炮轟毀南

門壕口城四丈餘，天國方面的兵士潰散三萬有奇，將士也有帶了婦女他竄

的，後來因爲被水阻隔，不能肉薄城下，不料同月二十四日，張玉良手下有一

部分潮州兵士譁變，且與敵通，官軍陡見變生肘下，一時心慌，不禁大亂，張玉

良就親自騎馬四出彈壓，也沒效力，以致平時畫舫繡幕，攜眷舟居的營官幫

帶們，無不各自保護女眷，爭相渡河，水師部分，也被牽動，潰兵散至石門，石門

縣官李宗謨，面請張玉良移駐石門，藉資鎮壓，張玉良當面佯諾，說是一定移

駐貴縣，不料卽在當天的半夜，私自回省，石門本是小縣，並無甚麼團丁護勇，

可以保護縣衙，第二天大隊的潰兵到來，李宗謨出衙勸諭，竟被亂刀砍斃，張

玉良既已離開嘉興、天國方面又到大隊人馬、於是石門縣是十一那天失守的、嘉善縣是十二那天失守的、平湖縣是十五那天失守的、桐鄉縣是二十六那天失守的、那時各縣的紳衿、因見官兵不足深恃、各自爲謀、招募團勇、保護鄉土、內中很有幾縣的團勇、爲敵軍畏懼的、天國軍隊得石門後、擄掠一番、第二天卽棄城而去、等得縣中紳民回家、又來佔據、且把四面城門統統毀平、改作炮壘、平湖旋爲團丁克復、八月初五再被敵佔、第二年的三月初八那天、省中撥到的槍船、忽又通敵、領導敵軍攻破海鹽、初九復破乍浦、副都統錫齡阿當場陣亡、於是嘉興府屬、僅存澈浦一城的了、朝廷連接各地失陷的奏報、卽任杭州將軍瑞昌爲總統江南諸軍、瑞昌本擬親率旗下、去攻嘉興、嗣因不能驟離滿城而止、聽王陳炳文、榮王廖發受卽在嘉興城中、大建王府、折祠廟、樑棟以供材料、開嘉善干窰、以供陶器、復攬蘇州香山梓匠、以供建造、竟仿金陵東南西北四王的王府造法、盤龍翔鳳、重矩疊視、前後造至七重、甚麼宮室甚

麼朝房、甚麼崇陞、甚麼禁城、統統應有盡有、所有修造王府的費用、限令七邑鄉官募捐於民、各建一重、所以後來又被清國克復、工程僅及其半、當時陳炳文和廖發受二人、一入歌舞錦繡之鄉、湖山清秀之地、大有樂不思蜀的態度、並未再作進攻之舉、所以杭垣湖州兩處、還能保全、當十年的秋天、徽州復陷、天國軍隊、即乘勝由淳安竄嚴州、清國守將副將封九貴盡難、九月初七、城爲敵佔、敵軍既佔嚴州、又分大股進攻富陽、總兵劉季、三副將劉芳貴、同時戰死、二劉俱饒勇無倫、劉芳貴爲寶慶人、尤覺饒健、惜乎當時的部兵、僅有二百名、寡不敵衆、以致陣亡、探子報到省垣、巡撫王有齡、卽爲二劉設奠於仙林寺、哭得暈了過去、王有齡以總辦才不足取、故有二次失陷省城之事衆官無不感而下淚、王有齡回衙之後、忙將張玉良請至、請他率兵進擊嚴州之敵、張玉良不能不應、等得到了嚴州、天國的軍隊、已由富陽餘杭兩路分撲省垣去了、嚴州城內空虛、便被張玉良一鼓而下、一鼓而下之四字似有挖苦張玉良之意一笑立即專人到省報捷、那時杭城已經屢屢爲敵圍攻、勢極危殆、

僅僅乎尙未至失陷的地步而已，那時左宗棠方以四品京堂，幫辦兩江軍務，駐軍江西的景德鎮，大破天國軍隊於廣饒之間，並將侍王李世賢逐走於樂平、婺源、清華街、柳家灣、橫山等處，李世賢既爲左宗棠所扼，乃由婺源竄廣信玉山，三月十五攻陷常山，并糾天將范汝增、黃成忠、練坤三等，由湖口村繞攻處州，李世賢直率大軍，拂衢州城而過，十七日由靈山撲陷龍遊，縣官龍森與城同亡，連接又陷湯溪，以犯金華，天國軍隊在江西境內，素來不踞城池，只是飽掠貨物，當時有識之人，已知必有回竄浙省的意思，並有人倡議，省垣穀少人多，若被圍困，必致絕糧，只有趁早聚米，有人又議在通江門外夾築土城，以便臨江扼守，並獲運輸之道，誰知議論多而成功少，一樣不辦，敵又驟至，其時張玉良屯紮蘭谿、金華等地，金華府知府王桐聞警，飛向張玉良處乞師，十八日張玉良率親兵百人，抵府城，團練局總辦龐煥棟聲稱自能力守府城，不需官兵之力，王桐無法處置，乃陪同張玉良巡視全城，及到城西的通濟橋上。

站定道、此橋橫跨大河、陸路舍此、無由侵入、張玉良稱是而退、十九日大早、敵方僅有六騎入城、城中千餘團丁、驟然潰散、自相踐踏而死的、不知其數、李世賢在後方聞信、料知官兵胆怯、始率大軍入城、金華乃陷、於是浙東一帶大震、巡撫王有齡聞信、急設盛筵、召諸將入讌、酒過三巡、王有齡泣說道、大局危迫、誰能出禦悍敵、若使不蹈前轍、必當奏知朝廷、越級超遷官職、諸將都懾、李世賢的威名、大家面面相覷、假裝醉意、各無一言、該死座中只有代理處州鎮總兵文瑞、起立厲聲說道、職鎮本是江西援浙的軍隊、承中丞知遇、卽以處州鎮相委、現在省中既是兵單餉少、職鎮情願出擋、至於勝敗利鈍、却不敢必、文瑞總算王有齡聽了大喜、親自爲之把盞、禱祝勝利、五月初一、文瑞率本部三千人、逕往諸暨、原來那時的紹興府城、已爲來王陸順德所踞、卽將城中大路的藥王廟、改造來王殿、并擄子女玉帛、充實府中、紹興所屬八縣、僅有諸暨的包村、尙未降敵、這末包村不過一個窮鄉僻壤、何以能夠死守多日、因爲村中有

位包立生曾習奇門遁甲，能夠呼風喚雨，捉鬼拏妖，他的親女包三姑，人稱包小姐的，更比乃父厲害，一聞來王佔踞紹城，她們父女二人，便將全村的父老子弟，統統召到，問大家道：諸位還是歡喜降賊，還是幫着我們死守待援？現在省城尚未失守，只要大軍一到，來賊一定逃竄，若願死守，大約不出五十日，官軍必到，全村可以轉危爲安。村人本是極信包氏父女的，一聽此話，無不高聲答應，說是情願死守本村。包小姐道：既是如此，就請諸位回家，聽候我們父女安排便了。村人剛剛散出，包立生的一位姑表兄弟，名叫馮仰山的，奉了杭州吳曉驪藩台的囑託，潛到包村，告知包氏父女，述及吳方伯十分敬重，打算請他們父女二人到省，訓練大軍，以便出敵，不必守此孤村等語。包立生聽說，本想應諾，包小姐接口道：省中悍將驕兵甚多，兵權不一，我們父女二人，乃是白身，去到省垣，必爲旁人藐視，姻長快請回省，須將吳方伯能夠委辦何事的信息打聽明白，再來告知我們。馮仰山聽說認爲有理，赶忙回省去了。那知一到

省中之後，四城已關，不能再出，因此耽擱下來，包氏父女也不再等馮仰山的回音，即將全權人衆統統召來，各贈一張硃砂所畫的八卦符，分請人衆，各塞髮辮之中，又將人衆導游全村，告知此地乃是生門，此地乃是死門，賊衆進攻，只要將他們導入死門，便不能出，個個只好束手被縛，村中人衆聽了無不大喜，都允遵照包氏父女的支配辦事，包氏父女既將全村的生死門劃定，又教衆人的槍法符咒，衆人一學便會，人人欣欣然有喜色，以爲一座包村，彷彿已有天羅地網一般，長毛來一個死一個，來兩個死一雙的了，可巧諸暨的東鄉，又有蓮花教發現，教首名叫何文慶，糾集黨羽二千餘人，既不投降天國，又不幫助清朝，倚恃邪術，大有謀爲不軌，自立爲王之意，知縣許光瑤，乃是一位好官，深得諸暨的民心，每欲捕捉何文慶到案嚴懲，苦於兵力未逮，一見省中派了文總兵到來，首將何文慶的種種劣蹟，稟知文瑞，請求立即拏辦，以安地方，文瑞起初倒也答應，後來有人去替何文慶說項，說是何某以教保民，又有法

術足制賊人死命、文瑞聽說、卽召何文慶進見、何文慶進見文瑞的時候、文瑞請他升坑、一等何文慶坐下、便將一杯熱茶、遞到他的手上、何文慶那時已知文瑞要想試驗他的法術、立將那杯熱茶、接到手中、忽出文瑞的一個不意、把那茶杯、就對天井之外、向空一拋、那隻茶杯、頓時不知去向、文瑞當下大驚的問道、何道長此舉爲何、何文慶笑答道、軍門的廚房失火、此杯乃去救火、文瑞不信、急命左右前去看來、左右去了未久、手擎一隻茶杯回來、呈與文瑞過目、道、回軍門的話、我們廚房、柴草之上、發了旱煙餘火、正在燃燒、若非何道長的法術、此時已經肇禍、文瑞聽說、又吃一愕、忙向何文慶拱拱手道、何道長真有法術、本鎮打算給你五品功牌、藍翎獎札一份、要你迅募團練五千名、由你統帶、歸我節制、至於檜械炮火、軍裝餉項、統統由我供給、此是爲國殺賊、務請勿却、何文慶馬上一口答應道、只要軍門不棄、敢不爲國效忠、文瑞大喜、因恐許光瑤再來多說、卽下一個札子、委任許光瑤爲何文慶的幫統、許光瑤無法、又

因來王連日派了大軍攻打包村，雖未立時攻破，似乎有些危險，只好暫時受委，且待亂平再說。何文慶既任團練總辦，更加耀武揚威起來，不但欺貧壓富，睚眦之怨，無一不報，甚至強搶婦女，爲所欲爲。後來許光瑤查得何文慶那天拋杯救火一事，完全虛僞，乃是化了一千銀子，預先串通文瑞的差官、廚房之火，原無其事。及等文瑞命人去看，始去燃着柴火。至於拋杯一事，却有一點小幻術，其實與包村的包氏父女一邪一正，完全不同。許光瑤既知何文慶的黑幕，有意不去稟知文瑞，適有金華在籍提督余萬清，因事到縣，余氏即在江西時爲李秀成送退者許光瑤因與余萬清有些戚誼，便去對着余萬清說道：「你是在籍大員，應該爲國效力，自統團勇，以便幫同守城，或是擊賊，我可助你軍械款項。事成之後，須把何文慶的團練擊散，以爲交換條件。」余萬清因在江西軍職回來，正想弄些事情幹幹，一聞許光瑤的說話，自然滿口答應。沒有多久，許光瑤果然助他業將團練辦成。一天何文慶單身出城會友，許光瑤即與余萬清二人，裡應外合的。

擬將何文慶先行拏下，再去解散他的團練，何文慶一個不防，一時手無寸鉄，不能抵禦，幸恃他的一點邪術，只好單身出亡，他的團練，卽由許光瑤和余萬清二人，前去繳械遣散，等得辦了，始去稟知文瑞，文瑞因見何文慶既然不能抗拒，許余二人，如何可以禦敵，便也沒甚說話，許光瑤却說道：「軍門初到此地，爲其所蒙，何某乃是土匪行徑，現已解散，真是國家人民之福。」文瑞隨意敷衍幾句，送走許光瑤了事。許光瑤走後，文瑞忽見他的所部游擊曾得貴進言道：「聽說金華的賊人，比較此地更多，標下來請大人的示。」何妨率隊進駐金華，以禦大敵。文瑞許可，卽率所部，離開諸暨，一脚到了金華，駐軍方順街。許光瑤送走文瑞，便請余萬清率隊出城駐紮，以作犄角之勢。連日接得探報，說是包村當得鉄桶相似，賊人去攻包村的，無次不是大敗，還有一班小長毛，不知包村地方利害，常常地三五成羣的，想去弄點意外財項，不知去一個死一個，去兩個死一雙，民間已有一種歌謠，叫做穿的綢，吃的油，送到包村去殺頭。許光瑤

聞報很是高興，因恐包村少米不能久持，乃開義倉之穀，命人送至包村接濟。包氏父女收了米穀，寫了謝帖，回復縣官。包村人衆，忽見縣官送米前去，更是死心把守。有一次，來王陸順德一查人馬，三個月之內，死在包村人數不下十萬，不禁大怒起來，打算親自率領大隊去與包氏父女一戰。所有部將勸阻不住，只得大家隨同出發。及到諸暨，距離包村還有二三十里，來王陸順德心裏也有一點懼憚，便命紮下，自己改扮一個游方郎中模樣，只帶一個心腹，去到包村偵探。走到包村之外，已經夕陽下山，陸順德不敢貿然直入村中，遠遠瞧見有個牧童，騎了一匹水牛，自在田間吹着無腔短笛，臉上被那陽光返照，覺得紅白分明，頗覺清秀。完全是一幅牧童圖，詩中有畫人，所皆知此處描寫如畫，作者因爲名詩人，也所以隨意寫來，詞句異常其雅，佩服。陸順德一見這個牧童，不覺心裏一蕩，原來天國將弁，起自兩粵，個個都有龍陽之好。傳善祥對於洪宣嬌的說話，確非虛語也。這位來王陸順德，尤其歡喜此道罷了。當時心裏一蕩之後，便去笑嘻嘻的問那牧童道：「你的家中還有何人，你肯跟我到紹興城裏去玩麼？你若肯去，包你

穿得好，吃得好，享福一世，那個牧童聽說，不答這話，單問陸順德道：紹興城裏，都是長毛，我先問你，你還是長毛呢？還是真正的遊方郎中呀？陸順德因愛牧童清秀，非但並不動氣，而且又笑嘻嘻的反問牧童道：我來問你，你還是贊成長毛呢？還是反對長毛？牧童忽把一雙小眼睛一笑道：長毛都是無父無君的東西，我雖人小，可是極願去殺長毛。陸順德又笑着道：我非長毛，你只管罵。此語直把他那個小腦袋，搖得猶同博浪鼓一般的答道：我們那位包小姐，上知天文，下識地理，九流三教之事，無一不能，過去未來之法，無一不曉。據他前天所說，三天之內，此地必有長毛前來探聽虛實，照她本領，立即可以把他掣住。不過她一向只用堂堂之師，正正之旗，不惹殺那自來送死的東西。牧童說到此地，忽把手上的一枝竹笛，向那牛屁股上打上一下，直向村中而去。及至離開陸順德很遠了，方才回頭一笑道：你這遊方郎中，可是和那來王同姓麼？陸

順德一聽此話，拔脚便逃，回到營寨，還在喘氣的對着部將道：「姓包的女子果是十分厲害，本藩前去私訪，居然被她瞧出真相，如此邪術，不可智取，只有力敵，還是一法，我們快快回城，飛報侍王爺那兒，討他二三十萬大軍，合成本藩這裏，大概有五六十萬，一面前去包圍，一面再覓一種可破邪法的東西，那時不怕一個小小包村，不被我們踏爲平地，諸將聽說，當然附和幾句，陸順德便向侍王李世賢那兒前去乞援，侍王李世賢那時已知包村厲害，正在生氣，一見來王乞援的公事，立發大軍三十五萬，號稱五十萬，尅日來到紹興，來王陸順德迎入幾位首領，告知包村之事，馮兆炳笑着道：「王爺不必着慌，我們大軍既到，就是一人一口涎吐，也把一座包村淹死，馮兆炳說着，又將他身邊的一位策士喚至，問他有無攻破包村之法，若能攻破包村，職封天官丞相，賞銀五萬，那知那個策士，名叫項元直，正是諸暨人民，因與包立生爲爭權之事，結下怨仇，特到天國投軍，本想制那包氏父女的死命的，平時處心積慮的業已

想出可破包村的法子，因為馮兆炳不是攻打紹興的主軍，只好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當時一見馮兆炳問及此事，連忙獻策道：「晚生本是諸暨人氏，包村地方也曾到過數次，包村的東邊原只一條小河，自從包氏父女學習邪術之後，知道那條小河乃是龍脈，他們父女二人復又開上一道小河，名爲雙龍取水，包村的人丁從此更加興旺，包村人衆所吃之水都是仰給那兩道小河的，那兩道小河源流的起點離開包村不過二十多里，只要去把那個來源塞死，風水既破，村中又斷水道，不必三天，人心自亂，我們再以大軍圍攻，指日可破。」馮兆炳和來王陸順德一聽此言，不覺大樂特樂，正是：

爬得高時跌得重，欲求勝算必求才。

不知馮兆炳和來王陸順德二人可用項元直的那個斷絕源流之計，且闕下文。

評曰：包村包立生之事，越中老輩相傳，每因以訛傳訛，竟至說得與封神榜一樣，作者本爲越人，素又研究掌故之學，此書所載方稱信史。

第五十五回 王履謙釀成驕子 徐春晏誤接奸朋

來王陸順德和馮兆炳二人一聽項元直獻出那個斷絕包村水源之策，這一喜非同小可，當下陸順德即拔一枝令箭，付與項元直道：「此事准定派你去辦，若需調動隊伍，可以此令行之。」項元直接了令箭，正待退下，忽見旁邊班中閃出一人，向他一拱手道：「項先生且慢，兄弟尚有補助你的地方。」項元直尚未來得及接腔，來王陸順德已在問那人道：「賽丞相有何高見，快請說出。」原來那人乃是隨營參軍秋官丞相名叫賽時遷的，年紀雖有六十多歲，尙能貼壁蛇行，懸檐蛛掛，縱上數丈高樹之巔，摘取果子，猶同探囊取物，所以同營的老長毛都稱他爲賽時遷。久而久之，他的眞實姓名，反而沒人知道，他的身邊還有一隻和人一樣大小的老白猿，上高取物，比他還要敏捷，只因上次攻打包村的時候，他於深夜攜着白猿，潛入包小姐的房內，打算行刺，待他剛要動手之際，不防包小姐忽在牀上陡的飛出一隻裙裏腿來，不偏不正，恰恰踢在他那兜

心窩上，幸虧白猿背了就逃，方才保得性命。回城之後，恨得包氏父女刺骨，便在紹興城內四處訪尋本地奸細，後來被他訪到一個名叫魏榮的歹人，他便給以銀錢使用，待以上等客禮。魏榮知恩報恩，乃對他說道：小人曾有一位開蒙先生，名叫張恂，不但深通五行之術，而且熟悉紹興地理，因為數年之前曾經吃過一個嵊縣旅紹秀才的大虧，每思投入官軍，得能稍有權柄，便好報復宿仇。他在丞相未曾到紹之前，已去投効張玉良去了。現在只要丞相能夠用他，小人可以親去叫他回來。賽時遷聽了大喜，立即賞給魏榮一百銀子的盤纏，命他速去速回。賽時遷自從打發魏榮去後，本擬日俟張恂到來，再請來王從優錄用。此時忽見項元直持了令箭去辦斷絕包村水源之事，生怕張恂遲到，被那項元直佔了頭功，因此出班攔阻，在他之意，要想項元直和他以及魏榮張恂幾個一同辦理此事，及見來王問他，他就一情一節的老實說出來。王陸順德聽畢，忙問項元直道：我們這位賽丞相的說話，你可聽清沒有？項元直

正恐此事責任太大，恐怕辦理不善，就有大罪。此時一聽有人助他，豈有不願之理。當下一面即與賽時遷含笑招呼，一面答着來。王陸順德道：「賽丞相能夠同了張魏兩位前去，幫同辦理，項某真正是二十四萬分的歡迎。」馮兆炳便接口對着項元直和賽時遷說道：「這末事不宜遲，你們二位快快下去商酌辦理。」就是賽時遷聽說，即將項元直邀到他的私寓，因為他的私寓就在洗馬池頭。紹興人讀此當更有味距離來王殿不遠，二人走到寓中，尙未坐定，恰巧那個魏榮已同他開蒙先生張恂到來。賽時遷一見魏榮同着一個鬚髮斑白的老人走入，料知此人必是那個張恂，便先冒叫一聲道：「張先生，你老人家真肯屈駕來此麼？」那個老人慌忙伏地叩首，答道：「老朽張恂，果然是人包村一半爲他所害因聞小徒魏榮說是丞相能夠禮賢下士，故來竭誠投効。賽時遷趕忙含笑將那張恂扶起，介紹見過項元直之後，方請大家坐下。項元直即把他那斷絕包村水源之策，先行說給張恂聽了。賽時遷疾忙一面命那白猿端出四杯香茗，擺在各人面前，連及白猿此猿必有用處一面

也將他的辦法說了出來，張恂聽完，撚鬚笑道：「老朽離開此地的當口，早已料到我們此地官紳不和，兵團互忌，螭蚌既是相持，漁翁必然得利。」

張恂小有才華，惜乎只知爲私，不知爲公。

紹興人民遺缺，或爲天數歟。

所以去投姓張的，還想率兵來此，擬與丞相等一戰，不圖小徒已

受丞相如此優待，又以老朽尙有一得之愚，可供驅策，真是仁者之師。張恂說到這裏，又朝項元直一拱手道：「再有這位元直先生在此領導老朽，尤其萬幸。張恂說着，又問魏榮道：「丞相們的天兵到此，你可是沒有離開紹城一步的麼？」魏榮恭恭敬敬的答道：「學生因見來王爺安民很早，因此未曾走開一步。項元直也接口問張恂道：「張老先生方才所說我們紹興的官紳不和，兵團互忌，究爲何故？兄弟雖是此地人氏，因爲出外數年，以致未曾知道家鄉之事。張恂忙答道：「我們紹興，本與杭州隔江相距，僅有百里而遙。北濱後海，西北當錢塘江，諸暨相溪之水，由西南出臨浦鼎橋，迴旋四繞，東面就是那道曹娥江了。獨正南一線山脈，却與諸暨嵊縣本相聯屬。張恂說到此地，驟然之間，咳嗽起來，臉

色不覺跟着紅漲，猶如老想如雲停出之極覺不現忙狀

項元直此時因見張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心裏已經折服，便含笑的對着張恂說道：「老先生慢慢的講，可要喝口熱茶。」魏榮不待項元直說完，正想前去端茶給他先生喝的當口，忽見那隻白猿，早又搶在他的先頭，捧了一杯熱茶，遞給張恂手上，不過不會講話罷了。張恂喝了熱茶，止住了咳，用手摸摸那隻白猿的腦袋，稱贊他道：「你真聰明，難怪你們丞相一步不能離你，那隻白猿竟懂人語，把頭亂搖，賽時遷接口道：『這次我到包村前去行刺，一條性命，便是我們阿三所救。』」俗稱猿猴，謂之阿三。那隻白猿聽了他們主人的話，陡現受寵若驚的樣子，捧着茶碗，高高興興的跳了進去，弄得滿座人衆，無不失笑起來。大家笑了一陣，還是張恂先行停住，復又接着對那項元直說道：「元直先生主張斷絕包村的水源，真是很有深見，倘不如此，斷難制住包氏父女。現在且聽老朽把話講完，我們再來斟酌辦法。」張恂說着，又望着賽時遷笑道：「此次丞相同了來王爺得了我們紹興，照老朽說來，可要略見我們這位王

履謙都御史的情的，清朝皇帝，因見嘉興已爲天國所佔，恐怕我們這個紹興再失，卽命前任漕運總督，餘姚的巨紳邵燦，以及我紹的巨紳，前任副都御史王履謙二人，担任團練大臣，原想以紳助官，以民助兵，仿照湖南那位曾國藩的辦法，豈知我們紹興人的心地最狹，作者亦紹興人，此語是不抹煞足見不護鄉人之短宗旨堅定那位邵燦知道事不可爲，尙能當場謝絕，王履謙王副都御史呢，人既剛愎，耳朵又軟，自任團練大臣之後，只知龐然自大，本城的一府兩縣，如何會在他的眼內，再加以個名曰王梅溪的劣幕，一向遊幕江蘇，撫台王有齡，在蘇州藩台的任上，曾發其奸，通檄所屬，不許關聘，王梅溪無處噉飯，只好回紹，他既恨得王撫台入骨，凡遇省中來到紹興募捐的公文，他就死死活活的攔掇，人民反對，以遂其私，偏偏這位王履謙鄒御史，雖然名爲全省團練大臣，實止山陰會稽蕭山三縣的人民，還聽他的幾句說話，又因山會兩縣比較蕭山稍覺富裕，他就招集本城的游民潰卒四千餘人，作爲團丁，反欲藉此專制浙東餉項，以張他的權力，當金華

地方初初失陷的時候，王撫台因見歸安縣知縣廖宗元力保湖州有功，很有將才，打算把他陞署紹府，并調紹府許懷清署理杭府。那時許懷清正將王履謙的馬屁拍上，不願赴杭就任，王履謙既知其意，於是留下許懷清，仍署紹府。這樣一來，廖宗元便不能夠到任，王撫台正擬命那廖宗元兵署甯紹台道，適值張景渠來紹守城，所率親兵却是鹽運使莊煥文撥給他的，到來未久，王履謙却又倡議說是兵能擾民，不如團練自衛得力，硬逼張景渠率兵回省。張景渠只好照辦，及至浦江危急，王撫台仍命廖宗元來任紹府。廖宗元到任之後，首修東郭西郭五雲偏門等等城門，并將附郭厝棺統統移去，復設柵欄拒阻大道，民間因此已經漸有煩言。我紹自從咸豐七年以來，改用洋錢，每圓七錢三分，值幾一兩，屢經喪亂，奸商益形壟斷，於是對於所有洋錢，分出光板、爛板、輕板、繡板、大糙、小糙、淨光種種名目，任意軒輊，價格懸殊，早夜之間，皆有漲落。

此等名貴記載非尋常小說家能知

廖宗元出示禁止，更加大拂商情，積此數端，紹人對於廖宗元這人，

業已大大不滿，不過含怒未發而已。張恂說到這裏，又望了賽時邊一眼，接着說道：「及至九月二十六的那一天，丞相同了來王爺的大軍，已到錢清，紹興炮船前往抗拒，只一接觸，大敗而回，退至昌安門外。炮兵因爲摘食河中菱角，適爲民團所見，當場責其騷擾，炮兵不肯下氣，民團人多，卽把炮兵毀傷數人。廖宗元出城彈壓，因要炮兵替他打仗，自然不值民團所爲。民團那時悞聽謠言，說是天國大軍，前由臨浦鎮入蕭山的時候，炮兵似有供給天國炮彈情事，又聞錢清之敗，營官炮兵，都有投降天國的，便誣炮兵通敵。本府不應再幫通敵的炮兵，當時便有多數無賴，竟把廖宗元的大轎打毀。王履謙聞報出城，無賴又逼王履謙須將廖宗元軍前正法。」

可憐可恨不知軍前正法四字究竟怎麼辦法

王履謙雖然沒有答應無賴妄求，可是言語之間，不免侵及廖宗元。廖宗元避入城中，滿城百姓，一聞通敵字樣，大家復又鼓噪起來，一唱百和，正在不可開放之際，忽來奸商王淮三其人，嗾使大衆圍毆廖宗元。

當時與廖宗元爲難多半姓王鶴也有些奇怪

廖宗元旣被毆傷，由人扶入府衙，竟

是昏暈不省人事，民團因見彼等勢盛，又因一發不可收拾，即將廖宗元的親兵，以及未及逃散的炮兵，擒獲百數十人，就在軒亭口一齊斬殺。王履謙不能禁止，僅僅乎函知王撫台，說是不關他事。該殺該殺廖宗元在未曾鬧事之前，主張請調楚軍二千名入城，王履謙反對甚劇。廖宗元無法，正擬上省面稟王撫台去，便值民兵交關事起，不防天國軍隊就在二十九的那天，破城而入，全城民團首先潰散。王履謙單身出亡，廖宗元總算與城同亡。張恂不是好人，彼對廖宗元處置等等之事，尚無駁詞，可知紹城失守皆在王

覆錄 我們這座紹城，當時若沒王履謙事事去掣廖宗元之時，天國軍隊未必即佔紹城。賽時遷一直聽到此地，暗忖這個張恂對於紹興過去之事，如此瞭然，倒也有些才能。當下忙不迭的笑着答道：這是天意，常言說得好，叫做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又說有德者居之。賽時遷說到這裏，又朝項元直道：元直先生，我們這位張老先生，本是你的同鄉，你既能出這個斷絕水源的主意，他又能夠知道五行之術，大家快快商議起來，早將包村攻破一天。

就好一天、項元直聽說連連稱是道、晚生年輕、應遵張老先生指教、張恂接口道、指教二字、如何敢當、大家斟酌、才是道理、老朽知道此地大善寺內、那座塔頂、乃是缸沙做的、缸沙即密缸底中之沙、價雖不昂、出產極少、一個塔頂、至少須幾萬缸沙、方能成功也。名叫風火筒、一可以避龍風、二卽鎮壓紹興風水、元直先生若要斷絕包村的水源、似乎應該先將塔頂除去、賽時遷接嘴道、這還不難、我們阿三、便能上去取下、項元直和張恂、魏榮三個一齊大喜道、我等正愁没人上去、我們阿三既能去取、真正是天皇的洪福、齊天了、賽時遷便把那隻白猿帶着、卽同項張魏三人、一脚踏步行來到大善寺內、那時大善寺內、所有和尚、早被天國軍隊赶走、就是沒有赶走、那有胆子敢來阻止、當下卽由賽時遷指着塔頂、吩咐白猿道、阿三、你能爬了上去、把這塔頂取了下來麼、那隻白猿連連點頭、似乎說是能夠、賽時遷同了大家、眼看那隻白猿索落落的一脚爬到塔頂、正待去取的當口、陡見那隻白猿的身子連幌、幾幌跟着就聽得砰礮的一聲、可憐那隻白猿早已跌至塔下、摔得全身血肉模糊、

糊一魂往花果山中去了。賽時遷一見他的白猿死於非命，傷感得幾乎暈了。過去，大家只好圍着相勸。賽時遷定了一定神，陡把衣袖一勒，對着大家說道：「阿三爲國盡忠，只有我這老頭子自己上去。」張恂至此，似乎有些抱歉的樣子。正待有話，賽時遷已知其意，連忙搖手道：「張先生不必多心，大家都是爲好，誰能怨誰？」能怨誰，平時還還算懂得道理。賽時遷說完這句，早也和那白猿一般，索落落的爬了上去。正待去取那個塔頂，陡覺眼前一個烏暈，身子也就幌了起來。幸虧還是一位老手，趕忙不敢去碰塔頂，仍舊爬了下來，告知大衆。張恂道：「這座塔頂本是寶貝，既然如此難取，只有暫行回去，再行商量。」賽時遷卽命左右用了一具楠木棺材，厚殮白猿，並在大善寺內開吊。來王以下，無不親去祭奠。後來天皇知道其事，封爲猿王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一生事蹟付交天國史館立傳。如此滑稽之筆，如此滑稽之筆，非此事不能有此筆也。當時賽時遷辦畢白猿喪事，方同大家回到洗馬池頭私寓，商量數日，沒有法子，還是魏榮忽然想着一人忙問張恂道：「先生，你老人家從前不是曾經

吃過一個唵縣秀才之虧的麼，此人文有子建之才，武有孟賁之勇，只因奉了乃兄之命，侍母家居，不作仕進，可惜他是反對天國的，不然，只要前去問他，他是一個博學多才的人物，斷無不知取下塔頂之事，張恂尚未答話，項元直忽岔口道：魏兄所說這位唵縣秀才，可是白巖村的那位徐春榮之弟徐春晏其人麼？若是此人，我曾和他做過幾天同窗，他也並未知道我已投身天國，不妨讓我去討討他的口氣。項元直尚未說完，賽時遷不禁歡喜得跳了起來道：既有此人，元直先生趕快勞駕一趟。項元直道：此人不在紹興，却在他那白巖村的原籍，賽時遷道：這末我就撥一百名健士給你，大家都穿清朝服裝，漏夜前去，若能好好的探出底細，那就不說，否則你可把他們的全家拏下，押解來此，若再秘而不宣，就點他們一家的天燈。再說，天燈是天國之中極刑，將人剃去衣履，用着棉花裹身，浸在洋油之中，一刻先從腳上點起，慢慢地燒至頭上而死。項元直聽說，即辭大眾，真的改換衣服，帶了一百名健士，一脚去到唵縣，走到白巖村的當口，先命一百名健士，藏在一個山洞之中，候他信息。百名健士

當然照辦。項元直對於徐春晏的家中，本是熟路，無須東訪西問，及至走入村中，將近徐春晏的家裏，抬頭一望，只見那一副喬木幽人三畝宅，野花啼鳥一般春的集唐對聯，仍在大門之上，趕忙前去敲門，誰知出來開門的人，正是那位徐春晏秀才。一見項元直這人，不覺失驚的說道：「咦，我不知聽見那位同窗說過，你不是業已投了長毛的麼？」項元直很鎮定的答道：「你在見鬼不成？我是好好一個大清朝的百姓，爲何去投長毛？」徐春晏聽說，方才笑了一笑道：「這末我聽了謠言了，快請裏面去坐。」項元直到了裏面，且不就坐，又恭恭敬敬的問道：「伯母世嫂，身體一定康健，請你替我叱名請安吧。」徐春晏連連陪笑道：「叨庇平安，停刻我替你說一聲。」就是項元直聽說，方始告坐。二人先道契闊，繼道相思，最後說到各人的近況，不過徐春晏句句是真，項元直言言是假，等得晚飯之後，項元直又遠遠地兜了一個圈子，方才說到本題，忽然的笑問道：「你是一位博學多才的人物，藝林之中，誰不稱贊你一聲？今天左右沒事，我倒要考你。」

一考，你可知道紹興的那個大善塔頂，怎麼能夠將他取下，徐春晏本是在家閉門事母，既不疑心項元直已投長毛，自然有問必答，當下便笑答道：怎麼不知大善塔頂，乃是缸沙做的風火筒，一可以避龍風，二可鎮定風水，包村的兩道龍脈，正是仗牠之光，只要把西郭門大路一帶的河水先行車乾，一上去即將塔頂擎下，項元直聽說，仍舊不動神色的問道：這個古典，出在那兒？徐春晏笑着道：這個不是古典，乃是一種學問。徐春晏剛剛說到此地，忽聽全村的人衆，家家都擎着銅腳爐蓋，當作鑼敲，說是長毛來了，快快前去禦敵。項元直一聽此種聲調，早已嚇得心胆俱碎，正想拔腳逃走，陡又瞧見四面火起，跟着又見那一百名健士，業經殺入村來，這末無原無故，怎麼忽會鬧出此事，原來白巖一村，原是聚族而居的人家，只要一個生人走入，大家便要查問，那時一個山洞之中，無端的躲上一百個生人，一班村人，當然認出長毛出來，那一百名健士，一則要保自己性命，二則又怕項元直有失，因此一不做二不休的，索性

殺進村來正是

村舍無端遭浩劫

祠堂不幸作刑庭

不知徐春晏一家能否單獨免去災禍且閱下文

評曰以越人言越事故能如此詳盡此回事蹟查徧各處之紅羊書籍無有出其右者也

程小青新著

霍桑探案外集

中國偵探小說第一部成功作品

程先生之偵探小說，全國無人能與之頡頏，著作界中，稱為東方柯南道爾，（其筆下所產生之霍桑，也成為東方福爾摩斯）所著無不風行全國。本書為其最近之傑作，共計十六長篇，約六十餘萬言，內容精警，處處引人入勝，筆法緊湊，佈局嚴密，時而疑陣四佈，時而枝節橫生，忽急忽緩，忽隱忽現，恍惚迷離，不讀完全書，端難推測其全案癥結之所在。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六厚裝一錦盒定價四元八角
三元二角

第五十六回 徐六嫂刀下全貞 包三姑竿頭掛首

項元直正想逃走的時候，忽見一百名健士，業已殺進村來，胆子一壯，索性不走。那知徐春晏並未知道其中曲折，一面通知老母妻子快快躲避，一面還對項元直說道：元直來得不好，此時長毛既來，你也只有跟着我們暫避一下。爲妙。項元直一聲不響，徐春晏也不在意，正擬奔出去看究竟，復又聽得村人已在和那長毛廝殺的聲音，起初當口，似乎還是村人佔些優勝，後來一陣大殺，村人之中的彈子已罄，便爲長毛所乘，就在那時，突然闖入二三十個長毛進來，一見項元直，便問可要將徐氏一門拏下。項元直未及答言，徐春晏至此始知這班長毛，乃是項元直帶進來的，一時怒氣填膺，不問皂白，徐春晏此時也覺失於檢點，應該先去問明項氏究竟，方對因爲項氏對於徐春晏初無仇怨，後來之事，乃是有激使然。卽戟指着項元直之面，破口大罵道：你這賊人，爲何帶了長毛來害我們？那一百名健士，忽見徐春晏已在向着項元直大罵，當下分出幾班，一班保護項元直的，這人一班已將徐春晏拏下，一班竄入樓上，先搶東

西、繼始尋人、幸虧徐氏婆媳二人、先已避到後山、未被尋着、項元直至此、忽然想到徐春晏的第六個嫂子李氏、徐春晏行七爲作者之七胞叔元配夫人、李氏與其六嫂李氏均有美名、惟已分居、素有美名、既然起了禽獸之心、馬上對着保護他的那班健士說道、你們快快分些人去、把這村裏徐春發夫婦二人拏下、我要帶去見丞相的、那班健士一聽項元直吩咐、自然鷄毛當令箭般的、果然分出幾個去尋徐春發夫婦去了、當時徐春晏這人已被幾個健士拏下、正在心下好氣、突聞項元直命人前去捉他六哥六嫂、更加大怒、不禁裂眦的罵道、咄、你真正不是人類、徐春晏尙未罵畢、又見燈籠火把的一齊擁入不少的長毛進來、對着項元直說道、我們已把村中人衆統統拏下、綁在此地的那舍祠堂裡頭、快請項大人前去發落、項元直聽了此話、覺得面上飛金、果然大搖大擺、由那一班健士、簇擁着跟往徐氏宗祠而去、及到裏面、瞧見大男小女的、早已綁在那兒、便去挨一挨、二個個的親自看去、一直看到數十個之後、方見徐春發的妻子李氏、蓬頭散髮、血污滿面的、雜在人叢

之中項元直一見李氏急把他的肩胛一聳得意洋洋的笑問李氏道徐家六
嫂子你還認識我這項元直麼項元直嘴上說着手上已在動手動脚李氏原
是一位節烈之婦一見項元直竟敢調戲但因雙手被綁不能動彈可是雙脚
未縛她就出那項元直的一個不意陡的致命一脚照准項元直的小腹之下
踢去項元直那時原未防備一被踢中小腹頓時痛入肺腑只好一面忙不迭
的彎下腰去雙手捧着小腹哼了幾聲一面始大罵李氏道你這淫婦這般狠
心我可不叫你好死那班健士一見李氏踢傷了項元直了立即不問青紅皂
白一把將李氏拖到廊下早把李氏洗剝乾淨又把一柄亮晃晃的馬刀遞給
項元直的手中照項元直的初意本有污辱李氏之心此時既被李氏踢得不
能支持又見兩廓被綁的村人萬目睽睽朝他怒目而視也會起了羞惡之心
即把那柄馬刀捏得緊緊的對着李氏的左肩拚命的一刀劈去李氏本已不
要命的又因身無寸縷怕有別樣不好之事只求速死而已

殘忍極矣不知作者爲此痛史
作何感想評者也爲恨楚不置

當時一見項元直用刀劈她，來得正好，不但不肯躲閃，反將身子向上用力一迎，當下卽聽得劈拍的一聲巨響，可憐李氏一個嬌弱身子，已被劈得兩片，頓時死在地下。項元直還待去砍徐春發的當口，不防徐春發陡的把他腦袋，直向項元直的臉上拚命一撞，跟着縮了回去，又向柱上一撞，頓時腦漿迸出，也死非命。那時項元直已被徐春發撞下兩顆門牙，鮮血一直噴到胸前，滿襟盡紅，正待去砍徐春發的屍身，以出其氣，陡又聽得四面來了無數鑼聲，料知隣近村莊聯合起來，定是來捉他們的，只好急與那百名健士一齊大喊一聲，一窩風的拔腳就逃。各村人衆，確已聚集千餘，來捉長毛的。此時如何肯放，自然拚命就追。百名健士，因奉賽丞相之命，保護項元直來此的，怎麼還敢怠慢，只好不顧生死的保着項元直這人，一齊直往前逃。照那班健士的意思，還想奔入嵯縣縣城，請了大兵，再向白巖村去翻本，還是項元直因見去到縣城，還有二三十里的途程，不如趕緊回到紹城再說。那班健士不好反對，方與項元直

連逃帶竄的，直向蒿壩地方逃去。蒿壩乃是嶺縣會交稽界的地方，來王一得紹城，本有重兵派在那裏，白巖隣村人士也知此事，一見不能趕着項元直等人，只好退回。現在不提白巖全村遭了浩劫，單講項元直同了百名健士，一脚逃回紹城，見着賽時遷，謫出他的多少功勞，多少危險，賽時遷不及去答這些說話，單問對於大善塔頂之事，是否探出眉目，項元直告知徐春晏的說話，賽時遷聽了大喜，卽命項元直、張恂、魏榮三人，速去辦理西郭門大路一帶河水之事，無奈紹城之水，本是四通八達，放乾河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成，現在又將此事攔下，再叙包村那邊，原來那位包三姑包小姐，自從那晚上踢走賽時遷之後，以爲第二三天，必有大兵去到，豈知一連候了幾天，並無一點動靜，一天正想去找她的老父，商議軍情，忽見她那老父的同學，一個姓梅的名叫山州，一個姓藺的，號叫瑞夫，單名一個麟字，各攜家眷，恩恩而至，都去避難，包小姐慌忙迎入內室，始向他們說道：此地不是桃源，我們父女兩個，正想設法

遷地爲良、只爲全村數萬人衆、彼時各地民衆無不來到包村避難要走同走、不忍棄了他們在此、梅山州一個人首先答道、孤村不能久守、本是一定之理、我們攜眷而至、無非暫時駐足而已、本來須得另想別法、梅山州說到此地、包立生已經進來、一見梅藺兩個、以及他們眷屬、先命收拾房間、分配各人住下、然後問道、二位師弟、你們的本事、本在我們父女之上、你們二位的高見、還是再守此地、以待援兵爲是呢、還是設法他去、梅山州搖頭蹙額的答道、萬萬不宜再守、只有由海而遁、方是上策、包立生道、這末數萬人衆、那有許多船隻、梅山州毅然的說道、事已至此、只有不顧他們、包小姐接口道、這是不可以的人家都是投生而來、如何可以把他們置諸死地、梅山州道、劫數所在、不能強勉、梅山州說着、望了包氏父女一眼道、你們二位、有何本領、敢去逆天行事、包小姐道、我們雖然不敢逆天行事、但是上天也有好生之心、姪女的愚見、決計要想保全人衆、藺瑞夫接口道、現在且莫爭辯、大家從長計議、梅山州搖手道、好不好、你們若是一定不

聽我言，我得攜眷先走，包小姐豎起一雙鳳眉道：梅叔叔既是如此說法，我說來也多事，梅山州嘆上一口氣道：我的包小姐，我的此來，一半是來約你們父女兩個同走的，真是一片誠心，你可不要悞會，包立生插嘴道：此刻不必定要立時解決，且過三兩天看了形勢再講，梅山州聽說，方始無話，藺瑞夫道：以我所見，此地只管同守，最好命人去到省城，要求王巡撫派出大兵，直攻紹城，我們便好出其不意，教那來賊一個不及還手，包立生道：令表弟馮仰山一去，沒有消息，大概省中也沒甚麼大兵可派，不然，吳藩台決不能這般袖手旁觀的，藺瑞夫聽說，還不死心，以爲有了梅山州和他來此相助，必可久守，原來藺瑞夫這人，世居邯鄲，確是戰國時代那位藺相如的嫡裔，他的母親生他時候，夜夢一隻麒麟，奔入產母房中，一驚而醒，產下一男，卽將此夢告知丈夫，瑞夫之父大喜道：此子有福，後必大貴，應以麟名，取字瑞夫，瑞夫到了七八歲的時候，入塾讀書，每每逃學，遇人談及神仙之事，竟能一聽卽悟，到了二十以外，更加

喜談玄理、父母爲之娶婦、已生一子、一天忽然不知去向、母妻二人、自然急得不可開交、他的父親却很鎮定的說道、你們婆媳兩個、不必憂急、我料此子必去訪道、也是家門之幸、瑞夫的母親和妻子、無可如何、只好聽其自然、不到三年、瑞夫忽又自己回來、他的妻子大喜道、我聽公公的說話、還當你真的前去訪道去了、不過世上那有神仙、你既回來也好、瑞夫仰天大笑道、婦人之見、真正夏蟲不可以語冰、瑞夫的父母、見他舉動有異、一同問道、照你口氣、難道你已遇見真仙不成、瑞夫見問、方始正色答道、孩兒出門、本擬求仙訪道去的、一天到一座深山、忽見兩位道裝的人物、在那一株大樹底下奕棋、孩兒因見他們二人的身旁、各有一隻斑斕猛虎伏左那兒、彷彿是他們的坐騎一般、孩兒心知有異、便向他們行禮、二人自述姓名、一個說是浙江諸暨包村的包立生、一個說是四川崇慶州的梅山州、二人念我求道心切、說是可以導了孩兒去見他們師尊、孩兒自然喜出望外、他們二人各自騎上老虎、又把手指向空

一指忽然來了一隻馬頭熊，孩兒因有他們在一起，倒也不懼，騎上那隻馬頭熊，一同到了一個古洞之內，走入之後，却見一位老道朝我先說道：「你既想學法術，可教你們梅包二位師兄教你就是。」孩兒當時叩謝師父之後，就跟梅包二人學習。一學三年，師父說我的法術，雖然不及梅師兄，可是勝於包師兄。沒有幾天，師父便打發我們三人下山。梅包二人各回家去，我也回家。瑞夫說完，他的父又是奇怪，又是高興，到了晚上，他的妻子戲問瑞夫道：「你既學了法術，回來不要也像那個聊齋上的勞山道士才好，因為瑞夫之妻深通文墨，丈夫出門，頗覺岑寂，便把所有筆記閒書，拏去解悶消遣，既見她的丈夫學道回家，因此相戲。當時瑞夫便笑答道：「勞山道士，他在上清宮中，並未學成，我是得道而返，你不相信，我此刻略顯一點小法，要向你告饒。」他的妻子又笑道：「我一定不告饒呢，你又怎樣？」瑞夫聽說笑上一笑，便在口中念念有詞，突向他那一個三四歲的愛子一指，他的妻子起初尚未在意，及見她的小孩撲的一聲，竟

會自向窗外飛去，飛到天井之中的一株數丈高的槐樹巔上，一動不動，掛在那兒，他的妻子雖知她的丈夫在顯法術，但見愛子陡然掛在一株數丈高的大樹巔上，豈有不嚇之理，正想奔出天井去救孩子，又見她的丈夫仍在口中心念有詞，跟着又向她身上一指，她的身上所有衣服，頓時不翼而飛起來，成爲一個裸人，他的妻子至此早已羞得忘了起先的說話，連連的向她丈夫告饒道：「快把衣服還我，叫我這個模樣，怎麼出房去救孩子，當時他的妻子還未說完，已見瑞夫將手很快的向空一招，不但她的衣服飛回身上，不用去穿，却與未曾脫過一樣，而且她的孩子也向樹上飛回房中，一張小嘴，尚在嘻開好笑，他的妻子見了如此奇術，方始信服，及到牀上，却因多年闊別，剛才曾又失去衣服，未免動情起來，瑞夫笑着搖手道：「我因還想再行進功，兒女之事，從此莫談，他的妻子聽說忽然垂淚無語，瑞夫一時不忍，只好不再修煉，去效新婚之事，又過幾年，復生子女各一，有一天，瑞夫之父，因見江南幾省，全爲天國所

有各處正關刀兵、因思遷地爲良、便與瑞夫商酌、瑞夫道、爹爹打算遷到那裏、他的父親道、杭州如何、瑞夫道、非是安樂之鄉、瑞夫說了一句、還待再說、忽見他的大師兄梅山州、恩恩的帶了家眷而至、瑞夫忙將梅山州介紹見過他的父母妻子、始問是否也爲避亂至此、梅山州搖首道、目今太白盡見、自鷓首掃軫角、及漢而止、鷓首秦境也、軫角齊魯之分野也、漢臨趙地、邯鄲古趙都也、此皆兵劫之兆、萬萬不好再居此地、那時東省的捻匪、方思攻打北京、陝西的張總愚、正由陝西直趨洛陽、清軍四面受敵、山東一帶、更是危險、梅山州所說、都是真知灼見之言、瑞夫聽了、很是佩服、瑞夫之父忙又問道、這末我們大家、一同避居北京如何、梅山州道、北京乃爲射之的、也不可、瑞夫之父又問道、這末淮北如何、梅山州又答道、淮北乃是釜之底也、更是不可、不可、瑞夫之父聽說、不禁大爲躊躇起來、道、照君說來、不是天下無樂土了麼、梅山州道、伯父且不要管牠、快快收拾東西、同了小姪、且到一處再講、瑞夫知道梅山州的法

術勝他十倍，也不細問，赶忙幫同父母妻子，收拾細軟，及至出門，已見梅山州口中念念有詞，陡然之間，天降大霧，伸手不見五指，但覺大家的足下，似有雲霧踏着，迎風而走，不到片刻，霧散雲退，已到一村，抬頭一看，正是包村，及至彼此相見，瑞夫和包氏父女的意見相同，只有梅山州一人，主張他往，大家正在一時不能解決的當口，忽見馮仰山恩恩走入，包立生見了大喜道：「你怎麼一去不來，害得我們盼眼欲穿，現既來此，吳方伯那兒，倒底怎樣？」馮仰山道：「我自回省之後，吳方伯說是可委表兄總統省垣各軍，我在第二天就想來的，無奈省城時關時開，王撫台復又下令，不准官吏出城，恐怕擾亂軍心，我便不好再走，現在省垣汲汲可危，王撫台不好再事禁人出入，我又趕來此地，最好是請表兄即在日內同我進省，包立生聽說，便和他的女兒商量一會，包小姐卽卜一卦，不禁大驚失色，道：「細察卦象，只有今天晚上可出，若交子正，必不能出，且有大禍。」包立生聽說，便去看了一看卦象，也在連說不妙，包小姐又請梅山州

藺瑞夫二人一同看過卦象，梅藺二人也在搖首道：「水火既濟，人物方安。此刻卦象缺水，難道城中賊人請了能人，已在斷絕此地的水源不成？」包小姐道：「我們此地的守備樣樣都好，只有偵探一項付諸闕如，因為此村的四面都是賊兵，只要此村有人走出，不管是否偵探，都被賊人捕去，因此不敢再派偵探。姪女料定賊人不知去取大善塔頂之法，包三姑非不知也，豈知破此塔頂之法，反出忠孝兩全之徐氏口中，真難數也。故而不以派出偵探為意。梅山州蹂躪足道，姪小姐怎麼如此自大？天下儘多能人，怎能防到，現在不必多說，趕緊棄了大衆出發，還來得及。」包小姐、包立生、藺瑞夫等人也知事已危迫，不敢再主張攜帶大衆。當下包立生立即下令，把他村中的四千團勇分爲五隊，每隊八百人數，選出頭等勇敢的入紅旗隊，作爲前鋒；第二等的入白旗隊，作爲跟進隊；其餘的都入青黃兩旗隊中，保護數家女眷。再將平時略知法術的人衆，入黑旗隊，以作殿後，等得布置妥當，已經戌初時候。包立生包三姑、梅山州、藺瑞夫、馮仰山正在督着紅旗隊出發，一時金鼓齊鳴，炮聲不

絕。那知村中的男女，一聞鼓聲，知道包氏父女棄了大眾而走，大家便不要命的一齊聚哭包氏的門前道：包君若走，我等跟着也死，不跟着也死，只有留下包君，或可苟延殘喘。大家邊哭邊說，所有流出的眼淚，竟至成溝。現在包村面前的溝河，就是這個古蹟。當時的包小姐，一聞大眾如此悽慘的聲音，急從前隊趕了回來，慰藉大眾。大眾一見包小姐之面，彷彿嬰孩見了乳媪一般，那兒還肯放她走路。包小姐也覺不忍，毅然舍棄大家，正在進退維谷的當口，忽見梅山州氣喘喘的，也從前隊趕來，一把拖着包小姐就走。不料包小姐的腳步，尚未移動，陡聞一片極慘極慘的哭聲，把天也要哭坍下來。描寫至此，可謂神矣。包小姐眼見這等哭聲，忽又將心一軟，一面摔開梅山州的手，一面對着大眾說道：你們放心，我不走了。梅山州怒目而視的說道：姪女竟忍心叫你們的老父同罹此禍不成。包小姐把她的一隻三寸金蓮，很命的向地上一蹙道：你們大家儘管出發，留我一個人在此，就是包小姐說了這一句，忽又傷心起來。梅山州還待

再勸，突又聽得一連轟隆隆的幾聲大炮，料知城中之賊，得着他們此地出發之信，已來圍村，急向包小姐大聲的說道：「姪女，此刻不走，更待何時？」包小姐氣得大吼一聲，不再答話，立即跳上一匹戰馬，頭也不回的單身放了出去。梅山州如何放心得下，只好不再去顧前頭的青黃兩旗隊了，一脚追了上去，要去保護包小姐去。那知等他赶到村外，一眼瞥見敵軍裡面，一根竹桿上面，高高的掛起一個人頭，趕忙抬頭一看，直把這位梅山州嚇得暈了過去。你道爲何，原來正是包三姑包小姐的腦袋，正是。

竿上人頭誰氏女，心中熱血獨斯人。

不知梅山州是否甦醒轉來，且閣下文。

評四：此回所叙，均極悽慘，然同爲殺戮之事，却又有別，可謂盡稗官家之能事矣。

胡寄
塵著

喜

何海
鳴著

怒

包天
笑著

哀

徐卓
呆著

樂

胡何包徐四位先生 都是小說界老前輩

所著風行全國 家絃戶誦

近因他們大都從事政治 無暇再及著述

苦煞了小說迷 望眼欲穿

經本局再三勸商 方克成此鉅著

喜怒哀樂 各盡其妙

一讀此書 則喜怒哀樂 不能自主

甜酸苦辣 各味備嘗！

包你笑聲與哭聲同作 鼻涕與眼淚齊飛

全書八大厚冊六十萬言原價大洋五元

特價三元五角

寄費二角三分

另購也可 每部實洋一元 寄費一角三分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五十七回 縣屬盡淪亡禍由二賊 省垣重失陷恨飲三忠

梅山州一見他那世姪女包三姑的首級掛在敵陣中的竹竿之上，不禁嚇得暈了過去。幸虧他的法術勝過藺瑞夫，包立生兩個多多，泥丸宮中不致走元，能夠立時元神守舍，復了原狀。當下疾忙將眼一睜，又見包三姑的首級掛在竿上，雙目緊閉，兩眉倒垂，臉上污血，還在直淌。心裡又是一個酸楚，就將他的法術用出，打算制住敵人死命，以替包三姑報仇。誰知他的法術一齊用完，敵方毫無一點損失。梅山州至此始知果是天意所在，劫數難逃。忙把身上的一隻馬錶仔細一看，正是子正。法術有時不靈，才有劫數可言。復又大驚失色道：「我若不走，還有命麼？」他就單身遁去。從此不知所終。原來來王陸順德本已暗派不少的偵探，守在包村的左右前後。包村之中的所有一切舉動，並沒一件不據飛探報告的。來王陸順德既據探子報告，說是包村之中復又到了幾個能人，村中的五色旗已在移動，恐有衝出逃走之虞。那時賽時遷已經督率項元直、張恂、魏榮等

人剛把大路之水車乾，大善塔頂早已取下，當下一聽此報，卽飭十員饒將，各率人馬五萬，直把包村四近圍得水洩不通，正擬攻入村中的當口，可巧正值包三姑一馬衝出，大概也是包三姑的劫數已到，倒說等她一脚衝入敵人陣中，施展她的法術，所有法術，竟會一件不靈，法術既是不靈，試問一位嬌滴滴的女子，衝入千軍萬馬之中，還會不傷性命的麼？包三姑既死非命，梅山州又已遁走，那時包村衝出的先鋒紅旗隊，不戰自亂，白旗隊趕忙繼出，也是隊伍錯亂，衆無鬥志，青黃兩旗的女眷隊，正待逃回村去，已是不及，還算那個殿後的黑旗隊，稍稍有些法術知識，卽與天國大軍鏖戰一陣，黑旗隊的結果，也是全軍覆沒，當時包立生和藺瑞夫二人，一見大事已去，趕忙各占一個袖卦，卦辭含混，不能解釋，方欲乘隙逃遁，已被亂軍所斃，天國大軍乘勝殺入包村，至是真可謂寸草不留，數萬人衆，同歸於盡，天國的諸將弁，因惡包村平日死守，抗拒天兵入村之時，大家立誓，不教一粒螞蟻生存，因此包村的那場浩劫，確

是清國中興史上數一數二的資料，照這樣說來，包村的失敗，仍是要怪項元直和張恂兩個公報私仇的不好，不過他們兩個後來並未得着甚麼好處，杭州失守的當口，他們兩個以及那個魏榮，還想功上加功，不知要想做到天國甚麼位置，方才甘休，不料老天有眼，一齊死在亂軍之中，來王陸順德秋官丞相賽時遷二人，本是利用他們幾個的，他們幾個既是死於亂軍，不過一道公文呈報了結，此是後話，提前叙過，後不再說，現在單說那個王履謙，當時一見紹城業已失守，他就單身出亡，先到上虞，翻得可憐，席未暇煖，天國軍隊又已跟踪攻破上虞縣城，知縣胡堯戴殉難，全縣死亡無算，僅有松下一鎮，未曾受著蹂躪，所以當時民間有種童謠，叫做殺遍天下，失落松下，其實也非失落，因為松下係一小鎮，在松下人民看去，松下很是熱鬧，若到天國軍隊眼中，不算甚麼，但是當時上虞的紳民，都怨王履謙的腳氣不好，說是他一走到，長毛隨後就到，大有怪他引狼入室之意，王履謙既在上虞不便立足，幸虧腳上會得

措油急坐海船，逃到福州。那時的閩浙總督，正是福州將軍廣岐兼代，因見曾國藩、彭玉麟、左宗棠等人，很有一些治軍之方，對於王履謙這人，聯帶也就看重。一見他到，不管是否喪失土地的人物，一脚將他請到總督衙門，接風款待，極其周備。王履謙至是，驚魂方定，一面飾詞奏報，全部推在廖宗元身上，一面函知浙撫王有齡，隱約其辭，似有責他調度無方之處。王有齡之調度無方，固不能辭王履謙之私心自用，以致望失城，更比王巡撫罪有王有齡一見那信，直把他的幾根鬚子，氣得一齊蹶了起來，馬上親自覆上一函，王履謙接到一看，只見寫着是：

大示敬悉，承責調度無方，弟固不敢辭卸，惟當時弟因歸安、廖宗元守湖二載，保全土地，此句有刺極有將才，調署紹府，原希其反危爲安，以保越中八縣，蓋紹興距省甚近，該地不失，省垣尚有屏蔽，此卽調度中之一事也，詎知執事別有所屬，重私輕公，種種設施，致其不能到任，迨至到任，復又嗾使貴團勇丁，與之爲難，弟無論如何不敏，尙能預識，廖守能爲國家殉

難、紹紳謝主事，尙能於城破之際，親率黃頭姚勇，與賊巷戰於大善寺前。此事戰於紹興府誌執事身任全省團練大臣，一聞警報，立即出去，不能與城偕亡，此

對朝廷未免不忠也。執事與謝主事，先爲一殿之臣，繼爲一鄉之友，任其戰死，單身出亡，此對朋輩未免不義也。及至上虞，爲人不容，再遁閩省，未免無恥。來示卸責於弟，未免無信。弟已抱定與城偕亡之志，朝廷譴責固死，朝廷不譴責亦死，省垣不破，固爲如天之福。省垣不保，弟當先往地下，爲執事驅狐狸也。揣此奉覆，臨穎不勝悚惶之至。此書不亞於陳琳檄，句句有根，有據，無如王履謙猶不及曹孟王公休矣。

王履謙邊看邊在出汗，及至看畢，臉上紅得猶同獶猴屁股一般，正想將信撕碎，忽被一人陡的一把，從他手上搶去，大笑道：「王中丞之筆，真尖刻也。」王履謙趕忙抬頭一看，却是那位廣制軍，只好也強顏笑答道：「兄弟來閩之時，曾聞一位友人說過，王中丞得了痴症，兄弟當時不甚相信，今天看了此信，始知痴病倒是真的。」廣制軍當場隨意敷衍幾句，也就退去。王履謙一等廣制軍出去，他

又暗忖道：王有齡之信，雖然有些強詞奪理，鬧着意氣，但我不能保守紹地，總是真的。現在只有趕緊克復失地，才能說得嘴響。可知一個人有時也會真心發現的王履謙想罷，主意立即親筆寫了一封信，給那山陰峽山的何惟俊，打算聘爲參議，帮他對付紹興之事。豈知那位何惟俊，曾任戶部郎中，在朝時候，很有直聲。紹興失守，已在怪着王履謙貽誤戎機，殃及人民。一見王履謙前去函聘，馬上悲悲切切的寫了一信，送給來王，請他不可多殺百姓。發信之後，從容投繯而亡，並不答覆王履謙一字。不才做到此處，忽要加入幾句間言，以浙江形勢而論，嘉湖甯紹猶樹之根也，餉源所出者也，衢嚴猶樹之節也，所以通江皖者也。溫台處猶樹之葉也，邊圉之外障者也。換言之，金華乃浙東之心，而亦浙西所視爲安危者也。紹興一失，省垣烏能保乎？再說當時王有齡，自從發信與那王履謙之後，一看浙江全省，西面僅存困守的湖州一處，東面僅留一彈丸地的海甯州，真覺無節不斷，無根不掘，無葉不剪的了。正在憂心如焚的當口，忽據探子報稱，說是

出省諸將業已紛紛敗回，王有齡一聞此信，愈加急得肝膽俱碎，再加閩省援浙軍的那個饒廷選，因爲不敢前去衝鋒，只在省垣供衛，還要天天催逼糧餉，省軍林福祥本來還有一點威名，自從奉令出守望江門，一聞敵人到來之信，立卽潰退回城，王有齡處此絕境，實在無法，竟至去向副將楊金榜下跪起來，求他掣出良心，設法保全省垣，楊金榜過意不去，始去紮營饒頭山上，十月初二那天，天國大軍已從廣春門繞至清泰門，楊金榜還是只肯出六成隊，出擊敵軍，西湖一帶的天國軍隊，一見楊金榜出戰，應敵知他後路空虛，卽從淨慈寺後面進兵，直撲楊金榜的坐營，楊金榜連連收隊回救，業已不及，天國軍隊乘勝夾擊，楊金榜的潰軍，楊金榜慌忙自刎，急切之間，不能砍斷喉骨，仍被敵人慘殺而斃，那時天國方面最勇敢的隊伍，要算紮在羅木營的那個聽王陳炳文，他因嘉興佔據已久，萬無一失的了，便又率領大軍七萬五千，在那羅木營站立五壘，燈火耀目，炮火連天，大有從前向榮張國樑那座江南大營的氣

象初五那天，張玉良至自富陽，文瑞、況文榜兩軍至自金華，却與聽王、陳炳文大戰一場。聽王、陳炳文敗退，五壘盡失。張玉良、文瑞、況文榜的三路人馬，打得十分疲乏，要求饒廷選撥給軍米。暫時充飢，饒廷選却冷笑道：「我們自己的隊伍已經餓了幾天，你們真正不看風色。」軍餉軍米竟至如此形同乞丐無異杭州孤城尙能守乎王有齡應有責也張文況三路人馬既無軍米，只好暫退。聽王、陳炳文一見張文況三路人馬同時退去，連夜即將五壘築成，復增三壘，且與天國的各路隊伍一同圍攻十門，並於清波門外以及鳳凰山一帶夾木爲城，築上土穴，盡安大炮，首遭其衝的，便是張玉良的一軍。十九那天的午後，張玉良剛巧送客出營，忽被一彈擊落右脛，連夜送至聞家堰地方。第二天就傷重斃命。王有齡聞信，哭得暈了過去。張玉良本非長將王巡撫猶如此重親二十五日，閩軍自請去攻羅木營。饒廷選再三阻撓，王巡風參將不聽，單獨率領八成隊出擊羅木營。饒廷選恐怕紳士說話，下令出三成隊，兵士未至羅木營，僅放數排空槍而回。這樣一來，已是十一月初上，杭州城中業已絕糧，一兩銀

子買米半升，還須熟人方能辦到。候補道員胡元博，倡議向民間捐款，城中人民十分踴躍，不到兩天，集錢十五萬餘串。但是無米可買，兵勇沿家搶食，充飢。王有齡親自捧了王命彈壓，毫無效力。於是浮萍蕉葉，草根樹皮，以及破鼓釘靴、新舊皮箱，價格十分昂貴。飢民餓死，無力購買。滿路都是死屍，甚至後死的人們，割食先死的皮肉，以延殘喘。當時有個民婦，攜罐弄柴，即在路旁，刀割死孩之肉，想圖一飽。及至細細一看，方知是她頭一天餓死的孩子，頓時撞死路側。此婦之屍，不到半天，又爲他人食盡。王有齡、吳曉飄兩位至巡撫藩司，每日僅食藥店中的熟地當飯，其他紳民，不必說了。當時杭州城內的知兵大員，只有將軍瑞昌一個，但又餓得生病，不能調度軍事。乍浦副都統傑純，很想出戰。杭州副都統關福，堅不發兵。初九那天的黎明，忽有天國將弁，名叫黎龍的，率衆三四百人，前來投誠。林福祥一點不疑，立給婦女金銀首飾，合銀千兩，並軍衣洋槍若干。黎龍當下收了東西，不禁大喜，指天爲誓，說是可請官兵。次日四

鼓出隊，他就燒毀海潮寺的賊營爲應，林福祥答應照辦，不防第二天的四鼓，黎龍先發空槍，誘騙官軍開城，等城一開，突然乘亂擁入，林福祥的兵士不能阻止，多有反去投降黎龍的，幸虧副將當得勝率隊趕到，拚命廝殺，黎龍方始退去，就在那天爲始，駐紮武林、清波、錢塘各門的官兵，無不私下投入敵軍，十五日那天，城中人民忽然得了一個喜信，知道有米了，原來杭州紳士胡光墉用白蠶殼船由甯波運白米二萬石，從黃道關入江，擬泊三郎廟，運入城內，湖州紳士趙炳麟也由上海用小輪船裝米一萬八千石運杭，但是都被颶風所阻，不能到達，其時天國方面也已斷了軍米，李秀成可巧到來巡視，查知軍中沒米，主張率隊回蘇過年，聽王陳炳文知道城中早已糧盡多時，若是率隊回蘇，前功必至盡棄，不覺拍檝大罵李秀成不知緩急，不忠天國，李秀成當場認了不是，陳炳文方始拍着胸脯，力任破城之責，延至二十八日的巳刻，杭州各門，果被天國軍隊分頭攻入，巡撫王有齡、學政張錫庚、處州鎮總兵文瑞，署布

政使麟趾、按察使甯曾綸、糧道遲福、道員胡元博、彭斯舉、朱琦、仁和縣吳保豐、一齊盡難。杭州既已第二次失守，城中大小官員六百餘人，無一得出。居民六十餘萬，先已一半餓死，其餘一半被殺，一半逃出城外，依然凍死江頭。王有齡盡難的時候，先作絕命詞數首，又繕一道遺摺，命一心腹家人縋城而出，由海塘走黃道關，呈與胡光墉，轉交駐紮上海的署理蘇州巡撫薛煥，代爲呈奏。摺中大意，說是杭州不守，咎由紹紳團練大臣王履謙，臣死不能瞑目云云。朝廷接到王有齡的遺摺，除厚卹外，並未降罪於王履謙。清廷的政令顛倒，實不可諱。當時連那李秀成，也說王巡撫、張學政、文總兵三人，狠知忠義，令人可敬，乃用上等棺殮，親筆題字。清朝忠臣某某之柩，並命林福祥同了署杭州巡道劉齊昂二人，護送棺木至滬。誰知滬地官紳並未設祭，即將棺木啓開一看，只見個個面貌如生。王有齡的項下，猶繫白綢。大家至是，方始肅然起敬。上海縣李漱，正想稟知薛煥，擬替三忠設祭，忽見張學政的雙目陡然睜了開來，同

時血淚迸出眼眶，薛煥急祝告道：「張寅兄，你也不必如此，兄弟一定替你逐走長毛報仇便了，說也奇怪，當時薛煥的說話未完，張學政的雙目忽又自閉，照薛煥和李璈二人的意思，確想替三忠設法開吊，無奈又接杭州的警報，說是那座旗營也於十二月初一天陷落，將軍瑞昌縱火自焚而斃，副都統傑純力戰陣亡，連那海甯州也於初三那天失守，同時處州知府李希郊、台州知府龔振麟、協台奎成先後殉難，薛煥要顧軍事，雖然沒有工夫再替三忠開吊，却也一面飛即報知兩江總督曾國藩那兒，一面調軍堵截松江，以防浙江敵人去攻上海，那時李秀成坐鎮杭州，提報南京，公事剛剛發出，忽見來王陸順德親自晉省，說是自願去攻湖州，李秀成嘉獎一番，命他仍守紹興、湖州之事，另派大軍進攻，來王陸順德又上條呈，說是他在紹興多時，訪知嵊縣巨紳徐春榮現充清朝淮軍劉秉璋的營務處，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又說他的文王卦勝過文王多多，要求李秀成設法招致，以爲天國得一人材，果能如願，便與錢江

回來一樣，李秀成答應照辦，來王陸順德，方始歡天喜地，迨回紹興，無奈李秀成派往攻打湖州的隊伍，無不失敗而回，就是派往招致徐春榮的馮兆炳，也被劉秉璋當場正法。

此事並非作者自謂先人之事，紅羊各種筆記均有記載。

直至同治元年五月初三天，天國軍

隊始將湖州攻陷，知府瑞春當場殉難，趙景賢這人深爲天國將弁所惡，將他活擒到省，擁至李秀成面前，李秀成敬他爲人，便擬釋放，左右將弁一同鼓噪起來，趙景賢也在大罵，只求速死，諸將一擁而至，走到趙景賢的面前，正擬亂刀將趙景賢砍死，李秀成慌忙用他身體攔住，李氏可人學說與其他將士兩樣，復又大聲對着諸將說道：本藩留他有用，諸位不知我的用意，將來自會知道，大家聽見李秀成如此說法，方始無話，李秀成即將趙景賢密室優待，暗諭左右，防着趙景賢覓死，趙景賢絕食數次，竟不能死，直至次年三月二十八的那一天，李秀成率兵回蘇，杭州城池交與譚紹洸的胞弟譚紹光鎮守，譚紹光因事去見趙景賢，趙景賢一見面就罵，譚紹光乃用手槍將他擊死，趙景賢自從咸豐十年二月奉令

督守湖州，每用奇兵，擊退天國軍隊，並將平望、廣德等處，次第恢復。及至杭州再陷，湖州孤懸敵中，四圍一千數百里，都是天國軍隊，尙無絕糧之虞。他的本領，可想而知。朝廷知他確能大用，特授爲福建糧道，命他迅速到任。明是保全他，留爲大用，及聞久不到任，復又將下上諭，准他棄了湖州，不必堅守。當時趙景賢本可衝圍而出，前往福州到任，只因不忍舍去湖城民衆，以致被擒。他在同治元年二月下旬，尙將天國的貽王袁夏雨一軍，殺得大敗於七里亭外。嗣爲千總熊得勝開城降敵，急切之間，無法抵制。湖州人士，恨得熊得勝入骨。公稟新任巡撫左宗棠那裏，左宗棠接稟，深爲惋惜。於是下令部下，能將熊得勝其人，生擒到營，先賞現銀三萬兩外，再保兩個異常勞績。後來那個熊得勝，果被左宗棠的部將潘鼎新擒獲，總算報了趙景賢之仇。左宗棠又查得金華人，名叫周兆榮的，本是金錢會匪首，曾以妖術，在那咸豐八年時候，擾亂溫州一帶，人民死傷無算。嗣因事敗在逃，迄今未獲，便又下令，有人拏獲周兆榮的，也

照拏獲熊得勝的一樣獎賞，原來周兆榮這人，本非金華的土著，只因一向住在金華府城，即以金華人自稱，他的金錢會規，首先請人喫菜，喫菜之後，誘入青田永嘉兩處交界的山中，教人用一文制錢，投入沸湯之中，能夠浮而不沉，大家因此相信，不久即集教民一千餘人，橫行不法，四處肇事，良民漸漸怨恨，其時天國軍隊，正陷處州，民間生怕因此召入長毛，於是糾衆多人，出其不意，將其山中巢穴焚毀，周兆榮輾轉流至平陽錢倉鎮上，改爲單名一個榮字，首與埠頭差役趙啓相結納，趙啓相本是無賴出身，因知周榮曾經幹過金錢教的，他就忽然揚言，說是他於山中某處地方，掘得金錢七枚，必當大貴，鎮上居民，本無知識，大爲信仰，趙啓相因而竟得驟至首領地位，正是

妖孽本來生亂世，賢臣因得震威名。

不知趙啓相既作首領，還有何事鬧出，且闕下文。

評曰：此回叙杭州二次失陷之事，既詳且實，僅看糧盡之慘，已足使人民無

清代三傑曾左彭 第五十七回

噍類矣那禁再加殺戮

第五十八回 取衆議將帥論軍機 設奇謀弟兄當大敵

趙啓相的能作首領，也是周榮替他鼓吹之力，沒有幾時，就有奸民朱秀三、謝公達、繆元、張元、孔廣珍、劉汝鳳等人，爭做金錢會的分首領，各獻銀元三百五百的，換得趙啓相的假金錢一枚，名曰金錢義記紅帖一分，內分八卦，乾字最大，挨次推了下去，又言暗受天國口號，凡入會者，保得太平，天國軍隊到來，只要出示金錢，便是一家，於是百姓受其愚的，竟達數千，第二年，已經延及瑞安地方，生員潘英、林景潤、鄭日芳、奸民林孔標、黃福瑞、黃梅宇等人，非但自己入會，而且以勢脅迫愚民，供獻會費，一時聲勢浩大，似有洪秀全在粵之勢，平陽縣翟維本，召趙啓相、周榮二人入署，談至通宵，並爲稟請層憲，層憲字義謂一層層之上，司前清公事上頂用之。議會爲團練，發給槍械軍裝，趙周二入，竟敢逼官祭旗，聲勢愈張，當時瑞安城中，原有孫積餘的團練千五百人，不直趙周所爲，從此暗已結仇，趙周二入，乃以剿匪爲言，六月間，首劫林洋焚燒陳氏謝氏，七月又焚雷濱地方的溫氏孫

積餘實在看下去，也不去稟知縣裏，卽與雷瀆的團首陳安潤、各募台船百艘，夾攻趙周的團練。趙啓相嚇得便想自盡，周榮勸止始罷。及知孫積餘、陳安潤二人未去稟知縣裏，復又聚衆反攻孫陳二氏，并焚孫氏義安堡的房屋。縣官翟維本至是，生怕上司見責，急發官兵會同孫陳兩團，夾攻趙周。趙周二人一見官兵去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起來，卽與潘英、蔡華等人招集亡命二千餘人，插竿起事。官兵不敵，趙周、潘、蔡四人，就將溫州城池佔領，自三角門起，一直殺至西門，先犯試院，次殺捐輸委員前麗水縣典吏許象賢，并將道府縣署的女眷統統殺斃。幸虧道府縣等官先期因事出城，未遭其害。溫州鎮總兵葉炳忠聞變，急偕前永嘉縣知縣高樑材，各率兵員三百，飛奔入城，槍殺趙啓相的幹部數人。趙部首先驚潰，周榮便繼趙啓相爲首領，葉炳忠、高樑材的兵勇不能制止，幸虧李元度的大軍趕到，周榮、潘英、蔡華三人，方始易裝逃遁。左宗棠既聞其事，所以下此嚴令，後來次第拏獲，先後正法。溫州府城自被趙啓相

周榮、潘英、蔡華等人，擾亂之後，元氣大傷，所以天國軍隊一到，如入無人之境。
作者叙此金邊會事一則亦是歷史之一部分，即髮軍之入彼等固爲僞也。

那時左宗棠既辭浙撫之命，雖知衢州城池，尙爲天國所有，但因孤軍深入，很是危險，他的奏摺，上文已經叙過，讀者諸君，想還記得，左宗棠既不主張先入衢州，他便傳令各將，大家各抒所見，讓他採擇，當下就有他的總理營務處知府陳奉彝，安越軍統領候補道李元度，合上一稟，說是衢州現有防兵，無須入城坐鎮，方算把守，江西若不供給餉項，何必代守常山，閩省倒是衢防的餉源，江山却是通閩的咽喉，不如屯兵江山，兼顧餉道，且與衢州遙遙相應，賊人決計不敢略江山，單攻衢州，也不敢略衢州，單攻江山，卽令常山不守，尙能不爲賊人搖動根本大計，因而再事次第調集大軍，相機進剿，似爲上策等語。此稟極有軍事見識，不比尋常空泛條陳。左宗棠據稟，卽駐江山，同治二年八月十六朝，廷將左宗棠陞署閩浙總督，以曾國荃陞署浙江巡撫，以劉典陞署浙江按察使，左宗棠專摺謝恩之後，卽命福建按察使蔣益澧進攻杭州，蔣益澧本是中

興名將之一，奉到左宗棠的公事，便請調開家堰西興等處的軍隊，渡江會攻左宗棠當即批准，蔣益澧立同副將劉清亮、參將康國器、游擊魏喻義、候補直隸州知州潘鼎新等，一面圍攻杭州，一面分兵進取餘杭。天國方面的聽王陳炳文、歸王鄧光明、天將江海洋等人，一見官軍分道並進，急在杭州貢郭一帶的要隘，重重添設炮壘，卡城外繞極堅固的木柵，並令踞守餘杭的欽王謝天義併力死守，以爲犄角之勢。又將倉前長橋、女兒橋、老人畝、東塘、西溪埠、觀音橋、三墩等等地方，直路至武林門外北新關，橫路至古蕩地方，連營四十餘里，以拒官兵。二十五日，蔣益澧據報，說是餘杭的江海洋，已向李世賢那裏乞得老萬營長毛三萬五千餘人，打算固守餘杭。蔣益澧復又添派部將高連陞，率兵六營，會同洋將德克碑率花綠隊，花綠隊乃當時民間之俗稱，因見隊士各人頭上裹有花綠巾一塊。進攻十里長街，還怕兵力不敷，又命同知魏光邴率親營四哨，跟踪而進，以作接應，並令王月亮率領本部人馬，以及福建湖北援浙各軍，依山列隊，以防清波門一帶的敵人。當

時楊政謨、劉連陞、羅啓勇等等，各率炮船四五十艘不等，沿江而下，以作聲援。及至各路陸軍進至濠邊的當口，陸軍爭拔樁籤，樁籤係敵方以木竹等設法，插地上以阻陸軍衝入者。水師迭放

排槍，以作掩護。陸軍至是不能堅守，無不驚惶失措，不戰自亂。官軍乘勢一湧而入，首先攻破街口大壘，當場殺斃敵人五六百人。後街敵人憑集六七千人數，憑壘據守，只是大聲發喊，不敢出戰。官兵因見路狹難進，不便深入。正在相持之際，陡然聽得數聲大炮聲響，城內復又擁出悍卒二萬多人，內中也有幾個不知姓名的洋人，代爲指揮。洋將德克碑一眼看見敵方的幾個洋人，因要藉此漏臉，頓時喔唷喔唷的大喊幾聲，一脚縱至那幾個洋人的跟前，舉起一枝手槍就放。當下只聽得拍拍的兩響，對面一個頭大如斗，身高八尺，兩腿極長的洋人，應聲而倒。德克碑大笑幾聲，打着北京官話道：「咱們手槍的準頭，本是一個尖兒，誰知德克碑正在得意洋洋的當口，不隄防對面陣中，陡的放出一枝冷箭，正對德克碑的咽喉射來，說時遲，那時快，德克碑嘴上的一聲不好，

猶未喊出，早見他的背後，突然飛出一員大將，衝到陣前，撲的一把，已把那枝冷箭接到手中，隨手搭上弓弦，飛的射了出去，不偏不正，恰恰中在城上一個手執令旗的敵將咽喉之上，那員敵將，跟手一個倒栽葱的，跌至城下。德克碑連忙一看，接箭之人非別，正是清朝大將，現在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的蔣益澧，便是。德克碑忙去一把捏着蔣益澧的手，大樂的道謝道：蔣大人，您的箭法，真正是第二個黃忠老將了。一路敘來，使書中人罔然紙上，如此描寫，如此筆路，便不沉悶。蔣益澧不及答話，急又跟着一連的射出幾箭，蔣益澧的箭法真好，倒說射出去的箭頭，枝枝都中敵人的咽喉，而且中箭的敵人，個個都是敵方大將，當下的敵軍，一見連傷幾員大將，忙不迭的退入第二道卡城。那知清國官兵，很覺機警，早又發喊幾聲軍威，已把第二道卡城搶城奪下，敵方無奈，只好一齊退入城中。蔣益澧即令高連陞等等，節節移營進屯十里長街，六和塔、萬松嶺等等地方。蔣益澧、劉典、潘鼎新三人，復在萬松嶺上，俯瞰城中虛實之後，蔣益澧又親自率同徐文秀、徐春晏、徐

春發、

徐氏昆季被時已奉乃兄徐春榮的家書以人民資格勸韓益邊攻打杭州作者不肯細敘者恐陷標榜之嫌故爲註出

各帶本部民兵，出敵方的不意，揮軍

疾進，一連復佔三卡，斃敵無算，其餘的敵兵，因見官軍銳氣正盛，勢不可擋，紛紛覓水而遁。城中敵人從此堅守不出。九月初六的辰刻，城中敵軍二萬餘人，由雷峯塔、饅頭山、鳳凰山、九曜山等處，分四路直撲官軍的新壘。當時敵方的旗幟鮮明，隊伍整齊，竟和平時大異。官軍的水陸各軍，高連陞、王月亮、劉連陞、楊政謨、羅啓勇、徐文秀、徐春晏、徐春發等人，也分四路迎敵。蔣益澧、劉典、潘鼎新三人，親自壓陣，遙見忽有一般敵軍從對面嶺上，鳴鼓颺旂衝下，急令余朝貴、高有志，由江邊繞到敵方背後，以備前後夾攻。又令高連陞橫出山脚，魏光那、劉清亮、寶德棧各率所部，從小路殺出。兩軍正在大戰之際，陡遇一陣大雨，雙方陣上的人馬，無不淋得猶同落湯鷄的一般。那時官兵方面，因爲不及敵軍會吃辛苦，稍稍有些退却。蔣益澧看得清切，慌忙下令，說是退一步者斬。那知軍心一怯，便如潮水之勢一般，無論如何嚴肅的軍令，也難止住。蔣益澧一

見情形如此，連聲大喊不好。劉典、潘鼎新兩個，立即穿上草鞋，親自衝到陣前，擋了一陣。那時官兵方面，尙未度過危險之期。就在那時，突見兩員猛將，各率赤腳民兵數百，猶同迅雷疾風般的，衝到陣前，就向敵方那個主力軍的地段，直撲進去。敵方陡被這樣一撲，陣腳便難支持。蔣益澧忙又親自擂鼓助威，官兵復又乘勢進展，洋槍土炮，接連劈劈拍拍的亂放，起先兩員猛將，忽又從那敵陣之中殺出，各人手執一個血淋淋的腦袋，大聲對着官兵喊道：「弟兄們快看，我們兩弟兄，已將偽歸王鄧光明，連同他那婆娘兩個的首級取了來了。」官兵一聽此言，胆子一壯，氣勢復盛，頓時又同潮水般的湧了上去。敵軍不能抵禦，只得紛紛潰散，逃入城中去了。蔣益澧直至此時，仔細一看，方知那兩員猛將，正是徐春晏、徐春發弟兄兩個。不禁大喜的高喊道：「嘯林、毓林，此即春晏、春發二人之字這場功勞不小，快快莫退，須將賊壘一齊攻破方好。」徐春晏、徐春發二人，急把手上所提腦袋，用力一拋，拋到蔣益澧的跟前之後，忙又返身殺去。官兵跟着湧進，

那一天的戰事，徐春晏、徐春發兩個縱橫盪決，在那敵陣之中，殺進殺出一連十餘次之多，別人不說，單把那位洋將德克碑看得呆了起來，第二天又照樣的打了一天，敵軍的氣勢已退，人數也傷不少，蔣益澧正在記那各人功勞簿的當口，徐春晏不過文質彬彬的請求毋庸錄功，徐春發却大聲說話道：「我們殺賊，乃是爲的報仇，若要功勞，真正拏了大紅帖子去請我們，也請不到的。」徐春晏慌忙止住他的老兄道：「不要功勞，就是長官面前，怎好這般不守規矩。」徐春發聽說，方才突出一雙眼珠，不響，衆將見此形狀，無不暗暗匿笑。蔣益澧也對徐春發笑道：「毓林這般神勇，我們此地也有一位鮑春靈、鮑老虎了。」徐春發接口道：「姓鮑的他是老虎，我是一隻野牛。」蔣益澧本有激將的手段，又朝徐春發笑上一笑道：「牛是麒麟之種，本來很有力的，你敢担任去攻餘杭麼？」徐春發應聲道：「怎麼不敢，不過打了贏仗，我不居功，打了敗仗，我却不要軍棍。」徐春晏又去一把將他這位老兄拖開道：「不要空說，我們只是奉了公事就走。」蔣益澧

即把一枝令箭，付與徐春發道：「本司助你們二位賢昆仲三千官兵，仍請率了本部民兵，去打餘杭的頭陣。」徐春發接了令箭，一笑道：「我總拼命去打，糧餉軍械，大人須得發足。」蔣益澧點頭答道：「毓林放心，這是支應處的責任，決計不會誤事的。」蔣益澧一等徐氏兄弟兩個走後，便命康國器、魏喻義二人，各率一千人馬，前去接應。二徐八月初九，劉榮合、羅大春、簡桂林，分三路進攻寶塔山，大勝而回。九月初十，左宗棠連據各處報捷，方始進駐衢城。那時龍游已克，因聞湖州的敵軍，由武康去援杭州，飛檄蔣益澧，須得四路截住敵軍。蔣益澧奉到公事，赶忙傳令部下，分頭出堵。十月中旬，忽據探報，說是徐春發、徐春晏二人，已將餘杭攻克，敵軍紛紛退躡外縣。蔣益澧聞信大喜道：「餘杭既克，賊人失去聯絡了。」忙又一面向左宗棠那兒報捷，一面函知湖北徐春榮那裏，大誇他的兩位令弟之功。徐春榮得信，修函道謝，并說自己已蒙皇上破格錄用，受了道員之職，家有八旬老母，須得兩弟回籍侍奉，萬萬不可再保官職等語。蔣益澧

接信發給衆將傳觀道，徐氏滿門忠義，不亞兩江的曾滌帥。本司愛人以德，決計成全徐氏的孝心。衆將聽說無不欽服。蔣益澧便將徐春晏、徐春發二人調回助攻省垣。左宗棠也命候補道楊昌濬到杭，調出劉典、潘鼎新二人去攻外府州縣。劉典、潘鼎新奉命離杭，楊昌濬便獻計於蔣益澧道：餘杭既克，省垣賊人尙衆，依我之意，不妨先攻附郭各壘，以寒賊膽。蔣益澧贊成其議。十二月初一，卽命提督高連陞副將黃少春，行軍之際以帥特爲主，不以官職大中爲節。洋將德克碑、徐文秀、徐春晏、徐春發、賴錫光、劉璈、余佩玉、朱明亮、楊和貴、劉樹元、曹魁甲、周廷瑞、王東林、鄧受福等人會同水師進攻鳳山門，親自率隊排列錢塘門外秦亭山，棲霞嶺一帶，以防敵方的援兵。敵方也出死隊迎戰。自辰至午，官兵連破九壘，一直追敵至城隍山脚。蔣益澧一見官兵得手，急命高連陞分出所部據守新得的五壘。洋將德克碑守二壘，徐春晏、徐春發各守一壘，只有古蕩一壘以及近城二壘一時不能得手，乃命各營分屯錢塘門、湧金門、鳳山門、清波門、饅頭山、雷峰塔。

秦亭山等處、刻刻留心、不可有失、並請左宗棠授衢州鎮總兵劉培元統轄錢塘江的水師、以一號令、左宗棠許可、並令潘鼎新攻湖州、劉典攻嘉興、劉典奉令卽率本部、首攻南湖、聽王陳炳文、素知劉典、饒勇、一面拼命應戰、一面又派胞兄陳大桂、遣赴蘇州、去向巡撫李鴻章乞降、李鴻章一口答應、卽令同知薛時雨、伴送陳大桂來浙、以便與浙省當道接洽、那知陳炳文一等陳大桂赴蘇、尙未得報、忽又潛身到杭、竟將杭州謀內應的諸人、統統殺害、及至薛時雨同了陳大桂到浙、蔣益澧因見陳炳文殺害杭州謀內應的諸人、陳大桂雖未與謀、陳炳文本人、沒有信用、反覆無常可知、軍事變幻莫測卽內幕中亦時有不知者不肯接洽、薛時雨只好同了陳大桂去到衢州、面見左宗棠定奪、左宗棠一見陳大桂、並不思索、立卽說道、此事不必空說、只要你們兄弟立刻獻城、便有辦法、陳大桂忙又回到杭州、一去多日、沒有回報、左宗棠密令蔣益澧、命他自顧自的儘管攻城、蔣益澧便令高連陞親率四營、直攻觀音堂的敵壘、并命周清亮的五營、以及水師劉

連陞、唐學發、羅啓勇分頭接應，又命徐文秀率湘軍六旅，

清朝軍制一營五百人，一旅二百五十人。

徑攻古

蕩敵壘，楚軍一營、閩軍一營爲之接應，又命洋將德克碑迭發大砲攻鳳山門，親兵四哨爲之接應，陳炳文急率死黨三萬應戰，正在一場混戰，勝敗未分的時候，忽見德克碑的落地開花砲，陡將城垣打毀三丈，跟着又見頭裹紅巾的兩員敵將，忽由城外率隊，卽從打毀之處拼命衝入，敵軍只知道是他們的敗兵，非但並未阻攔，而且連連讓道，誰知衝入二將，正是徐春晏、徐春發二人，原來徐春晏因見連日攻城不下，兵士百姓死傷無算，便與徐春發私下商量道：「我們大哥，口口聲聲命我等侍奉母親，他已受了朝廷官職，只好盡忠，不能再事盡孝，這個自是正理，沒話說的，不過我們二人，既已來此助戰，今天的這場戰事，乃是清朝的生死關頭，依我之見，我想我們二人，一有機會，須得衝入城去，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徐春發不待徐春晏說完，忙接嘴道：「這是叫做衝危險，萬一衝不出危險，我們二人，便沒性命，徐春晏道：「我正爲此，我的不敢馬

上打定主意，便是爲的大哥一言，徐春發道：「這末我們從長計議。」就是此語令人失笑。徐春晏忽被他的老兄說得好笑起來，道：「救兵如救火，怎好從長計議？」徐春發聽說，忽然大喜的跳了起來，道：「七弟，我已想到一個好法子了，我們兩個今天准定幹他一下，倘若衝不出危險，我們兩個儘管送死，便好掉出大哥回去侍奉母親。」徐春晏聽說，連連拍手贊成，馬上便去喬裝敵人，并將所部民兵也打扮得和長毛一樣，剛剛安排妥當，可巧德克碑已將城垣轟毀三丈，他們兄弟二人，百話不說，也要二人平時對於手下的民兵有感情，否則怎肯聽命，急率所部一脚衝進城去，敵方不知內幕，連連四散讓道。徐春晏徐春發二人，立即大喊一聲，道：「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二人的死字，猶未離口，頓時逢人便殺，遇馬便砍，大殺起來，敵人措手不及，無不邊戰邊退。蔣益澧一見徐氏昆季已經拼命衝入，急令徐文秀、周廷瑞、賀國輝、王東林、劉清亮、李運榮、翁桂秋、李世祥、馬雲標、胡榮、李國棟、羅山綱、葉紀來等等，各率所部，迅速跟蹤殺入，正是：

一人拼命原難擋，四面重圍也不知。

不知大隊官兵殺入之後，究竟得手與否，且闕下文。

評曰：試問紅羊書籍，有如此詳細之紀載否？作者二叔，身經是役，雖是如數家珍，亦須憑此一管生花妙筆，如火如荼，曲曲折折，寫來也。

黎錦暉編最新歌曲集

三星歌集

黎明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四美之歌

薛玲仙編 一冊實價三角

明月夜曲

張簧編 一冊實價三角

都會之歌

羅靖華編 一冊實價三角

隔牆歌譜

張弦編 一冊實價三角

玫瑰室曲譜

王人美編 一冊實價三角

出塞新聲

胡笳編 一冊實價三角

甜歌一打

黎莉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倚琴樓歌譜

徐來編 一冊實價三角

芸窗歌選

張靜編 一冊實價三角

天聲曲集

白麗珠編 一冊實價三角

黎明之歌

于斯泳編 一冊實價三角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五十九回 陳延壽生爲負債人 洪秀全死作貪花鬼

徐春晏徐春發二人既是喬裝髮軍，從那轟塌城垣之處，冒險衝入城去，城中敵人一個不防，大半驚潰。當下的官兵，卽生擒敵人數千，救出難民無算。所獲槍炮器械，尤其不可勝計。杭州省垣，便於二十四日卯刻克復。連時刻語出真許極矣蔣益澧一見由他手中克復城池，自然大喜之下，卽令各軍分屯各門，並命馬隊跟踪追進，沿途又斃敵人數千。蔣益澧一面遴選委員，整理衛署，賑濟災民，一面飛稟報捷。次日大早，又據探子報稱，說是杭州潰出之敵，統統聚集瓶窰，添築新壘，仍思抗拒官兵。那時左宗棠可巧到來，急命各軍拚力追殺，自己也率大軍繼進。敵人因見左宗棠親自前來，知不能抗，方始棄壘而走。左宗棠便將大營駐紮瓶窰，督促各軍分頭追趕，各軍疾驅一十八里，到了安溪關，只見羣峯矗立，地勢十分險峻。非熟悉地理不能寫此又有多數炮台，并障大石，原來天國軍隊，守餘杭的時候，以瓶窰可扼北路，用作犄角之勢，及至杭州不守，大股隊伍統統退此，還

擬死守，後見左宗棠的大軍驟到，不敢死拒，急又潛伏四面深林，滿擬等得官軍攻壘的當口，他們便出官軍的不意，從後抄襲，用那一個打盡之計，不料羅大春、劉榮合、楊和貴、朱明亮、張聲恆等人，早據探報，已知他們的底細，一面搶奪炮壘，一面四處搜殺伏兵，伏兵見計不售，只好分頭四躡，那天官兵方面，不但攻克關隘，且又獲得大炮五十五尊，鳥槍一千餘枝，旗幟糧秣無算，二十六的那天，張聲恆、羅大春兩枝人馬，首先殺出安溪關，追剿敵人，不防忽然天降大霧，伸手不見五指，張聲恆的五營，走在最先，竟被敵方伏兵所陷，當場傷亡兵士七百餘人，幸虧朱明亮、楊和貴等軍追到，拼力廝殺，始把張聲恆援救出險，可是張聲恆業已受了重傷，不能作戰，由羅大春分兵護送回杭，左宗棠親去看視，張聲恆醫治好，久始愈，左宗棠一面重賞各軍，一面飛奏報捷，摺中大意是：杭州爲全浙根本，餘杭又爲杭州西北的屏蔽，賊首僞聽王、陳炳文、負隅死守，力抗大軍，數月以來，攻剿殆無虛日，今幸杭州、餘杭兩城均已克復，浙西

大局漸可次第肅清，皆仰賴皇上神威，文武諸臣同心協力，得以迅奏膚功。現據諜報，賊首黃文金、李世賢、李遠、繼等，猶麇集湖州一帶。湖州既爲諸賊逋淵藪，臣自當殫竭心力，慎以圖之等語。朝廷據奏，先將左宗棠賞穿黃馬褂，所有文武將官，悉有陞賞。左宗棠又請徐春晏、徐春發二人到營，獎慰有加。徐春晏、徐春發便乘機面請回籍去事。老親左宗棠聽說，蹙額道：「二位功勞不小，應該候我奏保官職。」徐春晏不候，左宗棠說畢，急接口道：「某等弟兄二人，乃奉家兄之命，來此襄助官軍。現在已克省垣，其餘外府州縣，不難挨次肅清。某等急於回家，恐怕老母有倚闥之望，保舉官職，委實不敢領受。」左宗棠復又說道：「二位之事，本部堂略知一二，令兄杏林觀察，乃是當世奇才，劉仲良的得署藩司，自然是令兄一人之功。」左宗棠說出這句，忽又撚鬚微笑道：「令兄爲人，頗有曾滌帥之風，總是不教兄弟做官，其實朝廷的按功酬庸，你們二位不必固辭才好。」徐春發也笑上一笑道：「我們既要回籍侍奉家母，要此官兒何用？」大帥倘若一

定要給我們，這末就請移獎家兄吧。作者先世本發怡怡堂春發如此說法不愧好兄弟當時左宗棠聽到這句，不禁大笑起來道：令兄何必要此移獎，他若真要做官，此刻督撫的位置也早到手了。徐春晏插口道：大帥栽培，某等真的感激萬分，不過君子成人之美，還是不必奏保。左宗棠一見實在說不進去，只好送出一千兩的程儀。徐春晏徐春發二人，不便再事推却，各人收了百兩，告辭而去。廉潔可風左宗棠送走二徐，又將此次陣亡的副將扈照乾、余佩玉、參將鄧福受、王洪熙、張明遠、劉質彬、古捷芳、游擊陳宗說、蔡盛恩、都司陶晉陞、周富棠、唐得勝、李陞德、陳吉進、守備邱得勝、吳葆光、陳宗懿、千總李祥林、梁貞祥、徐再發、把總尹其順、黃連陞等人，統統彙奏請卹，並請將余佩玉、張明遠、劉質彬、李陞德、陳宗懿、唐得勝六員，入祀湖南昭忠祠。又附奏稱僞比王錢貴仁，前曾暗中遣人納款獻城，後因謀洩而止，及至我軍攻克杭垣，錢貴仁復又率黨千餘，叩求免死，臣念錢貴仁雖因劫於凶威，未能立功贖罪，究屬事前曾經通款，擬求皇上天恩貸其一死，朝廷攬奏

許可、並再加恩賞給左宗棠太子少保銜、又將浙江布政使蔣益澧、按察使劉典、提督高連陞、一併賞穿黃馬褂、並雲騎尉世職、道員楊昌濬、康國器、朱明亮、潘鼎新、均加按察使銜、康國器復以福建道員遇缺簡放、總兵王月亮以下、同知魏光邴以下、文武四十三人、均各賞戴花翎、藍翎、大家一見那道上諭、無不歡聲雷動、左宗棠復又一面布置省垣各署之事、一面遣兵調將、命人分頭攻打外府州縣、同治三年五月、劉典統屬所部、已將紹興克復、原來踞守紹興的那個來王陸順德、自從攻破包村之後、即將大善寺的塔頂、派人送往南京、獻與天皇、在他之意、以爲必有重賞、那知天皇正在有病、無暇顧此小事、只害得紹興地方、無端失去這個塔頂、很於風水有關、有句俗話、叫做損人不利己、大概就是來王所幹的這件事了、來王當下白白高興一番、還是小事、那時劉典率兵攻打紹興、聲勢頗壯、再加有個紹興紳士、南榜第四名舉人陳延壽、字眉卿的、方由陝西巨紳壽岳亭家中、辭館回紹、因見故鄉、已被天國的來王陸順

德佔據已久，又因會中大清朝的舉人，當然要幫清朝，而且來王在紹，未免有些小小騷擾，陳延壽便喬裝小販模樣，由海道去到上海，擬向江蘇巡撫李鴻章，請援兵去救紹興，無如李鴻章正在自顧無暇之際，口頭雖允，只是不發，陳延壽性急如火，不能久待，復又回到甯波，有一天無意之中，忽然碰見一位旅甬洋商名叫拜克的，便問拜克道：杭州的德克碑，上海的白齊文華爾等等，都是洋人，竟能率兵攻打天國軍隊，很有名望，你倘能夠同我到紹，克復紹城，我能酬謝十萬兩銀子，拜克聽說大喜道：只要你能負責，我一定可以替你克復紹城，不過你得和我立上一約，當時陳延壽急於克復紹城，便也不顧利害，即與拜克訂約，約上說是只要拜克能將紹興克復，他可代表紹人，酬謝十萬兩銀子，此事曾見孟晉齋集拜克又說道：現在甯紹台道張景渠，就在此地，你能請他也在約上簽字，你的責任，似乎可輕一點，陳延壽道：紹興偌大一城，統屬八縣，況是一個素來協餉的地方，只要能將長毛打退，在我想來，不問此款出之於民，出

之於官，豈有不願之理，就是官民都不肯出，單是那個來王府中的金銀寶貝，何止千千萬萬，提出一點，也就夠了，弭克聽說，便不再說，即在甯波招集流勇潰卒三千多人，買上千把枝洋槍，就與陳延壽一脚來到紹興，可巧來王陸順德正被劉典手下將官殺得閉城不出，弭克便率三千兵士，由西郭門一帶爬城攻入，他們一入城內，鄉勇土匪，乘機搶劫，來王府中之物，早已一掃而光，當時雖有弭克和陳延壽二人率兵禁止，那有一絲效驗，這般一鬧，非但紹興官紳一無所得，且須另籌現款，犒賞各處軍隊，陳延壽當時自然倚恃他有大功，立即親到杭州向左宗棠那兒報捷，并擬領下十萬兩銀子，以便付與弭克，那知左宗棠第一樣事情，不知陳延壽這路人馬，究由何軍所派，第二樣事情，十萬兩銀子，急切之間，也沒地方可籌，第三樣事情，似乎尙怪陳延壽擅與洋人訂約，跡近招搖，但因陳延壽同了洋人弭克率兵到紹，首先攻入西郭門，衆目所覩，多少總有一些功勞，當時就對陳延壽說，十萬款子，須歸奏案，莫說此刻

省庫如洗，沒款可撥，即使有款，也難照付。陳延壽百話不說，口口聲聲，只說他是爲公。區區十萬之數，克復一座府城，真算便宜，而且洋人乃是外人，並無應該要替中國攻打長毛的義務，萬萬不可失信。左宗棠便令兩司核議，蔣益澧、劉典二人也說陳延壽雖是爲公，但是十萬之數，須歸奏案報銷，既無部文，如何可付？惟念陳延壽忠於鄉土之事，不妨保他一個功名，以酬其勞。至於所訂洋人之約，是他私人之事，由他自去料理。當時左宗棠便把陳延壽保上一個同知，就算了結。豈知陳延壽一見浙江當道都是推出不問，只好回到紹興，去與郡紳商量。豈知一班郡紳，一則個個胆小如鼠，不肯負責；二則確也無款可籌。三則還有人說陳延壽假公濟私的，於是大家只好說聲愛莫能助，也是推出不管。那時琦克一見他的款項沒有着落，便與陳延壽個人拼命。

當時中國雖有紅羊之亂，洋人

火燒圆明園之事，不過紙老虎，猶未拆穿，琦克還不敢據約訴諸於官。

信用，望他成全此事，可巧碰見左宗棠爲人，平生最惡洋人，當下就駁斥陳延

壽道：你失信用，與我何干？陳延壽聽說，不禁跳了起來道：「咦，紹興地方不是我姓陳的土地，大帥身居閩浙總督，眼見洋人替你攻克土地，就是爲大帥的面子計，也該籌出這筆款項。」左宗棠聽說，便冷笑了一聲的罵道：「放屁，姓陳的，可知國法麼？陳延壽也厲聲的答道：『大帥不必罵人，這場官司，就是打到金鑾殿上，不能說我無理。』大帥若不立即撥出款子，我就叫琦克自己來和大帥說話。」左宗棠不待陳延壽說完，早已氣得鬍子根根的蹣了起來，當下也跳了起來道：「反了反了，你竟敢倚恃洋人的勢力，前來欺凌長官不成？」陳延壽道：「大帥代表閩浙地方，大帥便是洋人的債務人呀。」左宗棠聽了，便哼了一聲，立將陳延壽發交錢塘縣管押，沒有幾時，陳延壽卽瘦斃獄中。琦克聞得陳延壽已死，便向浙江當道交涉，蔣益澧因怕此事鬧大，只好私下賠出一半了事。此事換在民國恐沒如此乾脆後來會稽舉人，名叫顧家相的，想替陳延壽伸冤，曾與兩江督幕陸某討論其事，該函曾載因園函札書上，茲錄於下，以備讀者諸參攷，不才不下評判。

弟前次發信後、旋即查檢官書、嗣於左文襄奏疏、及本浙記畧、詳加參攷、始知克復甯紹、止有洋將、並非洋兵、其洋將係外國領事呈明總理衙門、權授中國武職、募勇代爲訓練、奉旨歸督撫節制者、時左文襄遠在上游、故由前任甯紹台道張公景渠就近調遣、張公前因甯波失陷、退守定海、奉旨追問查抄、其急於立功自贖、已可概見、甯波既復、以次及於紹興、理勢然也、洋將既已投効中國、受職練兵、所練乃係中國之人、食中國之餉、果能克復職地、朝廷自有懋賞、亦何得紳士私許酬勞、然則著之論者、竟謂洋兵由陳眉卿請來、視爲申包胥秦庭之哭、悞矣、悞矣、來示謂克復由道府主持、其十萬之費、乃專爲克城之日、禁忽擄掠、以爲抵擋之品、洵爲能得其實、蓋弟昔年所聞、雖悞傳十萬爲酬之費、然款之所出、全希望於城中賊遺財物、則衆口皆同、紹城素稱繁庶、賊踞以後、又括取鄉間金錢、旁觀揣測、以爲何止千萬、而不知兵臨城下、玉石俱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陳氏以此取禍、誠爲失算之

甚者也。雖然笑陳氏之迂愚則可，而竟以爲圖利則不可。天下原有假公濟私之人，然亦必假公以爲名。陳氏本係敦品之人，既倡議與洋人立約，使十萬之款償足洋人，此外尙有盈餘，必以辦地方善後爲先，斷不致公然入放己囊。無如書生不諳兵事，部下既無將卒，入城之日，安能保存遺物，則不達事勢，不揣權力。陳氏誠有不能辭咎者，而以成敗論人者，遂不復原其心跡，亦可悲已。示以陳氏立約，何以不令道府列名爲疑，則弟可以意見解之。夫帶兵之官，止能禁止擄掠，斷不能縱容擄掠。咸豐軍興以後，鮑春霆一軍，最稱善戰，而最無紀律。他軍紀律較嚴，然克城之日，賊中遺物，亦任聽取携，蓋非此不能得將士之死力也。但此例雖成習慣，却不能形諸筆墨。若謂擄掠應行禁止，又何能再給以十萬。此官話所說不出者，而况洋將既受中國之職，聽道府之調遣，豈有長官與統將立約之理。此道府所以決不與聞也。洋人性直，初到中國，不識情形，貿然立約，兩邊皆屬冒昧。道府未必不知，特不

肯担任耳。據章秋泉云：眉卿先已保獎同知，令叔亦云復城之後，陳氏翎頂輝煌，揚揚自得，竊謂道府既欲規復紹興，而適有紳士爲之嚮導，自必歡迎洋將之來，縱不能歸功於陳氏，亦未始無贊成之人，以致使蔣果敏爲之賠補。果敏爲蔣益澂之謚法。當時帑藏甚絀，左文襄之恨之也，亦宜。然竟致死非正命，則亦未免太過。要當原其心而哀其遇也。現聞陳伯棠尙有遺文刊入大亭山房叢書內，現正物色此書，不知其中有記及復城之事否。弟一面仍函詢友人，如有知其事者，當兼聽並觀，以期折中至當，以便先抒所見。上質高明，再前詢相笙世兄，謂陳眉卿係清水閩人，正與來示相符。弟查乙亥北榜同年陳冠生，後得癸未大魁者，亦清水閩人，願以附陳。再大亭山館叢書現已借到，其書乃陽湖楊葆彛所刻，內伯棠贖稿三卷，楊君爲作序云：余與伯棠訂交在其罹禍之時，始末知之最審。沈子昌字汪子學瀚，皆爲撰述其事，自足徵信。余不文無容多贅，惜楊君未將沈汪二君所作附刊集內，然玩其口氣，陳氏

之受屈可知、今惟有訪求沈君昌宇、汪君學瀚文集、當可得其詳也、刻書人楊葆彝號佩瑗、未知與前署紹府之楊公叔懌是否族屬也、尙祈指示爲幸、紹興既克、沒有多久、浙江全省卽已肅清、當時李秀成、李世賢、黃文金等之幾個天國的要人、急又回躡江蘇、誰知忽得天皇洪秀全的噩耗、三人頓時大驚失色、李世賢和黃文金兩個、忙問李秀成道、我們的天皇大哥既崩、官兵又是如此厲害、我們三人、若不趁早想法、後顧茫茫、如何是了、李秀成便毅然決然答道、二位快快不可如此存心、天皇大哥雖已駕崩、還有太子可以擁戴、此其一也、我們反抗清廷已經長久、清廷對於我們幾個首領、豈有還不恨入骨髓之理、若去投誠、萬萬不能辦到、此其二也、卽使清廷網開一面、准許我們投誠、他們的條件、我此刻可以預料、第一樣必須我們獻出太子、將功贖罪、第二樣必定責成我們收拾殘敵、莫說現在一盤散沙、我們的兵力、也難對付一班老弟兄們、卽使能夠對付、試問於心安否、此其三也、所以我的意見、只有仍保太

子拼命做去，諸葛武侯的那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兩句，便是你我幾個的歸宿。黃文金先接口道：「既是如此，我們只有再幹下的了。」李世賢也說道：「事既如此，讓我再統大軍去援徽寧，以便牽制攻打天京的官兵。」李秀成聽了大喜道：「此計甚是。」賢弟快快前去。我同黃大哥二人且看事機行事。李世賢聽說，即率大軍十萬，復到徽寧去了。李秀成一等李世賢走後，他的意思，便想再攻蘇州。倘若蘇州未得，南京總覺危險。這末天皇洪秀全究竟是甚麼病症死的呢？照不才所知，直可謂之貪色亡身。原來洪秀全因見各省的將官，常常去報壞信，眼睛前頭，又見那個曾國荃，同了李臣典、蕭孚泗兩員大將，統率三十多萬官兵，竟把南京城池圍得水洩不通。兼之南京城外各處的要隘，已經失守不少。看看大事已去，自己的年紀，又已到把，他便索性以那醇酒婦人之策，打算做個風流之鬼了。此餘生而已。洪秀全主意既定，從此日日夜夜的和那徐后、陳小鵬、吉妃等等，裸逐宮中，甚至各位王爺進宮奏事，有時也不避忌。那知他的

精力究竟不濟，只好用些春藥，幫助身體。這樣一來，人家所謂的雙斧伐枯樹，已是尋死政策，何況他是十斧百斧，當然不能支持。有一天，自知不起，便將徐后、陳小鵑、吉妃，以及一班心愛的妃子，統統叫到身邊，說是要用一個無遮大會，那班后妃，本已放浪慣的，自然一笑，遵旨不料這位洪秀全天皇，就在這個緊要關頭，瞑目歸天去了，正是：

漫言眞作風流鬼，要有如斯旖旎文。

不知天皇洪秀全一死，這等后妃怎麼辦法，且闕下文。

評曰：此是歷史小說作者的貨色，眞多，非但事事希奇，而且件件名貴。例如陳眉卿一事，距離太平天國五十三年之後，一班文人學士，猶在大打筆墨官司，作者取作資料，洵爲無上小說也。

滑稽小說大王程瞻盧先生新著

唐祝文四周傑傳

三笑一書，已成民間人人愛聽之故事。惜用彈詞體裁，不合現代潮流，且描寫穢褻，不重考古，致失唐祝文周四大才子之身份，故不能登大雅之堂。

本書搜集四大才子之風流軼事，如唐伯虎三笑追舟，

妙上還如妙

祝枝山計賺雲裏觀音，文徵明換空箱，周文賓喬裝混閨樓等等。

再妙不可妙

既香艷，又滑稽。材料比三笑增至十分之九，處處都有根據。描

看了這部書

寫於香艷旖旎之中，句句插入有回味的滑稽語調。俗不傷雅，恰

夢裏也會笑

到好處，不失才子之身份。且三

笑中有不通反粗俗之處，一一爲之改正或另構，匠心獨運，煞費苦心。讀者試將本書與三笑原本一比，當知所語非虛。全書一百大回。八十萬言。有朱鳳竹繪工細插圖二百幅。

八大厚冊 裝一錦盒 定價七元 實售六折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六十回 招涼珠能保屍體 熱心吏爲述案情

天皇洪秀全在那未死之前，忽覺滿身的精力，反而旺壯起來，其時徐后陳小鵬后妃等等，都已徐娘年華，平時又是淘灑空的，當然不是天皇對手，大家正擬敗陣而逃的當口，陡見天皇突然滿頭大汗，雙頰忽爾紅暈，徐后一見天皇這般神色，很高興的笑問道：萬歲！今天怎麼如此饒勇，妾等委實有些難以支持。天皇正待答話，不知怎樣一來，喉管突起痰聲，跟着雙目一閉，砰礮一聲，倒過地上去了。那時徐后等人，還不知道天皇已經脫陽而死，只當偶爾失足，大家赶忙圍了攏去一看，只見天皇的身子早已繃繃硬了，大家至此，這一嚇還當了得，頓時狂哭大叫，鬧得不知可否，可巧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兩個，因爲軍情大事，要與天皇當面取決，好容易的想了法子，方能越過曾國荃的大營，進了南京，所以一到宮中，那裏還等得及由人通報，及至走到內宮門口，忽又聽得裏面陡起一片哭聲，李陳二人，此時還不知道天皇有了不幸，只當天

皇又在處置那些不能遵奉諭旨的嬪妃，所以不待傳報，二人就一脚奔了進去，等得進去，一眼瞧見天皇一絲不掛，直挺挺的躺在地上，所有一房間的后妃，個個也是赤身露體，形狀真教惡劣，正想連連退出，就見徐后已在和他們兩個哭着說道：忠王爺、英王爺，你們二位快看我們萬歲，是否已經駕崩，李陳二人一聽此話，早已嚇得心胆俱碎，渾身發抖，如飛的奔到天皇面前，仔細一看，更是連話也不及答覆，徐后急急一同撲的一聲，跪至地上，抱着天皇的龍體，放聲大哭道：陛下，皇兄，你老人家怎麼一句遺囑都沒有，就此丟下臣弟等等的歸天去了，李陳二人一面哭着，一面忙又問徐后道：萬歲如此形狀，究竟是甚麼病症，徐后見問，只好紅了臉的掩面答道：萬歲吩咐要開無遮大會，我們怎敢不遵，誰知陡然氣絕，連我等還當萬歲沒有駕崩呢，英王、陳玉成的性子最躁，他就突出反眼珠子，厲聲的責問徐后，陳吉二妃道：這樣說來，萬歲的駕崩，你們都有大罪，陳玉成的罪字剛剛離嘴，忽向左右一望，復又大聲的喝道：

快把衆人拏下，李秀成赶忙亂搖其手的阻止道：「英王不可亂來，天皇既已駕崩，人死不能復生，辦罪之事尙小，關於鎮定全軍的事情才大，現在只有急其所急，緩其所緩。」李秀成說到此地，便對徐后、吉妃、陳妃以及衆妃等人一齊說道：「快快先把萬歲的龍體遮住，你們大家也得趕緊穿上衣服，我要召集各位王爺進來商量大事。」徐后等人一聽此話，方才想到大家都是赤體，人過非常之變，往往有忘其所以之

連忙吩咐宮娥彩女拏了一幅繡着黃龍的被單，蓋在洪秀全的身上，大家始去穿上鳳袍，等得她們穿好出來，李秀成已將衆位王爺召到，徐后抬頭一看，只見到來的幾位王爺是洪仁發、洪仁達、賴漢英、羅大綱、秦日綱、陳開、賴文鴻、吳汝孝、古降賢、陳仕章、吉安瑾幾個，衆位王爺正在抱着天皇屍首痛哭之際，忽見徐后到來，都忙照例行禮，行禮之後，李秀成方始緊皺雙眉的問着大家道：「天皇帝哥，既已晏駕，依我之意，只好暫時匿喪幾天，等我布置好了，那時再行發表，並請幼主福璜太子登位，否則軍心一散，南京城內難保沒有官兵。」

皇又在處置那些不能遵奉諭旨的嬪妃，所以不待傳報，二人就一脚奔了進去，等得進去，一眼瞧見天皇一絲不掛，直挺挺的躺在地上，所有一房間的后妃，個個也是赤身露體，形狀真教惡劣，正想連連退出，就見徐后已在和他們兩個哭着說道：忠王爺、英王爺，你們二位快看我們萬歲，是否已經駕崩，李陳二人一聽此話，早已嚇得心胆俱碎，渾身發抖，如飛的奔到天皇面前，仔細一看，更是連話也不及答覆，徐后急急一同撲的一聲，跪至地上，抱着天皇的龍體，放聲大哭道：陛下，皇兄，你老人家怎麼一句遺囑都沒有，就此丟下臣弟等等的歸天去了，李陳二人一面哭着，一面忙又問徐后道：萬歲如此形狀，究竟是甚麼病症，徐后見問，只好紅了臉的掩面答道：萬歲吩咐要開無遮大會，我們怎敢不遵，誰知陡然氣絕，連我等還當萬歲沒有駕崩呢，英王陳玉成的性子最躁，他就突出反眼珠子，厲聲的責問徐后，陳吉二妃道：這樣說來，萬歲的駕崩，你們都有大罪，陳玉成的罪字剛剛離嘴，忽向左右一望，復又大聲的喝道：

快把衆人拏下、李秀成趕忙亂搖其手的阻止道、英王不可亂來、天皇既已駕崩、人死不能復生、辦罪之事尙小、關於鎮定全軍的事情才大、現在只有急其所急、緩其所緩、李秀成說到此地、便對徐后、吉妃、陳妃、以及衆妃等人、一齊說道、快快先把萬歲的龍體遮住、你們大家也得趕緊穿上衣服、我要召集各位王爺進來、商量大事、徐后等人、一聽此話、方才想到大家都是赤體、人遇非常之變、往往有忘其所以之連忙吩咐宮娥彩女、拏了一幅繡着黃龍的被單、蓋在洪秀全的身上、大家始去穿上鳳袍、等得她們穿好出來、李秀成已將衆位王爺召到、徐后抬頭一看、只見到來的幾位王爺是、洪仁發、洪仁達、賴漢英、羅大綱、秦日綱、陳開、賴文鴻、吳汝孝、古降賢、陳仕章、吉安瑾幾個、衆位王爺正在抱着天皇屍首痛哭之際、忽見徐后到來、都忙照例行禮、行禮之後、李秀成方始緊皺雙眉的問着大家道、天皇大哥、既已晏駕、依我之意、只好暫時匿喪幾天、等我布置好了、那時再行發表、並請幼主福瑱太子登位、否則軍心一散、南京城內、難保沒有官兵

奸細，偷一闢出獻城等等之事出來，我們大家便沒葬身之地了呢，大家聽說，一齊忙不迭的答道，忠王言之有理，我們對於這件大事，急切之間，却沒主張，只有悉聽忠王主持，以安邦家，李秀成聽了，又問徐后等人道，后嫂以及各位皇妃的意思怎樣，徐后道，我們都是女流，只聽忠王辦理，李秀成道，這末我們快快退出，就將此宮封鎖起來，陳玉成忙搖手道，且慢，今天已是四月二十七了，記著天皇逝世之日天氣炎熱，恐怕天皇的龍體有變，李秀成便問徐后道，皇嫂，我知萬歲有顆大珠，曾經得諸此間一位巨紳，據說這顆珠子，就是古時燕昭王的招涼珠，李秀成的文學想來不錯，故能記得此珠說出此典只要此珠放在萬歲的身旁，即不碍事，徐后聽說，忙問吉妃道，這顆珠子，萬歲不是賜了貴妃了麼，吉妃點頭道，是的，讓我就去取來，等得取到，大家一見那顆珠子，約有胡桃大小，非但光瑩奪目，真的寒氣颼颼，李秀成接過珠子，放在天皇的側邊，便同大家一齊走出，封鎖宮門，徐后急暗暗的懇求李秀成道，忠王爺，方才英王爺怪着我們，本是正理，但是此等笑話，鬧

了出去，似於萬歲爺的盛德有累，可否求著忠王爺勸英王爺不必追究此事。李秀成點點頭道：「此事萬萬不能鬧將出去，皇嫂放心，不過幼主這人，現是國家根本，皇嫂和各位貴妃，須得好好照應，徐后連連答應，李秀成卽同大衆出了皇宮，正擬自去布置軍事，不防兜頭遇見洪宣嬌恩恩走來，一見大衆，突然放聲大哭的說道：『天皇已經駕崩，你們爲何瞞我？』李秀成疾忙把洪宣嬌提到一邊，悄悄的告知一切，洪宣嬌雖然連連忍住哭聲，豈知已被閒人聽見了去，當下一傳十，十傳百的，不到半天，滿城百姓無不知道，那時李秀成已經回到他的府中，有人報知此事，李秀成急得躁脚的，連連的說道：『宣嬌悞事，宣嬌悞事，李秀成說了這句，急又奔進宮去，一面趕緊發喪，一面就立幼主洪福瑱卽位。』此等地方就是李秀成的才幹幸虧李秀成這樣一辦，總算息了謠言，這末洪秀全的死信，洪宣嬌又未在場，在場之人，已由李秀成吩咐嚴守秘密，當然沒人宣布，怎麼洪宣嬌又會知道的呢？原來洪宣嬌自從納了傅善祥上的條陳，立了童子軍之

後、倒也爽快快快的樂了幾年、後來忽又厭煩起來、便將那座童子軍統統解散、又去和那天皇的一個嬖童、名叫朱美顏的打得火熱、朱美顏雖被洪宣嬌看中、但是天皇那兒、不能不去應卯、既在那兒應卯、天皇駕崩、他豈不知他、一知道、急去報告洪宣嬌知道、至於後來李秀成主張匿喪不發的事情、他却沒有聽見、後來還算李秀成尚有急智、一見外邊已經知道、所以馬上急請幼主洪福瑱登位、那時的洪福瑱、僅止一十三歲、尚是一個孩子、曉得甚事、一切朝政、都由李秀成一個人主持、那知那個洪仁發、本是一個草包、一見李秀成主持朝政、還要吃醋心重、只是去和李秀成搗玄、猶虧宮內有那徐后、因感李秀成不究她門之事、處處左袒秀成、宮外的那個英王陳玉成、也知李秀成是個擎天之柱、此時再不保全李秀成、一座天國、不必官兵攻入、恐怕自己也會倒了、因此凡遇洪仁發在和李秀成爲難的時候、他卽挺身而出、指着洪仁發痛罵道、天國是姓洪的、不是姓李的、也不是我姓陳的、你再這樣的瞎鬧下去、天

皇大哥，真在陰間大哭呢。洪仁發的爲人，真好說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獨獨看見這隻四眼狗，總算稍稍有些懼憚。當時既見陳玉成如此說法，方才無語而退。李秀成雖然不再被那洪仁發所窘，可是又被曾國荃所窘。原來曾國荃自拜浙江巡撫之後，因感朝廷破格錄用之恩，憑他良心，真的只想立破南京。方始說得過去，因此日日夜夜的同了李臣典、蕭孚泗幾個，決計用着挖掘地道的法子，去破南京。一天正在和李蕭兩個商量軍務的當口，忽見湖北送來一信，擎到手中一看，方知是劉秉璋寫給他的，趕忙拆開，只見寫着是：

沅帥勛鑒，昨與敵門人徐杏林深夜談天，忽見窗外突然一亮，即偕杏林出視，始知天空一顆巨星，似甫爆炸，當時據杏林言，此星爆炸，必應現今一位大人物身上。弟即迫渠袖占一卦，據說此星應在髮逆洪秀全身上。杏林每占必有奇驗，特此先函報知，請即就近迅速查明。若果應卦，亦朝廷之洪福也。弟偕杏林駐軍鄂省，轉瞬數年，官帥與潤帥，極爲相得。此間近歲以來，尙

無大戰、弟蒙天恩、簡爲江西布政司使、不勝惶恐之至、該缺現用沈葆楨廉訪兼署、弟尙無意到任也、執事開府浙江、恐亦一時不去到任、金陵不破、弟與執事、猶不能安枕也、恩恩奉聞、祈不時賜教爲幸、再者杏林之六弟七弟、一名春發字毓林、一名春晏字嘯林、此次林州克復、彼賢昆季之功不少、杏林之意、擬令二弟在籍代渠定省之勞、而太夫人又爲才德兼全之人、不忍因渠一已侍奉之私、埋沒其賢郎之功名大事、輒勸其賢郎赴尊處投効、毓林嘯林二氏、本喜立功疆場、重以乃兄之囑、不敢違命、旣奉慈命、似在躍躍欲試、杏林左右爲難、托弟轉求執事、如彼二弟果來投効、務乞善言遣去、此爲釜底抽薪之法、杏林甚至謂渠二弟、果欲立功於國、渠願回籍事母、凡爲人子者、似亦不能全體盡忠於國、而置慈親於不顧也、杏林旣發此論、渠乃能說能行之人、杏林果回原籍、則弟直同無輓之車、不知所適矣、專此拜懇、順頌陞安、

曾國荃看完之後，即命密探潛入南京，打聽消息。及接回報，果有其事。連忙回信去給劉秉璋，信中大意約分三事：第一件是徐氏昆季如去投効，准定善言遣去；第二件是報知洪秀全果死，轉達官胡二帥，乘機撲滅其外省之羽翼；第三件是無論如何要借徐春榮一用，又說徐氏不允援助，只有奏調劉秉璋接到那信，只好力勸他的門生，不好再事推托。徐春榮之知曾國藩，曾貞幹曾國荃兄弟三人，早有借他一用之事，既爲國事，不好不允。當下即別乃師，一脚來到曾國荃的大營。曾國荃一見徐氏到來，真比他拜浙撫之命，還要高興萬倍。人才人人要用，也是當然之理。當天就鎮鎮的談上一天，又連着談上一夜。後來曾國荃說到軍務的時候，方始問道：「現在洪逆已斃，其子福瑱復卽僞位，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杏翁之意，若要速破南京，究以何法爲妙？」徐春榮見問，不假思索，應聲答道：「只有掘通地道，較有把握。」曾國荃喜得擊掌的說道：「英雄之見相同。」這句古話，一點不錯。兄弟不瞞老翁說，此事已經辦到九分九了。徐春榮微笑道：「既已辦了，那

就更好，職道還有一個意見，曾國荃聽說，趕忙把他的椅子挪近一步道，杏翁有何意見，快請發表，兄弟對於朝廷，既負此責，自然望這南京早破一天好一天的，徐春榮道，敵方的軍事，現由偽忠王李秀成主持，此人的軍事學問，並不亞於那個錢江，還有四眼狗羅大綱，秦日綱，賴文鴻，賴漢英幾個，都是從廣西發難的人物，屢經大戰，確是有些饒勇，四眼狗這人，只有大帥手下的那位李臣典總鎮可以對付，徐春榮說到此處，忽將眼睛四面一望，曾國荃已知其意，忙接口道，杏翁有甚機密說話，只管請講，此地沒有甚麼外人，徐春榮聽說，方才低聲說道，職道知道李總鎮手下有個參將，名叫苻良，他本是髮軍那邊投降過來的，此人心術不良，請大帥迅速通知李總鎮一聲，切宜防備，曾國荃不待徐春榮說完，忽現一驚，忙又鎮定下來，笑着問道，杏翁向在湖北，今天才到此地，何以知道李臣典手下有這個姓苻的人，又何以知道姓苻的對於李臣典有所不利，這真使我不懂，徐春榮笑上一笑道，職道稍知文王卦，每於無事

之際、便將現在帶大兵的人物、常常在占吉凶、至於姓苻的事情、也無非從卦辭上瞧出來的罷了、曾國荃聽完、急將他的舌頭一伸道、杏翁、你的文王卦、真正可以唬死人也、那個姓苻的壞蛋、果然要想謀害李臣典、昨天晚上、方被李臣典擎着把柄、奔來稟知兄弟、兄弟已經把他正了法了、徐春榮笑道、這倒是職道報告遲了一天了、早該在半途之中、差人前來報告的、曾國荃聽見徐春榮在說笑話、便也大笑道、杏翁、你的大才、滌生家兄、貞幹先兄、以及少荃、春靈、雪琴、那一個人不欽佩得你要死、當年的諸葛武侯、想也不過爾爾、徐春榮正待謙遜、忽見一個戈什哈報進來道、彭玉麟、彭大人到了、曾國荃聽說大喜道、快請、快請、及至彭玉麟走入、曾國荃一把捏着彭玉麟的雙手、又用眼睛望了徐春榮一眼道、雪琴、你知道這位是誰、彭玉麟搖搖頭道、這位倒未見過、曾國荃一面放手、一面又大笑起來道、雪琴、這位便是善卜文王八卦、劉仲良當他是位神仙看待的徐杏林觀察、彭玉麟不待曾國荃說完、忙去向着徐春榮一

揖到地的說道、徐杏翁、你真正把人想死也、徐春榮忙不迭的還禮道、職道何人、竟蒙諸位大人如此青睞、曾國荃道、快快坐下、我們先談正經、等得各人坐下、曾國荃忙問彭玉麟道、雪琴遠道來此、你可知道洪賊秀全、業已受了天誅了麼、彭玉麟接口道、小姪是到此地、方才知道的、小姪此來、因有一條小計、要請老世叔採納、曾國荃忙問甚麼妙計、彭玉麟道、從前僞忠王李秀成、用了掘通地道之計、轟毀六合縣城、小姪因思洪賊佔踞金陵城池、已有十二年之久、何不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呢、彭玉麟也與曾徐二人同心徐春榮笑着接口道、大人高見、竟與沅帥同心、彭玉麟不等徐春榮往下再說、急問曾國荃道、莫非老世叔已經辦了不成、曾國荃點點頭道、已經掘得差不多了、彭玉麟道、既然如此、小姪現已帶了一千艘的炮船來此、打算交與老世叔、小姪明天就要回去、曾國荃聽說、便跳了起來道、我正待專人前去請你來此幫忙、這場大戰、全仗大家助我才好、曾國荃說到此地、忽然氣烘烘的說道、雪琴、你看少荃可惡、不可

惡我已三次公事給他，他只推說自顧不遑，不能分兵來此。彭玉麟聽說，微笑一笑，沒有言語。此句不是空談，下文自有分曉。曾國荃也不在意，又對徐春榮說道：「兄弟要請杏翁」

担任幫辦軍務之職，明天馬上奏派。杏翁不可推却。徐春榮慌忙站了起來，辭謝道：「職道不敢担任這個幫辦軍務的名義，職道不瞞大帥說，一經奏派，將來便得奏請銷差，反而囉嗦。」職道一俟大局稍靖，馬上就要奏請終養的。彭玉麟接口道：「杏翁不愛做官，到與兄弟的脾氣相同，無奈聖恩高厚，上次放了皖撫，兄弟再三托了我那老師，奏請收回成命，誰知皇上又將兄弟放了長江提督，并准專摺奏事。」照前清官制，只有督撫方能奏事。彭玉麟的專摺奏事，乃是特旨，後來長江提督可以拜本，乃為彭氏而設也。兄弟打算且等南京攻下，再

行奏請開缺。曾國荃因見到玉麟也在附和徐春榮，便不再說。彭玉麟忽然想着「一事，便對曾國荃笑着道：『小姪素來雖然不喜做官，却是最恨貪官污吏。去年年底，忽有鄱陽縣民婦陳氏，去到小姪那裏告狀，說是他於某歲嫁與同縣民人葉佐恩為妻，不久生下一子，取名福來。後來葉佐恩病歿，遺腹又生一子，」

取名福得，嗣因家貧不能守節，復贅同縣民人嚴磨生爲婿，同居五年，相安無事。嗣以葉佐恩的住宅典期已滿，該宅卽爲原主贖去。嚴磨生遂偕陳氏攜二子，另覓住宅於車門湖上。嚴磨生仍種葉佐恩所遺之田二畝，以養一妻二子。其時福來業已九歲，乃由嚴磨生商得陳氏同意，將福來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裏學習裁縫。每年有點心錢三千四百文給與福來。又過數年，嚴磨生又將福得送至坑下村劉光裕家中牧牛。坑下村距離嚴家所居的車門湖地方約四十里。次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嚴磨生親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二子回家度歲。二十六的大早，福來背着藍布口袋一隻，內盛洋錢一圓，制錢二千文。福得背着白布口袋一隻，內盛白米一斗，行至勘上亭地方，忽然天下大雨。嚴磨生又發痰疾，便至亭內稍憩。適遇雷細毛其人，担着兩隻籬担而至。雷細毛本是坑下村劉氏家中的傭人，那天也由劉氏家中回家，故此同路。嚴磨生因知雷細毛之家和他所居相近，乃對雷細毛說道：我發痰病，此刻不能走路，我想

命二子同着老兄先走，我要在此多憩一憩，稍好一點，隨後趕來。雷細毛自然滿口應諾，嚴磨生卽命二子將那藍白兩隻布袋，置諸雷細毛的籬担之內，彭玉麟剛剛說到此地，忽見天上，陡起一片紅光，不覺一嚇，正是：

無端偶述呈中事，有意須觀卦上辭。

不知這片紅光，究是何物，且閱下文。

評曰：洪秀全脫陽而死，各種說部，皆爲深諱，因各種說部，旣以革命巨子目之，不好再說壞話也。此回詳細載出，足徵此書據實而書，大凡小說，只貴翔實，面壁虛構之作，縱使說得天花亂墜，究爲造謠之文字，評者深悉此等造謠式之文字，對於本書，故益重視。

著白大黃

家冤死生

(折七)角四元一價定册厚二 作佳情言

功却不在名家之下！而在名著作之上。而其成
 中敘述一件三角戀愛的事，一男一女，書
 在情網中轉輾追求，已覺苦悶，而再加
 上第四五者的侵入，於是更形紛亂，但
 終至有情人成爲眷屬。情節之哀感頑艷
 ，已使讀者感到一種似喜似憂的別樣情
 緒，再加上深刻熱烈的描寫，自然更會
 像電影般映入讀者心靈深處。讀到二個
 戀愛主角受環境壓迫而將分飛的時候，
 恨不得跳進書裏像喬太守般的爲他們撮
 合。這種繫人啼笑的筆墨，我們大胆地
 高攀一句「極像啼笑姻緣」而本書校訂
 者漱六山房張春帆先生也說「此書著者
 不亞於張恨水」，這皆是公平之論，並
 無絲毫自誇之意。

行發局書衆大海上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六十一回 印堂呈晦色管輅知機 煙嘴觸霉頭子龍有胆

彭玉麟正在談那嚴磨生領他二子回家度歲的事情，陡見天上一片紅光，不免大吃一驚。徐春榮忙向天空一望，便對彭玉麟搖手道：「彭大人不必驚慌，此是上天垂象，太平天國不久當滅，曾國荃聽了大喜道：「杏翁每言必驗，如此說來，真正是朝廷的洪福了。」徐春榮道：「國運未終，必能轉危爲安。」國運已終，便無法想。曾國荃、彭玉麟兩個一齊接口問道：「這末照杏翁的口氣看來，清朝的氣數莫非也不長久了麼？」徐春榮道：「燒餅歌上早已明言，將來自有分曉。」曾國荃便對彭玉麟說道：「以後之事，我們此刻那能管得許多，還是你把你的說話快說下去吧。」彭玉麟又接着說道：「當時那個雷細毛便攜福來，福得二子同走，及至走到鴛鴦埭的地方，雷細毛卽對二子說道：「我就在此地與你們兩個分路，你們儘管大着胆子，守在此地，等候你們老子便了。」雷細毛一邊在說，一邊就把他那籬担裏頭的兩個口袋交與二子而去，誰知嚴磨生在那塢上亭坐了。」

許久、覺得痰疾稍愈、卽從小路徑回他的家去、到家之後、問明陳氏、始知二子沒有到家、陳氏聽說大驚、嚴磨生道、不必害怕、大概是雷細毛帶了二子到他家中去了、等我明天一早去接、陳氏當下也沒甚麼說話、以情理度之、似也無疑第二天一早、嚴磨生便到雷細毛那裏問信、及知二子已在鴛鴦坵地方相失、不及埋怨雷細毛、立卽奔至鴛鴦坵找尋、毫沒消息、又因鴛鴦坵地方四面並沒人家、嚴磨生坐等一會、正待奔回家去、報知陳氏、陳氏已經追蹤而至、不等嚴磨生開口、便問二子何在、嚴磨生蹙眉的答道、姓雷的真正不是人、人家托他的事情、怎好這般大意、陳氏一聽嚴磨生的口氣、知道二子已經失散、當下便向嚴磨生哭罵道、你難道是個死人不成、我也知道他們不是你親生的、這件事情、不知你安着甚麼心眼兒、現在我不管、只問你要人便了、嚴磨生被罵、也沒甚麼好辯、只好同着陳氏四處的敲鑼找尋、敲鑼二字儼然鄉村走失孩子的情狀找上幾天、一點沒有信息、一天忽然碰見上灣林的那個歐陽六毛、據歐陽六毛說、二十七的那天、他在鴛

鶯玲的左近曾經遇見兩個孩子問路，他卽指示二子的途徑，後來便也不知二子所往，同時又有名叫汪同興的，向販賣舊貨爲生，也說在二十七的那天，忽有二子在途啼哭，問知原因，說是腹中飢餓，他當時曾給二子各人半碗冷飯，後也不知二子何往，嚴磨生問他有人看見否，汪同興說有個名叫歐陽發仞的看見的，歐陽發仞也說二十八的那天，曾聽人說陳公坂地方，似有兩個孩屍，但不知道是誰，嚴磨生陳氏兩個一聞此信，連忙邊哭邊奔的尋到陳公坂地方，果見二子一同死在那兒，福來的頭上耳上，以及咽喉等處有傷，福得却傷在腎部，俱在錢米兩袋一樣無失，陳公坂只離東門湖，二里多路，二子不知究爲何人所害，當時陳氏一見二子之屍，自然哭得死去活來，嚴磨生勸之不聽，陳氏復又聽了不負責任的閒言，也有人說是歐陽發仞害的，也有人說是歐陽綠林謀害的，嚴磨生便將歐陽發仞、歐陽綠林二人，告到衙門，人證尙未傳齊，同時葉佐恩的本家，又說嚴磨生有心要想吞沒二子的故父之田，因

將二子害死，大家又把嚴磨生控之於官，此訟久久不決，本地人士，且將此事編作山歌，沿街賣唱，彭玉麟一口氣說到此地，方才停下話頭，曾國荃接口笑着道：「這件公案，倒也有些奇怪，真有出賣朝報的價值。」彭玉麟聽說，又點着頭的說道：「去年年底，可巧我到饒州有事，該案中的各方家屬，因我常常能夠平反冤獄，都到我的行轅伸訴，我便收下呈子，發交饒州府盡心審問，未據呈報上個月我到南昌的時候，撫台以下，都到滕王閣前去接我，嚴磨生之妻陳氏，又到我的那兒呼冤，却被我的戈什哈斥去，陳氏一見無處伸冤，便向江中投下，我急命人救起，將她訴狀，交給沈中丞辦理。」即沈誰知南昌的官場，個個人對於此案，都有成見，無不說是此案的主犯，只有嚴磨生這人可疑，因為二子年幼，必無仇殺之人，若說圖財害命，錢米二物，怎能不被劫去，當時還虧沈中丞，因為該案，乃是我親自拜托他的，即將案中人犯，提到省中，發交鄱陽縣汪令訊斷，汪令本有政聲，下車之日，即在暗嘆道：「地方出了這種案件，竟使各位

大憲因此操心，我們做地方官的，很覺說不過去，及至一連審了幾堂，也是一無眉目，徐春榮聽到這裏，猝然的問彭玉麟道：彭大人，你老人家的心目中，對於此案的主犯，究竟疑心那個？彭玉麟搖着頭道：我未親自提審，不敢妄擬，杏翁的見解，以爲是誰？徐春榮道：我說嚴磨生決非凶犯，他既娶了陳氏，葉佐恩之田，久已歸他在種的了，何必忽將二子害死？天下斷無這般痴子，曾國荃接口道：杏翁之論是也，我說這件案中的凶犯，必非案外之人，彭玉麟正擬答話，忽見曾國荃的部將李臣典、蕭孚泗兩個，恩恩的走來，對着曾國荃報告道：剛才據報，鮑春霆親率霆字營，攻克句容縣城，生擒僞漢王項大英，僞列王方成宗等等，李少荃中丞，也率劉銘傳、郭松林等軍，大破三河口的賊壘，聽說常州即日可下，曾國荃聽說，不覺歡喜得跳了起來，道：這樣說來，少荃一下常州之後，自然就來幫助我們攻打南京的了，李臣典連着搖首道：恐怕不然，曾國荃急問甚麼緣故，李臣典道：我所得的信息，李中丞業已有令，所有淮軍，只以攻

克常州爲止，不再進攻南京，曾國荃大不以爲然的說道：少荃真的把江蘇江甯兩省地方，分得這般清晰麼？彭玉麟不等曾國荃說完，便站起告辭。曾國荃忙奔至彭玉麟的面前，伸手一攔道：少荃已經不肯相助，雪琴怎麼也要走呢？彭玉麟道：我有要公去見老師，見過之後再來就是。曾國荃聽說，方始送走彭玉麟，回了進來，立即吩咐李臣典、蕭孚泗二人道：我已傳令新任湘軍水師統領郭嵩燾編修，尅日攻下天保城，你們二位只從地道進攻，不必再管別處。蕭孚泗指着李臣典，笑上一笑道：李總鎮業已拼了命的，九帥不必叮囑。地道之事，都在我們二人身上，徐春榮在旁瞧見李臣典的印堂，有些發黑，急對李臣典說道：李軍門，你的勇敢善戰，兄弟是久已欽佩的了，不過此次攻打南京，雖是最大的戰事，以兄弟的愚昧之見看來，李軍門只要發號施令，督飭所部進攻，已足奏功，若必親自去和那些困獸猶鬥的亡命死拚，徐氏不僅能卜文王八卦，且能善觀氣色，言無虛發。很是犯不着的。原來李臣典也是曾國荃的同鄉，現年二十四歲，屢有戰功，已經保

到記名總兵之職，他的天生饒勇，並不亞於鮑超，只因未曾獨當一面，所有威名均爲他的上司所掩，那時一聽徐春榮在勸他不必親臨前敵，他就把他的袖子一勒，眼珠一突，對着徐春榮厲聲的說道：徐大人，你是文官，你的說話，我不怪你，不過此次的攻打南京，真是收功的時候，我是一個將官，怎麼可以不上頭陣？曾國荃本來知道徐春榮這人，確有管輅預知先機的本領，徐春榮既在勸阻李臣典，自然不是空話，無奈曾國荃急於攻克南京，正在愁得李臣典不肯拚命，因此明明聽見徐春榮的說話，却也不在他的心上，當時又見李臣典如此說法，他就接口贊着李臣典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只要一克南京，大局即可平靖，這個時候，正是你們武官建功立業的機會，曾國荃說到這句，便把他的手，向着李臣典、蕭孚泗二人亂颺道：快去快去，我聽你們二位的喜信，就是李蕭二人不待曾國荃說畢，即把各人的腰幹，很直的一挺，跟手退了出去，曾國荃等得李蕭二人走後，方始低聲的問着徐春榮道：杏翁，你方才阻止

李總鎮不必親上頭陣，有沒有甚麼意思，徐春榮却老實的答道：我見李總鎮的印堂上面，似有一股滯氣，勸他不上頭陣，這也是謹慎一點的意思。曾國荃聽說，也覺一愕道：可要緊呢！徐春榮道：但願李總鎮托着國家的洪福，便好。曾國荃還待再說，陡然聽得幾聲巨響，儼同把天坍下來一半的樣子。徐春榮先行奔出中軍帳外，向那天空一望，忙又奔回帳中，告知曾國荃道：恭喜九帥，天保城必被我軍得手了。曾國荃驚喜道：真的麼？此城一佔，金陵城外，沒有甚麼屏障了。徐春榮點首道：我料三個月之內，一定可克南京。現在最要緊的計劃，第一是那個洪福瑱，萬萬不能讓他漏網，他的年紀雖小，洪軍中的將士，一定還要擁戴他的。九帥不妨預先遣派幾枝人馬，把守要道，免得此子逃亡。曾國荃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此着本是要緊。徐春榮又說道：第二是洪軍久駐金陵，搜括的財物，一定不少。城破之日，要防匪類，劫取僞天皇帝府中的東西，這些財物，本是民脂民膏，九帥也得預爲注意，最好是即將這些財物，分作兩股，一

股犒賞有功的兵將、一股賑濟受災的人民、曾國荃又拍手的大贊道、此着更是應該、徐春榮又說道、僞忠王李秀成、本是天國之中的一個人才、將來不妨教他一死、責成他去收拾餘孽、却也事半功倍、曾國荃又點頭微笑道、杏翁之論、句句合着兄弟的心理、一定照辦、一定照辦、徐春榮也笑道、只要如此一辦、九帥靜候朝廷的優獎好了、曾國荃亂擺其頭道、兄弟那敢再望優獎、只要大局一定、我就卸甲歸田、做個太平之民、於願足矣、曾國荃的矣字、尙未離嘴、已據探子報到、說是郭嵩燾率領水師、幫助陸師、業將天保城攻破、曾國荃聽說、目視徐春榮一笑道、杏翁、你真是一位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軍師了、徐春榮連連謙遜幾句、卽同曾國荃二人、分頭前去料理軍務、沒有幾時、那天正是同治三年四月初六、曾國荃又據飛馬報到、說是李鴻章已於本日黎明、克復常州、曾國荃聞報、急將徐春榮請至、告知這樁喜信、徐春榮含笑答道、九帥可記得常州是那一天失守的、曾國荃把頭一側、想上一想道、我

只記得是咸豐十年四月裏失守的，難道也是初六的日子不成？徐春榮點點頭道：「整整四年，月日不爽，豈非奇事？」曾國荃聽了，把他舌頭一伸，面帶驚訝之色的，半天縮不進去。此是小說而記載之，與徽同正史的是好書。徐春榮又說道：「常州之敵，乃是偽聽王陳炳文爲主力軍，我料他們這路人馬，必向徽州躡去。九帥趕緊飛飭鮑春霆軍門的一軍，就此跟蹤追擊，遲則徽州恐防不守。」曾國荃道：「此地正在吃緊的當口，春霆的一軍，如何可以放他去幹這個小事？」徐春榮道：「徽州也是金陵的門戶，九帥不可忽視。」曾國荃微點其頭道：「且過幾天再看。」又過幾天，已是五月初上，奉到上諭，嚴催李鴻章助攻金陵。李鴻章雖然奉到上諭，仍是遲遲不進。曾國荃趕忙函知曾國藩，告知李鴻章違旨之事，及接曾國藩的回信，開頭說是徽州已被僞聽王陳炳文所佔，迅命鮑超漏夜赴援，並即咨請李鴻章派軍填防。曾國荃看到這幾句，不禁暗暗的吃驚道：「徐杏林這人，真有先見之明，幸虧我已經將他調來，將來很是一個帮手。」曾國荃的念頭，猶未轉完，又見一個戈什

哈呈上一封急信，曾國荃便把手上的那封信放下，先去拆開後來的那封急信，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九帥鈞鑒：地道至早，下月十五左右始能掘通。昨前兩日，工資軍米，一齊悞限，該糧台官所司何事，特此飛書稟知，伏乞迅治該糧台官應得之罪，以儆後來。

臣典手稟

曾國荃看完了信，便問戈什哈道：「昨前兩天，值日的糧台官是那幾個？」戈什哈接口稟道：「前天是記名提督趙長慶值日，昨天是候補千總袁世忠值日。」

官爲全革命服，非得之師素來相信者，不能當此要差，所以提督與千總並用，只問其才不才，不問其官不官，然亦可以想見當時軍情之緊急矣。曾國荃聽了，大驚道：「怎麼他們兩個

跟我多年，向來勤謹，怎樣也會悞事？」戈什哈不便接腔，曾國荃道：「快去喚來，讓我親自問過。」戈什哈忙將趙袁二人喚至，曾國荃首先冷笑了一聲道：「你們兩個難道還不知道我的軍令麼？怎會幹出此事？」趙袁二人慌忙一同跪下道：「同九帥的話，沐恩等怎敢悞差，只因地道之中，異常黑暗，路狹人多，軍米小車不

能連進、到達時候、僅悞半個鐘頭、誰知李總鎮負氣不收、沐恩等只好退回、曾國荃聽說、又哼了一聲道、這事關係不小、我却不管、我只把你們兩個送到李總鎮那兒、由他前去懲治你們二人之罪、趙袁二人還待再說、曾國荃已經命人將他們二人押了出帳、二人哭喪臉的去後、曾國荃又把曾國藩給他的那封信、重行再看、看到提到李鴻章的事情是、少荃此次遲遲不進、決非袖手旁觀、內中極有深意、吾弟不可悞會、兄已代爲奏辯云、江蘇撫臣李鴻章、任事最勇、此次稍涉遲滯、絕無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讓功之心、臣亦未便再三瀆催矣、曾國荃看到此地、陡然連打幾個寒勁、忙把那信放下、命人即將徐春榮請至道、杏翁兄弟此刻連打幾個寒勁、委實不能再事支持、快請杏翁替我一診、及至徐春榮診脈之後、開好藥方、曾國荃瞧見脈案上面、有那積勞致疾四字、便問徐春榮道、我的毛病、能不能夠支持到破城那天、徐春榮搖搖頭道、恐怕不能、曾國荃蹙着雙眉、躊躇了半晌道、現在軍務正是緊要之際、我若奏請病假、

似乎說不過去，倘若扶病辦事，稍有疏失，其咎誰歸？徐春榮道：依我之見，可由滌帥附片代奏，只言病狀，不言請假。曾國荃不待徐春榮說完，忙把雙手向他大腿上很重的一拍道：對對對，這個辦法最好。前清臣下對於皇上確有一種諛詞最妙的是含蓄不露。曾國荃說着，立即函知乃兄曾國藩。曾國藩自然照辦。曾國荃便在軍中養病。現在且說李臣典那邊，原來李臣典爲人，饒勇固是十分，跋扈也是十分。自從奉命同着蕭孚泗兩個督飭兵士，掘通地道，他却一有閒空功夫，便率手下百名親兵，總要前去撲城幾次。天國方面的兵將一見了他的影子，無不頭腦脹痛，但是奈他不何，只好憑險死守而已。有一天的下午，李臣典忽在那個地道之中，悶得不耐煩起來，他又帶了百名親兵，想去撲城。及至走到儀鳳門相近，抬頭望了一望城上，只見守城的長毛，個個瞄準了洋槍，站在城上，連眼睛也不敢眨一眨。這種形勢，分明是防着李臣典前去撲城。李臣典一見這種樣子，便打着他那湖南的土白，對着手下的親兵道：禽媽的，他們的想銃死老子，老子只有一條

命總不見得死第二回的老子今天倒要瞧瞧這班小子，怎樣銃他老子。李臣典一個人說了一大串，他手下的親兵，不敢接一聲腔。他見親兵沒有言語，就命一個親兵，把他的一張馬踏椅，擺在一株大樹底下。他便一屁股坐在椅上，一面把他一隻大腿，駕在二腿之上，連着搖擺不停。一面嘴上啣着一枝八寸長、翡翠嘴、白銅頭、上等象牙的旱煙筒，只在吸他的旱煙，拚着身做槍塚。誰知那株大樹，距離儀鳳門的城樓，只有二三十丈遠。城上的長毛，一見李臣典坐在樹下，逍遙自在的在吸旱煙，一想這個機會那好失去，趕忙瞄準槍頭，對着李臣典的那張尊嘴，拚命的就是一槍。那時李臣典的眼睛，可巧正在看那旱煙筒頭上冒起來的那道直煙，陡然耳朵之中，聽得拍的一聲，跟着又見他那翡翠咬嘴，忽被一顆彈子，擊得向後飛去。那枝旱煙筒上，頓時僅賸一截光桿。若是換了別個，豈有還不拔脚逃命之理。豈料這位李臣典，李總鎮，他的胆子，真正比較趙子龍還大，倒說非但毫無一點驚慌之色，而且仍是鎮鎮定定，自

自在在、啣着那枝業已沒有煙嘴的煙筒、吸得更加有味、此事見保陽筆記、非作者故神其說李臣典的這樣一來、連那城上的一班長毛、也會被他引得大家捧腹狂笑起來、正是、

煙嘴那如人嘴穩、槍聲不及笑聲高、

不知那班長毛、一笑之後、還有甚麼舉動、且閱下文、

評曰、一部如此、極長極大之歷史小說、作者拈筆寫來、竟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甚至彷彿置身其中、布局之佳、固占一半、描寫之妙、亦占一半、

李涵
秋著

還

嬌

記

二册定價
二元二角
(折六)

此書爲江都李涵秋先生最後傑作全書十萬言詳目列後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 第六回
- 第七回
- 第八回
- 第九回
- 第十回

試佳兒桃花驚豔句
室邇人遐腐傷空獵豔
謀嗣擅奪婦誕奇胎
雙女孤男洞房增綺孽
鬧騎驢纏老還家
親上親嘉耦番成怨耦
蕩芳蹤曉窺睡帳
如兄如弟宴爾新婚
曲曲洞房新人幸好夢
天地本無私害人禍已

唔弱姝萍絮感離蹤
酒闌燈燭游客枉銷魂
了恩離花娘施毒手
雙棺一榻魅室走鸞魂
遊鳴風書癡教讀
險中險睡人權作恩人
粉雅請夜啓華筵
今夕何夕見此樂者
深深妓院環友歡奸謀
家度多缺陷妍婦遠兒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六十二回 轟金陵李臣典慘斃 收玉帛曾九帥發財

李臣典明知他的煙嘴已被敵人的鎗彈擊去，他却仍舊自在在，一邊吸着煙，一邊以他身子和那鎗彈相拼，不料忽在這個時候，突然瞧見敵人都在城上捧腹大笑，他又大罵道：「入媽的，你們這班小子，竟敢來和老子開這頑笑，有胆量的，儘管來銃老子的腦壳，不必來銃老子的煙嘴，老子的腦壳是不值錢的，老子的翡翠煙嘴，却是化了二兩銀子買來的，誰知李臣典正在噤哩咕嚕罵人的當口，接着又聽得轟隆隆的一個大炮，向他所坐的地方打來，他急撲的一聲，站了起來，擎着一枝八寸長的旱煙筒，向着百名親兵一劃道：「有胆的就跟老子撲城去，那班親兵，頓時一齊答應了一聲，大家携着洋槍，俯着身子，便向前跑，李臣典大樂道：「這才不錯，算有胆子，李臣典的子字，尙未說完，卽在一個貼身親兵的手上，接過一枝洋槍，順手就向站在城上的一個黃巾長毛，對胸一彈，他手下的一百名親兵，也就跟着轟的一排槍，城上的那長毛，

雖然一齊伏了下去，可是那個黃巾長毛頭子，早已被李臣典的一槍，打得囔碌碌的滾下城去，一命嗚呼的了。李臣典却也乖巧，一見他已佔了便宜，將手一揮，率着百名親兵，回到地道，尙未站定脚步，已見蕭孚泗走來對他說道：「你方才一出去，九帥已把悞差的趙長慶、袁國忠兩個，押到此地，交給我們二人懲辦。」李臣典不待蕭孚泗說完，忙問這兩個悞事的忘八羔子，現在那兒。蕭孚泗一面命人將趙、袁二人帶到李臣典的面前，一面又低聲的說了一句道：「趙、袁二人，乃是九帥的老人，你得留手一些。」李臣典聽說，把頭連點幾點。蕭孚泗因見李臣典連點頭，以爲一定贊成他的說話，便去督飭兵工去了。豈知不到三分鐘的工夫，卽據他的親兵奔去報告，說是趙長慶、趙軍門、袁國忠、袁總爺，已被李總鎮親手用馬刀砍了。蕭孚泗聽了，大驚道：「真的麼？他的親兵道，怎麼不真？」李總鎮還給趙、袁二人的家小，每家兩千兩銀子，說是他的砍了二人，乃是公事，給銀子養家活口，乃是私交呢。蕭孚泗聽說，只得暗暗命人報知會。

國荃說明趙袁二人之死與他無干

李臣典之手腕雖來公私二字却也得清楚

曾國荃得報又賞給趙袁

兩家每家三千銀子、及到六月十五的那天、曾國荃的毛病更加厲害、正待委員代理他的職司、忽見李臣典緋紅了一雙眼珠、急急忙忙的奔來對他說道、地道業已搨通、今天晚上就得動手、九帥快快預備犒賞之費、曾國荃聽了大喜道、如此說來、我只好再支撐幾天的了、你只前去辦事、犒賞之費不必你來担心、李臣典聽說、一連把頭點上幾點、一句沒話、反身就走、走了幾步、忽又回了轉來、對着曾國荃很鄭重的說道、九帥今天晚上的一場戰事、我和蕭總鎮兩個、當然要拼命的、我倘有個長短、我曾向鮑春霆那兒、私下借過一萬軍餉、九帥須得替我撥還、曾國荃一聽李臣典出言不吉、忙含笑的接口道、你的饒勇誰不懼憚、何必慮及後事、你只不過萬事小心一點便了、李臣典聽說、猶笑一笑而退、曾國荃一等李臣典走後、急將徐春榮請至、商議布置軍事、徐春榮道、此時還只十二點鐘、等到半夜、還有十二個時辰、九帥赶快吃我一帖表藥、

好好睡牠一覺，讓牠出身大汗，到了晚上，或者能夠前去督陣，也未可知。曾國荃點點頭道：「這樣也好。現在且把各路的軍隊調好再講。」徐春榮道：「現在我們大營所統轄的糧子，若連水師在內，大約有八十多營。九帥可以下令，一齊出八成隊伍，須把南京這城統統圍住，僅僅留出旱西門一門，好讓敵人逃走。曾國荃聽了一楞道：「現在南京城裡的長毛，還不算是一囊中之鼈麼？杏翁何以還要放他們一條生路呢？」徐春榮微笑道：「我們紹興本有一句土話，叫做火筒裡煨鰻，直死。這班長毛，倘若一見大家都要直死，自然要作困獸猶鬥之舉。這樣一來，不但城裡的老百姓多傷性命，就是我方的隊伍，也得有些損失。今天晚上的一場戰，乃是注重城池，不在乎多殺人數。曾國荃連連稱是道：「杏翁一言，保全不少性命。曾國荃說着，立卽下令，限定所有本部人馬，以及援甯的客軍，統統於本日午後十二時，須將南京各門包圍，留出旱西門一門，且讓長毛逃走。徐春榮又說道：「依我之見，還可以提早兩小時。曾國荃忙問甚麼意思。徐春

榮道我們所掘的地道大約在二十五里至三十里之間地道愈長空聲愈響我所防的是不要在此緊要關頭若被敵方識破那就不免費事我們的隊伍若早進攻炮聲可以掩住空聲那就穩當得多徐氏運籌軍機乃探武侯謹慎之一法以敵每少失敗曾國荃擊節道杏翁細心勝我多多說着便將十二時改爲十時發出軍令之後其餘的公事交給徐春榮代辦徐氏乃是客官故用代辦字樣文筆週至他即依照徐春榮的叮囑自去安睡不到九時業已出了一身大汗身子比較一爽徐春榮便來約他前去督陣曾國荃因知這晚上的戰事是他數年來收功的時候早把他那有病之身忘記得乾乾淨淨及至同着徐春榮以及其餘幾位參贊剛剛到達陣地已見各軍隊伍把那南京的各門真個圍得水洩不通雙方炮火的厲害也爲向來所未有除了隆隆的炮聲鬼哭神號的喊聲之外只有煙霧迷天紅光滿地而已那時天國中的各位王爺雖然未曾知道官兵方面已經掘通地道單見四城被圍也知是場大戰大家督率本部人馬拚命抵禦還怕官兵人多洪軍或致胆怯於是

又去逼迫百姓，統統守城。那時天國中的幼主洪福瑱，年紀雖小，因見洪仁發、洪仁達、洪宣嬌等人，都在收拾他們的私財，也知大勢已去，急將府中一部分的金銀，發交守城將士，以備犒賞之需。那知發出未久，陡然聽得鼓樓一帶的地方，一連轟隆隆的幾聲巨響，同時就見一班宮女，個個猶同着了魔的一般，嘴上大喊官兵殺進城了，手上擎着各人的私財，直向宮外亂躡躡的奔去。洪福瑱還想找他的姑姑洪宣嬌保駕，早已不見影踪，忙將幾個老年宮女貼身衛士找至，抖擻擻的問着道：「剛才幾聲巨響，究竟是甚麼東西，你們可知道我們這邊還是打勝，還是打敗？」內中一個宮女，也是抖擻擻的回答道：「啓奏萬歲，字這邊還是打勝，還是打敗，內中一個宮女，也是抖擻擻的回答道：「啓奏萬歲，字方至於我們這邊，還是打勝打敗，却不知道。洪福瑱聽了，更加大嚇起來道：「這還了得，這末一班王爺們，爲何不來保駕？」洪福瑱的駕字，剛剛出口，陡又聽得一聲巨響，同時就見殿上的塵灰，簌落落的，落將下來，窗上的玻璃，玢鈴鈴的

震了起來，生怕宮殿坍塌，只好不要命的拔腳，就向殿外逃去。那班老年宮女，貼身衛士，都在後面邊喊邊趕，一直趕到皇府的頭門，方將洪福瑱這人趕着，照大家的意思，還想請他們這位幼主回宮，倒是洪福瑱連連搖手道：「朕若回宮，只有坐以待斃的了，倘能讓朕逃出南京，才有性命。」此時這班宮女衛士，那裏還有甚麼主見，一聽洪福瑱如此說法，便隨洪福瑱夾在亂軍之中，一齊逃難。他們一行人等，逃未數步，忽見兜頭衝來一匹快馬，馬上之人，一見了洪福瑱，慌忙滾鞍下馬，伏在地上，拉着洪福瑱的袍角道：「微臣陳開來遲一步，害得皇上受驚了。」洪福瑱一見陳開趕來救駕，心裏略略一安，赶忙將陳開一把扶起道：「皇叔，陳開從前曾救洪秀全出獄逃生，此刻又來救福瑱，不愧皇叔之稱。你得設法救朕，將來一定重報。」陳開正待答話，忽見洪福瑱穿着黃緞龍袍，很覺觸目，忙低聲說道：「此地不是說話之所，萬歲快快隨臣去到僻靜之地，再行商量辦法。」洪福瑱聽說，急同陳開走至一處極偏僻的所在，方始站定下來。陳開一見左右沒人，忙請洪福瑱脫去龍袍，不料

洪福瑱的襯衣，仍是繡龍紗衫，一被月光照着，愈加鮮艷。六月十五晚上月亮大明，此地以一紗字記清時節。陳開連說不好道，萬歲且在此地站着候我，讓我就去向逃難的百姓身上剝牠一件破衣來給萬歲更換。洪福瑱忙不迭的揮手道：皇叔快去，朕在此地等候，就是陳開又輕輕的說道：萬歲既要逃難，以後連這朕字也得避去。洪福瑱點首依允，陳開方去隨便找了一件破舊衣服，回至原處，又替洪福瑱更換之後，就想徒步的帶同洪福瑱出城。洪福瑱却還細心，當下先問陳開打算逃往何處。陳開想上一想道：漢王陳玉成現在駐兵婺源一帶，還是先到那裏較爲穩當。陳開說了這句，還待再說，突見一隊官兵，遠遠奔過，於是不敢再事耽擱，一邊自己脫去外服，一面扶着洪福瑱，仍舊雜在逃難的百姓之中，往前奔去，奔了一程，一時無法出城，正在爲難之際，忽見洪仁達的幼子洪福瑛，身背一個極大極大的包袱，一馬奔至，一見他們二人，慌忙下馬，擬請洪福瑱上馬，陳開急急阻止道：不可不可，依我之意，連福瑛世子也不必騎馬，還是扮着平民模樣。

逃難爲要、洪福玦聽說、便把那馬放去、跟着二人前進、陳開一面走着、一面問着、洪福玦道、世子是從那兒來的、可知道忠王有否勤王之兵到來、洪福玦輕輕的答道、沒有沒有、我聽人說、似乎忠王已經投順官兵了呢、陳開搖首道、這不見得吧、洪福玦道、我也是聽人說的、不過官兵方面、有個名叫李臣典的妖人、可是十分來得、方才我親眼瞧見、一連被他手刃十多位王爺、洪福玦聽說、不禁嚇得一個腳軟、撲的一聲、跌得跪在地上、爬不起來、描寫陳開便同洪福玦兩個、忙把洪福玦扶了起來、趕忙往前再逃、洪福玦道、照我的主意、索性冒牠一個險、能夠逃出儀鳳門最好、陳開擺手道、這是闖危險、闖危險三字是天國逃難之中的說語、作者竟能知之恐怕不能吧、洪福玦道、天皇在日、曾經對我說過、不敢再稱朕一個人有了急難時候、不闖危險、不能到達平安之境、我說我們姑且闖闖危險看、或者天皇和天父二位、真有天之靈、能夠默佑我們、也說不定的、此同係克復金陵之大戰事、而一路寫來、一問一答、似嫌平淡、殊不知正爲承上啓下之妙也、長篇小說應有此種布局陳開聽說、想上一想、覺得洪福玦的說話、並非無理、便答

洪福瑱道：這末說走就走，不要一等天明，那就真正的無路可逃了。陳開說着，卽同洪福瑱、洪福玦兄弟兩個，仍舊雜在亂軍之中，向那儀鳳門的一條小路奔去。誰知剛剛走到離開鼓樓相近的地段，忽見一個精脊梁的少年清將，紅了一雙眼珠，手提兩把馬刀，正和天國的兵將在那兒巷戰。又見天國的兵將，因爲那個少年清將，來得十二萬分饒勇，十二萬分厲害，一連死在他手上的大將，已有四五十員之多，無不將他恨入骨髓，有意等他殺得近身的當口，出其不意，便把炸藥、火藥等等的東西，直向那個少年清將的頭上潑去。可憐這個少年清將，他的皮肉，又不是鐵鑄的，又不是銅打的，身上一經着火，痛得竟同鬼叫一般的大喊道：我姓李的爲國亡身，本是情願的，不過你們這班叛賊，竟用這些炸藥、火藥，前來潑我，不免殘忍一點吧！此人的，一個吧字，尙未出口，砰的一聲，倒在地上，暈了過去。天國的兵將，正待前去取他首級，當時突見又是一員猛將，一馬揜至，奔到姓李的跟前，一面擋住天國的兵將，厲聲喊道：敵

人不得傷我好友的性命，一面彎下身去，順手把那姓李的身體提到馬上，又向人叢之中殺去。寫得更原來此人就是清朝記名總兵蕭孚泗，那個姓李的正是李臣典，他們兩個，因為已經掘通地道，便在鼓樓之下，放出一筒炸藥，炸開十多丈地段，跟着跳出地道，一面逢人便殺，遇馬便砍，一面奔到城門腳下，一連殺死天國之中的四五十員大將，開了城門，放入官兵，復又反身巷戰，起先洪福瑱聽見的幾聲巨響的時候，是李蕭二人在放炸藥的時候，及至陳開洪福瑱、洪福瑛等人瞧見李臣典被炸倒地，又被蕭孚泗救去，可惜當時蕭孚泗不認識洪福瑱，不然是活捉這位天國幼主，真是不費吹灰之力。此時陳開瞧見蕭孚泗也有李臣典的一般饒勇，生怕傷着他的幼主，慌忙一手一個，拉着洪福瑱、洪福瑛二人，又向前逃，誰知逃未數步，又被兜頭殺來一枝官兵，闐然一陣衝散，陳開一見他的幼主，忽被官兵衝散，這一急還當了得，只好不向前奔，儘在亂軍之中暗暗找尋。暗暗二字極有文理可憐陳開一直找至天明，非但沒有找到

洪福瑱連那個洪福玦也沒瞧見影子，又見天國的兵將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南京城裏已無一個天國的人物存留，他忙暗忖道：此時不走，再待何時，虧他還有一點機警，總算被他逃出城外，至於陳開是否前去投奔那個四眼狗陳玉成，現在暫且按下，先說那個蕭孚泗，因為挾着李臣典的身體，不便再事戀戰，一等天亮，急去找着他的隊伍，先將李臣典這人交給一個部將送回大營醫治，正想一馬奔到曾國荃那兒前去報捷，可巧遇見一個飛探，正來找他，那個飛探一見他面，疾忙攔着馬頭對他說道：蕭大人，九帥同了徐參贊以及大眾人等，已經先到偽天皇府中，清查財物去了，命小的四處找尋蕭大人，快請前去，蕭孚泗不等飛探說完，回馬就往天皇府裡奔去，沿途遇見的官兵，個個面有喜色，向他拱手稱賀，蕭孚泗不及叙話，一脚到了天皇府中，曾國荃的一班戈什哈一見蕭孚泗去到，無不笑嘻嘻的，畫出當時克復金陵一班大小將士的形狀向他說道：九帥等久了，蕭大人快請進去，蕭孚泗含笑點頭招呼之後，正待走入，曾國荃在裡面

已經得信，又命貼身的一個戈什哈出來相請，蕭孚泗跟同那個戈什哈進去，只見那個戈什哈却把他導入花園，剛剛跨進園門，已見曾國荃同着徐春榮、郭嵩燾、孫衣言、王大經、譚碧理、厲宦官、歐陽兆熊、薛時雨、黃翼升、劉翰清、歐陽柄鈞、薛福成、江清驥、吳坤修、梅啓照、應寶時、李泰源、劉錦堂、郭寶昌、周盛傳、聶緝規、蔣春元、黃少春、何紹基、陳濟清、潘鼎立、李興銳一班謀士將官，正在那兒檢驗已故偽天皇洪秀全的屍首，地上跪着一個老年宮女，大概就是手葬洪秀全的那個黃瓦了，曾國荃一見蕭孚泗進去，急把手舉得老高的一招道：「老典受重傷，我已知道了，你且先來看看這個洪賊的屍首，大概不至於假的吧。」蕭孚泗聽說，連忙緊走幾步，到了洪秀全的屍身旁邊，站定，只見洪秀全鬚髮半白，臉上皮肉，尙未腐爛，身上是用黃色繡龍緞子包裹的，便問那個老年宮女道：「此賊到底是幾時死的？」那個老年宮女答話道：「本年四月二十七的那天死的。」蕭孚泗又問道：「你是手葬他的人麼？」此屍不會假麼？」老年宮女又答道：「我

未離開此宮，決不會假的。蕭孚泗聽說，點點頭，方去對曾國荃說道：「城裡城外的餘孽，這件事情是很容易辦的。現在最要緊的是快請九帥清查偽府中的財物，以便犒賞兵士。」曾國荃微蹙雙眉的答道：「我早已清查過了，倒說貴重珍寶，一樣不見，大概已被餘孽捲走了。」蕭孚泗一楞道：「一點沒有留下不成？」曾國荃點頭答道：「有是有一些，可不多了。我已命人清查，你去瞧瞧也好。」蕭孚泗却朗聲的答道：「標下從來不問財政事情的。」此句有眼曾國荃聽了蕭孚泗的這句說話，陡然將臉一紅，忽又鎮定下來道：「犒賞兵士的款子，我會設法。城裡城外，肅清餘孽的事情，我就責成你去辦理。」蕭孚泗聽說，滿口答應，又與大家敷衍幾句，忽忽退去。曾國荃一面將洪秀全戮屍示衆，焚化肢體，一面馳驛奏報克復南京之事。當天晚上，曾國荃即在天皇府中住宿，到了半夜，得着一個怪夢，正是：

干戈擾亂方清靖，
歌舞昇平屬老成。

不知曾國荃所得的究竟是甚麼怪夢、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叙至克復金陵、全書已得十分之六、其中有直叙、有曲叙、有正叙、有反叙、有順叙、有補叙、而以補叙之事爲最多、亦最難寫、此書確非尋常小說、上自朝廷、下至里巷、無不一一記出、從前之三都賦、古人作了二十年、至今膾炙人口、評者之意、此書卽稗官中之三都賦也、

尤學
周編

性的衛生

（折七） 角四洋大價定 册一

本書共分五大編。第一編「性學概論。」討論性慾與人類生活上之種種關係。第二編「性慾發生之動機。」敘述發生性慾之種種動機及制止方法。第三編「手淫」及第四編「性慾過度之影響」。暢述不當性慾之爲害。及各種性病之治療法。第五編「性慾衛生」。指示性慾之正軌及性慾的衛生。全書對於性慾問題之種種。可謂闡發無遺。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六十三回 遭敕書制軍親草奏 繁市面總督坐花船

曾國荃這天拜摺進京之後，因爲行轅尙未設定，便在天皇府中安宿，到了半夜，忽得一個怪夢，夢見一位白鬚老人，引他重到花園之中，指指地下，向他說道：你白天所得的那些財物，不及這地下的東西遠甚。曾國荃當時不知是夢，正想問明原委，突見那個白鬚老人，忽向地下一撲，頓時將他驚醒。曾國荃暗忖道：此夢來得奇怪，這個老人，不知是神是妖，他既對我這樣說法，或者沒有甚麼壞意。至於我白天所得這座府中的那些財物，本是無賤可查的東西，鮑春霆每破一城，准他手下兵士槍劫三天，朝廷不見得沒有風聞的，朝廷對於老鮑都能如此寬大爲懷，我既辛苦了幾年，至今始將南京克復，公理私情，我得這一點點的東西，也不爲過。且俟明天，讓我命人在那老人所指的地方，掘出一看再講。曾國荃一個人忖上一會，方才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卽帶幾個心腹戈什哈，去到花園，按照夢中老人所指之處，掘了下去，乃是太平天國的

玉璽二方、金印二方、曾國荃不禁大喜道：「金印倒還不甚希奇，這個玉璽確是天下聞名的奇物，讓我貢獻朝廷，便可掩過其餘財物。」曾國荃打定主意，忙將玉璽二方、金印二方，復又專摺送往北京，沒有半月，即奉上諭，優加褒獎。上諭裏的大意是：「賊據金陵，已有十二年之久，一旦盪除，實由曾國藩調度有方，謀勇兼備所致。兩江總督曾國藩著賞加太子太保銜，賞戴雙眼花翎，錫封一等侯爵。署浙江巡撫曾國荃著賞太子少保銜，賞戴雙眼花翎，錫封一等伯爵。其餘有功人員，着曾國藩會同曾國荃查明奏報，分別優賞。曾國藩、曾國荃並着迅速到任，辦理善後事宜等語。」曾國荃既封伯爵，滿城文武官員都來道喜。曾國荃一一慰勞之後，單問蕭孚泗道：「老典的毛病怎樣了？此次攻克南京，你與他的功勞真是不小。」蕭孚泗見問，起初猶是含糊答應，及至曾國荃再三盤問，蕭孚泗方才拭淚道：「已經不幸了。」曾國荃大驚的問道：「你在怎講？」蕭孚泗道：「昨天晚上，創處潰裂，業已火毒攻心，竟於今晨二時去世了。」曾國荃聽說，目視徐

春榮太息道：「杏翁果然被你言中了。」曾國荃貪功心重，只望克復南京，遂置徐氏之言不聽。李臣與之死雖非彼可阻止而得，然於心始覺不安。徐春榮道：

「爲國捐軀，李也不枉這一死了。」九帥只要替他優請卹典，也是一樣。曾國荃連連點頭道：「這個自然，可惜他沒後人，不然至少可得一個男爵。」蕭孚泗接口道：「老典雖沒兒子，他的妻子尚在青年，標下打算接她到家，一起同居。」蕭孚泗尚未說完，滿座人衆無不稱贊蕭孚泗爲人大有義氣。徐春榮等客一散，便向曾國荃告辭，要回劉秉璋那裏。曾國荃忙阻止道：「杏翁不能就走，一則此地善後諸事，家兄還要借重長才；二則仲良不久可得江西藩司之缺，何必多此往返；三則杏翁此次替我計劃軍事，很有大功，我當給你一個明保。」徐春榮笑謝道：「明保一層，萬請不必，我因老母年高，即日便要呈請終養。」仲良老師既有贛藩之信，我在此地候他就是。」曾國荃因見徐春榮答應一時不走，立即辦了一份公事，委他辦理南京全省營務處之差。照例曾國荃是浙江巡撫，不能再委南京差使，一因尚是軍務時代，二因江督是他老兄，也可便宜行事。徐春榮再三推辭，不肯到差。曾國荃道：「這末且等家兄來到再說，沒有幾天，曾國藩已

由安慶來到南京，因見善後事大，一面拜摺到任，一面問曾國荃病體怎樣，可能支持去。到浙江到任，曾國荃道：「浙江善後的事情，現由季高在辦，兄弟實在不能支持，打算奏請給假回籍養病。」曾國藩點頭道：「這樣也好，你既回去，可以將頭一批的老湘軍帶了回去遣散。」曾國荃聽說，自然照辦，即日回湘而去。否是

回家收贖所得財物一笑曾國藩一等曾國荃走後，便催徐春榮快去。到差，以便襄辦善後諸事。徐春榮仍舊不肯答應，說來說去，只等劉秉璋到來一見，就得回籍。曾國藩沒法奈何，只好將那營務處的差使，另行委人。那時兩江總督衙門，即由天皇帝改造，犒賞克復南京將士的款子，已由新任藩司發放。細這天曾國藩正在親自批劄公事，忽據一個戈什哈稟報，說是僞忠王李秀成已被蘇撫李鴻章的部下生擒到來。曾國藩聽說，不覺以手加額道：「此人擒到，大地方才算。了曾國藩說着，即命快把李秀成帶上，由他親自審問。等得李秀成帶上，曾國藩見他神色雖然有些沮喪，一切舉動尚覺鎮定，便問李秀成道：「你的罪案極大，既已

擊到、有何說話、李秀成朗聲答道、逆犯自知所犯、確屬難赦、如果大帥能夠網開一面、貸我一死、我當分別函知各處部將、不必再抗官兵、大帥這邊、也好免得操心、曾國藩想了一想、道、這末、你且將供狀寫好、果有法子、可想、本部堂就貸你一死、也非難事、李秀成聽說、馬上磕上一個頭、提筆就寫、一連寫了三天、約有四萬多字、此種地方完全是正史的記載、第四天、李秀成正在寫他供狀的當口、忽見一個戈什哈進來報告、曾國藩道、頃據密探來報、說是僞幼主洪福瑱、已由他們的逆黨擁護、躡入江西廣信境內去了、那個戈什哈說完、又見曾國藩似乎在生氣、的說道、贛撫沈葆楨、所司何事、這樣大案、爲何不來移知於我、我既做此兩江總督、責任所在、不敢放棄、又見曾國藩說完這話、即命戈什哈呈上紙筆、立即在擬一個奏稿、李秀成忽將寫供的筆、停了下來、向着曾國藩說道、大帥大可不必操心、洪福瑱既到江西、照我揣度、保護他的、不是聽王陳炳文、便是來王陸順德、只要我一紙書去、定能教他們縛了洪福瑱來獻、曾國藩不等李秀成

說完、也把手上的筆放下、朝着李秀成微點其首的說道、你能辦好此事、本部堂自然可以把你將功折罪、李秀成聽了大喜、立刻寫了兩封信、一封給陳炳文、一封給陸順德、曾國藩親自看過、發交營務處去辦、便笑問李秀成道、你們的那個四眼狗陳玉成、此人十分來得、現在究在何處、李秀成忙答道、他在婺源、大帥如果要他、我也可以將他招至、曾國藩搖搖頭道、此人殺人很多、不能赦他、曾國藩剛剛說到此地、忽見一個戈什哈送進一封公事、曾國藩接到手中、拆開一看、見是鮑超前來報捷的公事、內中說是七月初一、破賊於撫州許灣地方、斬馘四萬、同月初六、破賊於東鄉金谿兩縣、現將擒獲的偽和王吳大鼻、押解來轅云云、曾國藩看定公事、命將吳大鼻帶上、戈什哈出去帶人的當口、曾國藩趁空問李秀成道、這個吳大鼻、你可認識、他的手下、究帶多少賊兵、李秀成答道、吳大鼻是二等王位、他的手下、約有十萬人數、他在賊中、很有面子、曾國藩還待再問、只見戈什哈已將吳大鼻帶上、誰知吳大鼻見了曾國藩

倒還不甚害怕，一見李秀成，早已遠遠的雙膝跪下，稱着李秀成道：王爺在此，吳某叩見。李秀成見了吳大鼻，對他如此恭敬，生怕曾國藩見疑，悞了他的性命，連連阻止。吳大鼻道：我已被拏，現蒙曾大帥恩典，可以貸我一死，你快快叩見曾大帥，只要你供得好，或者也能保得性命，也未可知。吳大鼻聽說，又朝李秀成恭恭敬敬的叩上一個頭道：王爺吩咐，吳某怎敢不聽。否則吳某甯死，決不敢向清朝官府乞憐的。此時曾國藩瞧見李秀成還有這般勢力，便將要赦李秀成的心思淡了下去。當時便隨便問了吳大鼻幾句說話，吩咐綁出梟首示衆，又將李秀成發交首府審問。李秀成一見曾國藩將他發交首府，便知沒有命了。當時即向曾國藩磕上幾個頭道：逆犯也知罪在不赦，起初還望大帥法外施仁，得保一命。現在是無望的了，可憐李秀成的了字，尙未出口，兩隻眼眶之中的淚珠，早已簌落落的流了下來。李秀成之命確是吳大鼻送的曾國藩也不答話，單將所擬的奏稿，拏在手中，自顧自的踱進簽押房裏，命人將徐春榮請至，即把所擬

奏稿交給他看道：沈葆楨太瞧不起我，杏翁且看了此稿再說。徐春榮忙把奏稿接到手中一看，只見最主要的幾句是：臣前因軍務緊急，雖奉四省經略大臣之命不敢受，現因辦理兩江善後事宜，業已到任，對於敕書所載之語不敢辭。原來清朝的總督和巡撫雖然都是二品大員，總督因掛兵部尚書銜，所階變為從一品了。對於本省的權力是同樣的，可是皇帝給他們兩個到任去的敕書，總督的權力却優於巡撫。總督敕書上的說話是：爾到任之後，可盡心督同巡撫辦理本省之事，亦須和衷共濟。巡撫敕書上的說話是：爾到任之後，凡事須秉承總督辦理本省之事，毋得自專。這樣一分總督可以挾制巡撫，巡撫不能抗拒總督。清朝末頁的總督對於巡撫總是客氣，從無照敕書上所載行過事的。當時的曾國藩，他雖有好好先生、忠厚待人的名譽，但是他對於大清會典的例子，真是爛熟如泥。他因江西巡撫沈葆楨也是一位中興功臣，且負知兵的好名聲，深恐沈葆楨將來對於他的公事不肯事事依從，因此在奏摺上提到敕書之話，並非預爲

安個根子，猶之乎百姓對於官府存一個案的樣子，誰知那位沈葆楨也是一個強項的人物，自知力有不逮，趕緊奏請開缺而去。當時徐春榮看完奏稿，沒甚說話，曾國藩方問道：「我的主要句子，杏翁瞧見了沒有？」徐春榮微笑道：「大帥的意思，職道略略知道，不過我料沈中丞一定不來違反大帥的。」曾國藩聽說，也微微的一笑道：「只要如此，我自然與他和衷共濟的。」徐春榮也問道：「大帥既將李秀成發交官府，可是不肯貸他一死麼？」曾國藩點點頭，即將吳大鼻害怕李秀成的事情，告知徐春榮聽了。徐春榮聽完道：「保留李秀成是個辦法，殺了李秀成也是一個辦法。」曾國藩道：「現在捻匪之勢不小，倘將李秀成留下，從好的一方面看呢，讓他前去收拾餘燼，自然是事半功倍，倘從壞的一方面看呢，狼子野心，難免不去與捻匪會合，那就是養癰成患的政策了。」徐春榮笑上一笑道：「職道是百姓一方面的觀念，大帥是朝廷一方面的觀念，倘若易地而言，大帥或者贊成職道之話，也難說的。」曾國藩聽了大笑道：「杏翁真直心人也。」

言一點不錯、徐春榮道、聽說四眼狗現在婺源一帶、猶在負隅、南京城內的人、民遭此大劫、只要西風一起、卽有號寒啼飢之嘆、職道本是在等敝老師來此、一見、就要走的、那知敝老師遲遲吾行、不知何時、才到、徐春榮說到這句、不覺失笑起來道、職道因爲那個四眼狗、如此慙不畏法、日來似有撫髀之嘆了呢、曾國藩聽說撲的一聲、忽將徐春榮的手、緊緊捏住道、杏翁、你真肯再替我出一次馬麼、徐春榮又笑道、職道已在自告奮勇、怎麼不去、曾國藩聽了、方才放手大笑道、杏翁、你此次奏凱回來、我一定封你爲漢壽亭侯、徐春榮聽了一楞、似乎不解此話之意、曾國藩又大笑道、杏翁、你也是一位飽學之士、怎麼連三國演義、也沒有看過不成麼、徐春榮聽了、方才明白曾國藩這句說話的意思、乃是等他打勝回來、准他去見他那老師劉秉璋、當下也就笑着答應、曾國藩便命徐春榮以兩江營務處的名義、統領二十四營頭、前往婺源、打那陳玉成、徐春榮正待起身退出的時候、曾國藩忽向徐春榮咬上幾句耳朵、徐春榮點

頭會意，各自一笑走散。作書的做到此地，却要賣個關子，暫且按下。先叙那時南京的督糧道一缺，已由曾國藩到任那天，委了曾國荃的幕府江蘇補用道王大經署理。豈知這位王大經觀察，還要比較曾國藩來得道學。曾國藩原是因爲王大經的道學，方才委他署理這個糧道，方能涓滴歸公。於國於民，均有利益，却不防這位王大經對於督糧之事，雖然打得井井有條，事事能使曾國藩滿意，可是他於職守之外，偏要前去干涉一府兩縣的事情。這末他所干涉的，究竟是甚麼事情呢？說起來，倒是一件風流韻事。原來那時的南京，先被天國之中的人物，十二年的一括，莫說民間寸草無存，就是地皮底下的，有些窖藏，也被那班天國的兵將，掘個無遺。再加破城之日，不免玉石俱焚。雖經曾國藩諭知兩司，以及一府兩縣，趕緊設法籌款，繁榮市面，無如當此兵燹之後，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市面不好，百姓更不聊生，所以徐春榮已向曾國藩提過，曾國藩因爲一時沒有大宗款項可籌，只好嚴催藩司、運司、糧道、支應局、牙釐局，各

司道趕快辦理，南京的釣魚巷，本是最負盛名的窩子，一班老鴇，以及窩姐兒，從前因見天國的政令，注重女權，所以不敢高張艷幟，作此神女生涯，及至克復南京，自然要借恢復承平之樂的題目，大家再整旗鼓，方有飯吃，其時的江寧府，姓桂名中行，很有一些政治經驗，他見釣魚巷一帶的妓院重興，雖然沒有大張曉諭的前去保護，可也決不去做那些打鴨驚鴛之事，甚至老鴇妓女和人打官司的時候，這位桂太尊還能稍給他們一點面子，這就是取那古時女閩三百，興隆市面的意思，獨有那位王大經觀察，一經聞知其事，不禁氣得北斗歸南起來，立即傳見一府兩縣，狠狠的申飭幾句，當下一府兩縣，等得王觀察發過了火，方才一同說道：大人所諭的禁娼之話，卑府卑職等，既已一行作吏，這點公事，似乎還不至於不知道的，不過現在市面如此蕭條，若不稍寬一點禁令，這個市面，恐怕更加不成樣子了，王大經一見一府兩縣，竟敢不奉上司命令，和他抬槓，這一氣可是更了不得了，他等府縣走後，便叫糧差去抓

根楚去抓窩子誰知倒是少有之事

誰知老鴛本已各衙們打點好了的糧差奉命出去一趟，連鬼也沒有。有一個抓來，王大經明知糧差受賄賣放，他便不動聲色，親自去抓。後來雖然被他抓到一兩家，可是糧道沒有班房，沒有刑具，只好仍舊發交府縣。府縣知他脾氣，顧他面子，也就薄責了案。王大經既得甜頭，他就從此常常親自出去抓人。府縣看下去，便去稟知曾國藩。曾國藩聽了笑上一笑，等得王大經上院的當口，却也勸阻一番，恰巧這位王大經，以為禁娼決不錯的，仍舊瞞了制台，常去抓人。有一天的下午，王大經出去拜客，經過秦淮河下，忽然聽得一片絲竹管弦之聲，夾着幾個婦女的笑語，他就大不為然起來。一個人坐在轎子之中，一邊拍着扶手板，一邊發話道：「這還了得，那個大胆的，青天白日，」難道晚上可以了麼竟敢畫船簫鼓，在此河中飲酒狎妓，我不辦他，誓不為人，辦個狎客何必別管道是成其為道學先生也王大經說完之後，立命住轎，親自走到河邊，抬頭一望，正見一隻頭號畫舫裏面坐着十多個穿紅着綠，抹粉塗脂的妓女，一邊唱着淫詞艷曲，一邊向着岸邊搖

來王大經此時早已氣得人肚皮裏裝了狗矢，却也學了一個乖，恐怕發火太早，那船不肯攏岸，倒也沒法辦他，所以一聲不響，一直等到那船靠岸的當口，他就親自奔上船去，那有工夫再行細看，單向幾個妓女大喝一聲道：「好大胆的賤人，你們今兒在伺候誰呀？連王法也不怕了麼？內中有個很年輕的妓女，聽了他話，卽不慌不忙的，抬起一隻玉臂，飛快的向着後艙簾內一指道：「這位大人，自己去瞧去。」王大經至此，不禁也會一愕，忙暗忖道：「這個淫娃，不說淫婦而說淫娃者正是作者描寫道學人之口吻也。」

究仗誰的胆子，不料王大經的念頭尙未轉完，忽見後艙之中，有個老者，牽起簾子，拍手頓足的朝他大笑道：「本部堂在替我們給營務處饑行，却是一樁私事，竟被老同寅前來捉破，真正有些慚愧呀！慚愧，正是。」

做官只怕來頭大，發氣還須帶眼尖。

不知這位老者，究竟是個，且闕下文。

評曰：上半回寫李秀成之事，使人生憐；下半回寫王大經之事，使人發噱。作

者無一不能、幾疑冶苦情小說、滑稽小說於一爐矣、呵呵、

鍾吉
字著
女學生外傳
一名「嫵史」

近一代 唯言情 名著名著
全 國 青 年 同 聲 讚 美

四 版 出 書 已 銷 十 萬 冊

全書四厚冊二十萬言定價三元(六折)

在皇后與校花的勃興時代。本書是個最忠實的消息記載員。本書著者鍾吉字君(現在世界晨報主筆)的足跡。北至燕趙。南至兩粵。中至兩江。各埠著名的女學校。他沒有不執過教鞭。村的俏的俊的俊的女學生。見過多多少少。關於學生們的樂事韻聞。也聽見過多多少少。這部書就是「多多少少」裏的一部份。事蹟是異樣的事蹟。筆調是異樣的筆調。歡喜異樣的人。來看這部異樣的書。有詩為證：
情願不赴情人約 來讀這部纏綿書
書中多少哀艷事 任爾鐵石亦覺癡
欲知東宮西宮的宮主們消息如何。且聽本書分解。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六十四回 仗劍登堂眼看門人逐愛妾 攜書入座相對夫子念亡兒
王大經一上那隻畫舫正在喝問一班妓女當場就有一個年少美貌妓女向
那後艙簾內一指教他自己去看王大經一邊甚爲詫異一邊卽向簾內望去
忽見一位老者向他大笑着說了幾句說話你道那位老者是誰却是中興第
一功臣現任兩江總督部堂一等侯爵曾國藩的便是王大經到了此時不禁
弄得手足無措只得搶步上前奔入後艙對着曾國藩請上一個安兒道職道
不知大帥在此讎客倒來驚駕很有罪曾國藩指指一旁的徐營務處接口
說道老同寅我因方才多喝了幾杯熱酒覺得有些不能支撐故同我們這位
杏翁進艙稍憩一會現在老同寅既是來作不速之客何妨也陪我們杏翁喝
牠幾杯呢王大經忙向徐春榮拱手道杏翁不日出發親去剿辦那個四眼
狗定是馬到成功兄弟此刻只好借花獻佛奉敬三杯算替杏翁餞行徐春榮
連連還禮道不敢不敢老哥賞酒兄弟敢不領受說着卽同曾國藩王大經兩

個出艙入席，曾國藩仍坐主位，各人輪流敬過徐春榮三杯之後，曾國藩又命起先和王大經講話的那個少年妓女，也敬王大經三杯，那個少年妓女一聽曾國藩如此吩咐，連忙含笑的一邊向王大經篩酒，一邊又輕啓珠喉的說道：「王大人，你老人家是難得來吃花酒的，今天在同制台大人和這位徐大人破了例兒，以後還要望你大人傳諭你們的那班糧差，隨便看顧我們一點才好。」此妓可人話中有刺王大經明知這個少年妓女仗着制台勢力，有意諷刺，當場不便反臉，只得假酒三分醉的不答這話，單問道：「你叫甚麼名字，你真長得漂亮，會得伺候，不枉我們大帥和這位徐大人在此照顧你們一場，我明天也擬借你們的船上，替徐大人餞行呢。」那個少年妓女忽見這位王大經，此時的說話，來得十分和氣，竟與平日的風厲樣子，完全判若兩人，便也笑答道：「我叫小鴨子，揚州虹橋人，王大人不嫌我們此地骯髒，我們一定好好伺候。」徐春榮接口對着王大經說道：「兄弟明兒一早就要出發，那個四眼狗能夠早平一天，洪福璜在廣

信的聲勢也好，早小一天，老哥賞飯，實在只好心領。曾國藩也笑道：老同寅要替我們杏翁餞行，恐怕來不及了，要末在此預先定下一桌酒席，一俟杏翁奏凱回來，再在此地接風，也是一般。王大經聽說，因為直接要拍曾國藩的馬屁，間接要拍徐春榮的馬屁，真的趕忙定下酒席。下文如果實行便成呆板文章，下文非但不實行而竟弄得不能實行，此真文章變幻莫測也。這天一席，他們一位總督，兩位道台，倒也吃得十分盡情快樂。曾國藩的此舉，明是要繁市面起見，所以破個例子，親坐花船一次，心願一了，等到夕陽西下，便同徐王二人大道回衙。南京城裏的一班百姓，一聞這樁新聞，無不感激這位曾制台，如此苦心孤詣，想出法子，繁榮市面，大家頌聲載道。南京城裏的一班官場，一聞這件趣事，無不感激這位曾制台，如此大開方便之門，以後大家吃酒嫖妓，彷彿是奉了旨意一般，幾幾乎高興得想替曾國藩去立專祠。極妙北京城裏的一班御史，以為曾國藩有了岔子，大家竟去參他，幸虧那時已是東西二后垂簾聽政，恭親王領袖軍機，都知曾國藩是位道學先生，他的去坐花

船完全注重市面，真有古大臣之風，反把御史申斥一頓了。事後來曾國藩知道此事，却也奏明原委，兩宮自然嘉獎幾句。王大經一見兩宮嘉獎，曾國藩的諷旨，始知自己所見不實，太覺固執，忽一個人暗自思忖道：曾大帥的吃花酒，雖說是爲南京的大局起見，我見他對於那個妓女小鴨子，似乎有些特別垂青之處，所以那個小鴨子，胆敢對我那般狂妄大胆，況且老子說過，不見所欲，其心不亂。描寫王大經真用特別筆路曾大帥倒底不是孔子轉世，豈有見色真不動情之理？我何不親去問問小鴨子看，曾大帥果有愛她之意，我大可以把那小鴨子出價買下，獻與曾大帥，以作房中伺候之人，這不是寶劍贈烈士的法子麼？王大經想至此處，以爲此計大妙，虧他福至心靈的想了出來。當下馬上去到釣魚巷裏，直進小鴨子的窩子，告知來意。小鴨子本是一個年青妓女，懂得甚麼大道，一聽王大經要去抬舉於她，那一高興，還當了得。當時略略吹牛，冒說曾制台確是有些愛她，不過當場未曾和她明言罷了。王大經聽了，急急以手亂指小

鴨子的鼻子道：「你這個人，真正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的了。他是一位現任兩江總督，雖然家眷不在身邊，有心愛你，但爲體制計，怎麼可以和你明說？」

此處隨便帶出

曾國藩不帶家眷卽爲下文，留出張木真好文章。

這些事情，全靠我們做下屬的，會得體貼憲意的了。王大經說到這裏，便問小鴨子可願嫁曾制台。小鴨子見問，歡喜得滿面通紅，連連表示

情願。王大經便出了二千銀子的身價，給與小鴨子的鴛母。鴛母也是喜出望

外，連夜就替小鴨子趕辦應用衣穿、什物等事。第二天的晚上，王大經命他太太悄悄的陪同小鴨子去到制台衙門，獻與曾國藩作妾。曾國藩起初一見王

大經，便會其意，不覺且駭且笑。

四字得神且笑且駭其事難成且駭且笑其事有疑讀者細思

後來禁不起那位王太太再

三譬解，小鴨子萬分羞愧。曾國藩想上一想，一則年紀已大，現正辦理善後事宜，狠得化番精神，身邊有個侍妾伺候，才覺便當；二則他的癬瘡大發，渾身癢得難熬，替他洗滌等事，斷非戈什哈等人可以常久代勞；三則他那歐陽夫人不在身邊，而且歐陽夫人十分賢淑，他在軍營之中的時候，早有信來，請他買

個侍妾，以便服役，有此三樣問題，也就一口答應。作者此處平口一二字而不用勉強二字者，正寫曾氏道學不欺人也。不到兩月，忽奉上諭，說是署浙江巡撫曾國荃回籍，三月諒來病已痊可，著曾國藩轉知該撫迅速進京陛見，俾得敕赴新任等語。又因蘇撫李鴻章前檄郭松林赴閩，隨同閩浙總督左宗棠、肅清東山恆社倉等處的餘孽，左宗棠復又攻克樟州府地方，福建全省救平，中興將帥前已封爵的，此次再錫美名，曾國藩爲毅勇侯，曾國荃爲威毅伯，官文爲果威伯，左宗棠爲恪靖伯，李鴻章爲肅毅伯，鮑超彭玉麟、楊載福、劉銘傳、劉秉璋等等，均賞男爵，塔齊布、蕭孚泗均賞一等輕車都尉，劉秉璋補授江西布政使，護理江西巡撫，曾國藩著兼協辦大學士之職，彭玉麟改以侍郎候補，派爲巡閱長江大臣，沿江省分之提鎮以下，統歸節制，曾國藩見了這道上諭，一面函知乃弟國荃，命他病體一愈，尅日入京，一面力辭協辦大學士之職，上諭不准，曾國藩只好遵旨謝恩受職，曾國藩忙了幾天，正想休息一下，忽見彭玉麟由江西到來，趕忙請見，向他道喜，彭玉麟忙遜

謝道：老師不必急替門生道喜，門生這次來此，就是來請老師代我奏請收回成命的。曾國藩聽了一楞道：你的封爵本是應該，你的改授侍郎，巡閱長江，也與你的性質相宜，何以要我奏辭？彭玉麟便又表示他不受賞，不做官的志向，還是曾國藩再三相勸，教他不必違旨辭謝。彭玉麟不好重違師命，方始承認巡閱長江大臣之職。男爵仍不肯受，曾國藩不便再勸，當即替他拜摺代辭封爵。曾國藩又問起天國僞幼主洪福瑱在廣信之事，彭玉麟答稱：門生本要稟告洪福瑱那幼賊，已由門生的部將繆枳會同九世叔的部將席寶田兩枝人馬奮力進攻廣信，洪福瑱不能立足，率部躡逃石城，即由繆席二將追蹤擒獲，已經押解南昌。沈葆楨中丞因已奏請開缺在先，新任護撫劉仲良雖未到任，他却不肯負責辦理此事，想來已有移文到老師這裏來了。曾國藩聽完，連連搖頭太息道：這真奇了，沈葆楨已經和我在鬥氣，從沒公事來往，倒說連左季高也不知聽了誰的讒言，現在背後對我大有煩言。彭玉麟很詫異的答道：沈

葆楨中丞，他是因爲老師曾有一奏，提及敕書之語，因此急急奏請開缺，既是奏請開缺人員，不肯再辦公事，猶可說也，怎麼左季高本是我們自己人，也會來鬧意見，曾國藩聽說，忽又微微一笑道：季高大概只忌我一個人的功位，在他之上，其實何必呢？彭玉麟道：這末那個洪福瑱，久押南昌，老不辦他，恐怕不妥吧？曾國藩蹙額的答道：仲良已經到此多日，他因他的門人徐春榮，被我派往婺源去打那個四眼狗去了，他就不肯一個人先去到任，不然洪福瑱的事，自然交他去辦，彭玉麟笑上一笑道：徐杏林很能辦事，固不必說，不過仲良這人，對於他的這位門生，彷彿像個奶媽一般起來，豈不好笑？彭玉麟說到這裏，又問曾國藩道：徐杏林出發多久了？曾國藩道：昨天已有飛報到來說，是四眼狗陳玉成，業已被他生擒，我就馬上派了此地候補知府李寶森，前去將陳賊押解進京，因爲此賊的罪案，真也太大了，彭玉麟道：這是要從河南走的伏線，曾國藩點點頭，不答這話，單問已將李秀成正法，辦得可是？彭玉麟道：辦了

也好，省得養癰成患。曾國藩很快樂的說道：我們師生兩個的意見，倒是相同。只有徐杏林不甚以殺李秀成爲然。彭玉麟道：他的眼光本遠，大概恐怕多費軍餉，多傷士卒，也有理的。曾國藩道：等他回來，仲良就好前去到任。現在捻匪又在六安、英山、太湖一帶鬧事，很麻煩呢。彭玉麟問道：老師爲何不命塔齊布前去辦理？曾國藩聽說，微喟了一聲道：你還在記得他呢？可憐他是連封爵的上諭都沒有，福氣看見，早已病死了。歸宿塔齊布彭玉麟聽了，也爲傷感不置。曾國藩還待有話，忽見一個戈什哈走來，對他輕輕的咬上一句耳朵道：姨太太請大人進去洗澡。曾國藩把頭一點，彭玉麟忽見一個戈什哈在與曾國藩咬着耳朵講話，諒有甚麼秘密要公，便即告辭而退。曾國藩一等彭玉麟走後，一面慢慢的踱入上房，一面還在問那個戈什哈道：彭大人是我的門生，姨太太請我洗澡，乃是爲的癬疥，又非瞞人之事，你這般的鬼頭鬼腦，豈不要被彭大人怪我有事避他麼？那個戈什哈碰了一個小小釘子，不敢辯白，其實這個戈什哈

却有一點小聰明，很知彭玉麟的脾氣，恐怕不利這位姨太太，故有此舉。曾國藩反而怪他多事，這也是曾國藩毫沒一點機械心的好處。第二天早上，曾國藩尚在上房吃早點心的當口，陡見一個戈什哈慌慌張張的奔入，稟知道，回老師的話，彭大人佩劍而入，聲稱要斬我們姨太太，還要查辦王糧道呢。曾國藩聽了大驚道：這末你們快把姨太太暫且藏過一邊，讓我出去見他。曾國藩說完這句，不及再待戈什哈答話，連忙拔上鞋子，怱怱而出。原來曾國藩本有癬疥之疾，從前在軍營中的當口，還能時發時愈，及至到了兩江總督衙門，一天厲害一天，每天至少要洗澡十多次，方才過得。所以在吃早點心的時候，剛剛洗完了澡，連鞋子還未拔上，並非曾國藩也有拔鞋皮的壞相，等得曾國藩剛剛奔出花廳，彭玉麟已經仗劍走來，一見曾國藩之面，就忿然的大聲說道：老師何故納妓作妾，不怕旁人學壞樣麼？曾國藩紅了臉的不及答話，彭玉麟又盛氣的說道：妖婦躲在那裏，門生一定斬她。彭玉麟的她字未完，真的要向

上房奔走，曾國藩忙把雙臂一張，攔着彭玉麟道：「雪琴何必如此，我教她走就是了。」彭玉麟聽說，還不大願意止步，幸虧徐春榮正來銷差，一見彭玉麟手執一柄亮晃晃的寶劍，面有怒色，又見曾國藩一個人呆呆地站在當地，臉上又有愧容，料知小鴨子之事發作，生怕他們師生二人因此小事傷了多年的情誼，忙把彭玉麟一把拖到文案房內，奪去寶劍，讓他坐定，方才問彭玉麟道：「彭大人究爲何事，如此仗劍而入？」彭玉麟喘上一陣，也作老態始將曾國藩納妾之事告知徐春榮聽了，徐春榮聽了笑道：「老師春秋已高，又有癱疾，房中弄個婦人伺候，事極平常，彭大人何必這般生氣？」彭玉麟忽捏了徐春榮的耳太息道：「徐杏翁，你怎麼也說這些世俗之話，我們老師已有入聖廟的資格，兄弟此舉，並非唐突，不過要成就他老人家入聖廟的資格而已，否則謝公樂游文山，聲妓我再不管，徐春榮聽說，又問道：「有無商量餘地呢？」彭玉麟毅然決然道：「我頭可斷，此事斷無別話。」徐春榮聽說，忙又去到花廳，只見曾國藩一見他去，急低

聲問道、雪琴還在外邊麼、之聲徐春榮點點頭道、還在外面、徐春榮答了這句、斷將彭玉麟的說話、老老實實的告知曾國藩聽了、曾國藩微蹙雙眉的答道、這末快給此婦三百銀子、仍請王太太打發她去、徐春榮命人照辦、曾國藩忽又低聲自語道、他從前也曾有過那個方美人之事的、此語與不敬的說話同、一口吻此老忠厚可憐徐春榮不便解釋此話、便將那個四眼狗、陳玉成、已交李寶森由河南地方押解京去之事、稟知曾國藩聽了、曾國藩一見徐春榮談到公事、慌忙慰勞道、杏翁又是一件大功、無奈你總不肯受保舉、又怎麼好法呢、徐春榮道、敝老師死活活的要職道陪他前去到任、職道推却不去、只好答應、曾國藩連連點首道、這樣最好、杏翁肯去、我對於江西一省之事、不必再管了、徐春榮道、職道去去就要走的、恐怕不能久留、停刻敝老師前來見過老師之後、明天就得動身、職道不再來稟辭了、曾國藩道、洪福瑱現在押在南昌、你同仲良一到江西、趕緊把他辦了、就是就由你們那邊出奏、也是一樣、徐春榮答應一聲、正擬退出、曾國藩

忙又走近徐春榮的身邊，低聲說道：「今天我怕見雪琴之面，費杏翁的心，請你快快約他一同出去才好。」徐春榮點頭應允而去。第二天上早，曾國藩剛剛起身，冷清清睡了一宵了彭玉麟已來負荆謝罪，曾國藩忙將彭玉麟請入簽押房內，不待彭玉麟開口，他却先笑道：「子見南子，子路勿悅，雪琴昨天之事，有益於我多多矣。」彭玉麟急作半跪道：「老師本是聖人，門生昨天之舉，未免情而不情，從前門生斬了劣子，至今思之，雖不懊悔，但也時時覺得有些悽楚。月前曾有一信致小孫，該稿猶存身邊，彭玉麟尚未說完，幾乎落下淚來。曾國藩忙與彭玉麟相對坐下，又問他取出信稿，接到手中一看，只見寫着是：

汝父以不羈之性，悞軍令而論斬，吾宗有後，血胤在爾。汝父少不學，督率過嚴，輒蹶弛，余切誠之，以其凶終恐覆吾祚。今幸老朽可保首領，而令名未爲渠傷，足可慰已。汝年雖稚，有跨灶之譽，接爾安稟，覺字體骨秀得之天，文法高邁，疑素習，吾祖孫間，何不可曲致其情。乃類孔氏，道不垂伯鯉，而及子思。

耶、今後但求汝不應科舉、不習刀馬、隱於窮荒、讀破萬卷書爲通儒、於願已奢、噫、緬懷殺戒、令吾慳忡、彭雪琴筆墨有剛勁之氣

曾國藩看完了這封信稿、正待有話、又見還有一封稿子、便再去看去、只見是

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習於常也、吾家素清貧、今雖致高爵、而余未能忘情敝袍、跨馬巡行、芒屨一雙、輒相隨、每見世家子弟、驕奢淫佚、恨不一擒而置之法、乃讀老子運歲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則又付之浩嘆而已、汝來書、不願錦衣玉食、良足與語儉德、然頤指氣使、飽食煖衣而無所事者、猶覺奢、小婢一人、用供驅使、老僕司門戶、彼亦人子、以貧而來依、不宜妄加呼叱、犯過溫諭之、蒲鞭示責、仁者爲之、能如是、彼未必不樂爲之用、爾其慎守余言、

曾國藩看完此信、忽對彭玉麟笑道、子孫之事、本是假的、替他們作馬牛、固是犯不着、責之太嚴也、傷天性、你有這位賢孫、勝我多了、彭玉麟一愕道、老師何

出此言，我們幾位世弟，我知道都是學貫中西的人才，豈是你那小門生可望肩背，曾國藩聽說，把頭連搖幾搖，正是：

莫言師弟因鸞鳳，談到兒孫作馬牛。

不知曾國藩談到他的兒子，爲何搖頭，且閱下文。

評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曾文正納妾一事，故作者大書特書也，有此曾文正之師，始有此彭剛直之弟，二賢相得益彰，亦虧作者搜羅之詳盡。

李涵秋著

俠

鳳

奇

緣

六册定價
二元四角
(六折)

本書爲江都李涵秋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全會途日披露於新聞報快活林。現歸本局印行。先生長於社會小說。此書則兼帶言情。復經嚴獨鶴先生代爲編次加評。畫龍點睛。益臻神妙。全書分三十八回。得三十餘萬言。

徐枕亞著

雪

鴻

淚

史

一册定價
大洋一元
(六折)

本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爲自來言情小說中所未有亦爲枕亞生平第一嘔心著作。凡閱玉梨魂及喜閣哀豔詩詞尺牘者。均不可不讀。全書二十萬言。用五號字精印一厚册。得二百二十餘面。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六十五回 張之萬夢作斬妖官 彭雪琴僞扮城隍像

曾國藩一見彭玉麟問到他的子孫，便連連的搖着頭答道：「雪琴，你還不知道麼？你那二世弟紀鴻，亡過已經幾年了，雖然留下廣銓、廣鈞、廣鎔三個兒子，薛年紀儘管很小，都還覺得聰明，彭玉麟岔口道：「三位世姪，既極聰慧，還不是薛老師的福氣麼？曾國藩又搖首道：「說到聰明，正要福氣來銷，我所慮的是，我的爲人，一生本無他長，只有厚道二字，差堪自信，平時常接你們師母來信，她雖未曾說她幾個孫子不好，我可已經瞧出大概，這班孩子，將來長成，才則有望，德防不足，再說到你那大世弟紀澤，我早已替他娶了劉氏媳婦，生有一子，取名廣鑾，此孫之德，將來或能稍勝三個兄弟，且不說他，獨有紀澤，以爲中國文學，我曾教他多年，似乎已至無可再學的地步了，他就前去學習西文，西文東西，到了現在時代，本來也還適用，不過若一談到去與洋人交涉，那真難而又難，我正恐他僅僅乎學了一點皮毛，將來自以爲是，不要悞了國家大事，那時

連我的一世清名，豈不爲他所累，彭玉麟一直聽到此地，方始哦了一聲，笑着接口道：「老師所愁，原來爲此，快快不必多慮，我們頡剛世弟，頡剛爲紀澤之字現在誰不欽佩他的西學，老師平心說說看，現在執政的人物，除了李少荃一人外，誰能去和洋人辦理交涉，曾國藩聽說，忽然微笑，笑容問着彭玉麟道：「照雪琴說來，不是怪我杞人憂天了麼？」彭玉麟又笑着答道：「這也是老師愛子情切之故，正合得上那句愛之過深，望之過切的古語了。」從前胡文忠公將要下世的時候，有一天，忽到漢口有事，偶然瞧見一隻外輪經過，他就急得當場吐了幾口鮮血，立刻暈了過去，等得左右慌忙將他救醒，他始對着幾位幕僚太息說道：「在我看來，髮逆之事，現在既有大軍雲集，不久必能剿滅，尙非國家心腹之患，將來使我們中國不能長治久安的，必是外人，文忠說完這話，不久歿於武昌撫署，曾國藩點頭道：「潤芝此言，本有卓見，可惜他竟先我而去世了。」曾國藩說到這句，不禁歎歎起來，叫着彭玉麟之字道：「雪琴，潤芝本和我們同時出山的，

他的坐鎮湖北幾年，很於我們的軍事有益，他和文宗顯皇帝先後而逝，時光過得真快，轉瞬又是四年了呢。彭玉麟也太息道：文忠爲人，本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名臣，怎麼竟會沒後，不知現在所繼之子，到底怎樣。曾國藩道：他所繼的那個又勛嗣子，不是他的從弟裴翼之子麼？聽說不過爾爾。曾國藩說着，卽向書架上，鄭重其事的抽出一本書籍，又在那書當中，拈出一封信來，一面遞與彭玉麟去看，一面又說道：此信就是潤芝最後的一封信，我是於無意之中得來作個亡友紀念的。彭玉麟不及答話，先看那信，只見確是胡振翼的親筆，寫着是：

保弟如面，君父之難，聞之愧憤，

咸豐十年十月英法之兵進攻北京，以上三語乃指火燒圓明園之事也。

兄忝膺疆寄，自應北上

入衛，此臣職之大義也。行吾心之所安，本不計及事之能濟與否也。乃皇上眷念東吳，寤寐不釋，九月二十日有旨，止鮑春霆不必北行，吾輩得以專意江南，竭其棉力，此天心之仁也。惟是大營一失，江浙淪陷，而夷兵北侵，首都

復危、瞻言大局，真有涕泗無從之概，奈何奈何！兄近異常煩躁，心胸間似有痞塊橫阻，時亦咯血，舌色如墨，病狀如見醫治畧愈，惟運兵籌餉，日不暇給，賓客書疏，手自批答，常至漏下四鼓，始能就寢，食少事繁，病又叢生，自揣精力，殆亦不能久居於人世矣。

兄林翼手泐十月十四日燈下

彭玉麟看完，將信交與曾國藩道：「文忠寫這封信的時候，真也虧他心掛兩頭，彭玉麟說到此地，望了曾國藩一眼道：『門生那時官卑職小，雖然沒有奉到勤王的諭旨，不是曾經求着老師代奏，情願北上入衛，老師說是不必，還是顧着水師爲要。』門生方始作罷的麼？」曾國藩點點頭答道：「那時我也担了天大的干係，力主重外輕內，後來的結果，總算還好，也虧文宗顯皇帝來得聖明，否則我雖不做罪臣，但是欺君之名，一定遺臭萬年矣。」此等談話非常名貴，決非小說家隨便可以寫出者。彭玉麟道：「這也是老師有此學問，方才有此胆量。」曾國藩聽了搖手道：「總而言之，一句走的險著，不可爲訓。」彭玉麟又和曾國藩兩個，談了一陣收束水師事宜之事，方始告

辭自去巡閱長江一帶去了。曾國藩等得彭玉麟走後，忙將糧道王大經請至，好好安慰一番，說是不必怪着彭玉麟，又說彭玉麟逐妾之舉，乃是專爲保全他的名聲，並非要與王大經作對。王大經聽說道：「只要彭大人不來參辦職道，職道怎敢怪他？」曾國藩點首道：「此事不必再提，使人很爲不樂，你還是好好辦理糧運事宜。」此間百姓大劫之後，凋敝極了的呢。王大經連連是了幾聲，便即退出。曾國藩即將納妾被逐之事，寫出家信，忽見一個戈什哈送進一封廷寄，拆開一看，見是命他移知河南巡撫張之萬，迅速查明四眼狗陳玉成行至何處，將他就地正法，不必押解進京，免有逃失情事。曾國藩自然遵旨照辦。誰知那位張之萬中丞，一接到曾國藩請他迅將四眼狗在他境內正法的移文，不禁連稱奇怪起來。你道爲何？原來張之萬字子青，直隸南皮人，後來曾任湖廣總督的那個張之洞，張秀濤，就是他的本家兄弟。張之萬在未曾點狀元的時候，有一年同了家人正在守舍，照守舍二字解釋，便是坐以待旦，守候新年之

意、張之萬却因每試不利、心懷抑鬱、精神常常不振、這天晚上、坐了一會、他就伏几而寐、夢見到了天宮、正在隨處亂闖之際、忽見一個生着四隻眼睛、十分凶惡的妖怪、向他攔住去路、似要和他爲難的樣子、同時又見來了一位金甲神人、向着那個四眼妖怪大聲一喝道、你這孽畜、爲何還不去到世上投生、在此何爲、那個四眼妖怪、見了金甲神人、始有懼怕形狀、那個金甲神人、又指着張之萬這人、對着四眼妖怪說道、你此次下凡、將來雖有一番殺戮之事、可要保全民命爲重、你若殺戮過重、他就是將來監斬你的人物、張之萬聽了金甲神人之言、不免很爲奇怪、也就一驚而醒、睜眼一看、方知他已打了一個磕銃、忙將夢中所見之事、說給家人聽了、大家都覺此夢希奇、將來或有兆驗、張之萬卽於那年考中一個七品小京官、當時有位軍機大臣和他有點世誼、便保了他充當一名章京差使、章京乃滿洲名漢人稱之小軍機卽代大軍機擬稿者張之萬因見已近中年、不想從正途發跡、只望就在軍機處熬苦幾年、也可放個府道出去、有一天、張之萬散值

較遲，尚在軍機處整理文件，忽見一個姓熊的貴州故人，前去訪他，於是殷勤道故，互談積愆，不料姓熊的忙了一陣之後，却在身上摸出一隻特別精緻墨盒，鄭鄭重重的送與張之萬道：「兄弟奉送老哥一隻墨盒，這個墨盒不是尋常東西，老哥須得寶而藏之，今歲包你考中狀元，不過這個墨盒只能用一次的。」第二次切切不可再用，張之萬當時接了墨盒之後，雖然謝了幾句，心裏還在暗笑：姓熊的恭維得太沒邊兒，因為狀元是三年只有一個，怎會因這墨盒而中，及至送走姓熊的，陡然想起姓熊的業已亡過多年，不禁大嚇起來，再把那隻墨盒打開一瞧，只見墨色光亮，香氣四溢，比較玻璃廠出賣的要好幾倍，於是一個人奇怪了一會，只好姑且藏好墨盒，將來看牠有無效驗，沒有幾時，張之萬前去應試，果以殿試第一人大魁天下，等到朝考那天，張之萬忽又想着姓熊的教他對於那隻墨盒，只能用一次的說話，不覺好奇心起，暗自忖道：這隻墨盒既能使我點元，我又妨再用牠一次呢？張之萬想畢，這個念頭，便將

那個墨盒打開、及看墨盒的顏色、竟會變爲血水、嚇得不敢再用、大考也沒甚麼壞處、後來循資按格的做到河南巡撫、那天接到曾國藩的移文、便將那個四眼狗、卽在禹城縣地方正法、等得禹城縣知縣、親把四眼狗的首級、送到省垣、張之萬一見四眼狗的形狀、正是他當年夢中所見的那個妖怪、自然大稱奇事、

此事似近詭但張之萬後來的行述之中敘及此事作者取爲材料真名實也

張之萬也不瞞人、卽將此事修函告知曾國藩

知道、接到曾國藩復書、說是怪力亂神、聖人不談、君之夢事雖真、世人總覺有些怪誕不經、這件事情、大似弟的滿身癬疥、人家都在附會我是巨蟒投生之事一樣、但是我等身爲大臣之人、一舉一動、都爲人民觀瞻所繫、以後還宜少談此事爲宜、所以張之萬在生之時、從此不提此事、至於他後來行述上所叙、乃是他的子孫所爲、與他不相干的、曾國藩發過張之萬的書信之後、跟着就接到江西劉秉璋中丞的私函、說是已將僞幼主洪福瑱驗明正身、綁赴法場正法、但據敝門人徐春榮之意、此事應由尊處出發爲妥、曾國藩也以爲然、趕

忙一面拜摺奏知朝廷，一面又給徐春榮一信，勸他千萬不可馬上告請終養，至少帮到劉秉璋任滿方能歸隱。徐春榮接到曾國藩之信，送給劉秉璋看了，劉秉璋大喜道：「杏林這樣說來，你可不能再走，我馬上奏請派你做此地的全省營務處。」徐春榮不好再事推辭，只得寫信稟知老母。後來接到老母回信，說是近來身體尚健，既是曾劉二帥如此重視，盡忠和盡孝是一般的。徐春榮奉了老母之命，方始接受江西全省營務處之差。有一天，正和劉秉璋兩個經過滕王閣下，劉秉璋道：「此刻左右沒事，我和你兩個上去玩牠一玩。」徐春榮聽說，便同劉秉璋上閣閒眺，他們師生二人正在賞攬風景的當口，忽見彭玉麟一個人青衣小帽的飄然而入，劉秉璋慌忙迎入，含笑的問道：「雪翁你怎麼一個人來此？」大概又在私行察訪一樁甚麼案子了。彭玉麟連連點頭，又笑上一笑道：「恰恰被你猜中，說着，又向徐春榮說道：『我的來此，就是爲的嚴磨生那樁案子。』」徐春榮聽了，不覺失驚道：「我真忙昏得太不成話了。」這樁案子，我既同着做

老師服官此地，早該辦理，以伸嚴姓之冤。實因此地兵燹之餘，百務並舉，真正的一時忙不過來。彭玉麟指指徐春榮和劉秉璋二人，大笑道：「你們師生兩個，青天白日，不去辦理公事，反在此閣眺覽風景，我們杏翁還在說忙不過來呢。」劉秉璋急得罰誓的辯白道：「我和杏林二人，到此以後，真正忙得屁滾尿流，雪翁不信，可去查看我們所辦的公事爲證。」劉秉璋老實人禁不起戲言作者描寫之筆本是高人一等彭玉麟一見劉秉璋忙不迭的向他辯白，始與劉徐二人一同坐定道：「仲良勿急，我是和你在說戲話。這件案子，我已經替你們辦明白了。徐春榮聽說又大驚道：「彭大人你真是一位包龍圖轉世了，你老人家是那天到此，怎麼我們一點都不知道。」彭玉麟道：「我來了也沒幾天，至於你們不知道我的行踪，這是我吩咐一府兩縣的，我的守這秘密，並不是要瞞你們，實因要瞞案中要犯，劉秉璋岔口道：「此案我也聽人說過，本想親自提審，不知怎麼一來，就此耽擱下來，現在凶犯倒底是誰？」彭玉麟道：「你問凶犯呀，凶犯就是那個歐陽發仵。」徐春榮聽了一喜道：「這不

是被我猜中了麼、彭玉麟點點頭道、杏林可惜不做州縣、不然倒是一位片言折獄的賢明官兒、劉秉璋不解此話、忙把眼睛望着彭徐二人、彭玉麟便將他和曾國荃徐春榮三個、曾在江南大營之中、提過此事、細細的告知劉秉璋聽了、劉秉璋聽完、朝着徐春榮很滿意的一笑道、杏林、我就委你再兼發審局的總辦如何、徐春榮未及答話、彭玉麟却笑着接口道、杏翁已當奏派差使、怎麼好去幹此府班事情、要末馬上給他署理臬司、徐春榮也笑着道、彭大人、你不必再保舉我了、我對於這個營務處的差使、還忙不過來呢、還是請你快快宣布歐陽發仞的案子吧、彭玉麟聽了、方始說道、我對於嚴磨生的案子、無日不在心上、現在既任巡閱之職、我就專來辦理此案、我還是大前天秘密到此的一府兩縣、也是我去傳見他們的、我因此地官場、大家都在疑心嚴磨生是凶犯、不可不細心審問、我先在縣衙門裏審了一堂、各犯仍舊一無招認、我等退堂之後、忽然想出一個計策、暗命差役、去到監裏、各人互相談說此案、有意

要使各犯聽見、劉秉璋忙問、究竟是那些說話、彭玉麟道、我命差役說、彭大人審問不出此案、心中十分焦急、擬在今天晚上、將案中人犯、一齊押到城隍菩薩面前、讓城隍老爺前去審問、那知那個歐陽發仵不待聽畢、便去插嘴對差役說道、城隍菩薩、只能審鬼、怎會審人、這位彭大人、真正是想入非非了、差役即答歐陽發仵道、彭大人本有包龍圖轉世的聲名、況且每次審理無頭案件、沒有一次不審明白的、陽間官府個個怕他、所以陰間官府、也極敬他、只要彭大人用封牒文去給城隍菩薩、城隍菩薩一定能夠照辦、

牒文乃同通班子用與知府以及縣丞用與正堂知縣陽官用陰官

個人犯聽了此話、並未怎樣、只有歐陽發仵聽了、頓形不安起來、我經差役告知於我、心裏已經明白一半、彭玉麟說到這句、又望了徐春榮一眼道、還有杏翁從前的那句先入之言、更加有了把握、我就在那天晚上、真的去到城隍廟裏、假扮城隍模樣、那些判官鬼役、也是差役假扮、經我這位假城隍一審、不待動刑、歐陽發仵竟是一口承招、原來歐陽發仵自從眼見那個汪同興給與福

來福得二子吃飯之後，二子走出，他卽跟踪追上，騙二子道：我與你們老子，本是熟人，你們不必害怕。今天且隨我回家住一宵，明天一早，我送你們回去。就是當時二子聽說，自然喜出望外，便同歐陽發仞到家。歐陽發仞却不將二子領入內室，僅將二子匿於屋外草房，所以二子曾經到過歐陽發仞家中，連歐陽發仞的妻子都不知道。第二天，已是二十八了，歐陽發仞卽命二子隨他走路，及至陳公坂地方，離開二子所住的車門湖已近，福來看出路徑，知己離家不遠，便上一座土山，一望，車門湖村落，卽在眼前，趕忙下山，擬率福得自行回家。歐陽發仞如何肯放，福來倒底大了幾歲，便去質問歐陽發仞道：歐陽伯伯，你不教我們回家，究竟教我們何往？歐陽發仞嘴上不答，手上已去強拉福來。福來便罵歐陽發仞爲老豬狗，歐陽發仞先向福來頭上打了幾下，次又用手去叉福來的喉管，初意不過威嚇福來，尙無死他之心，不料福來竟被歐陽發仞一叉而死。福得在旁，哭着指指歐陽發仞道：你又死我哥哥，我認得你的歐

陽發仞至此只好一不做二不休起來，立即飛起一脚，又將福得踢破腎囊而死。歐陽發仞既已害死二子，有意不取錢米二袋，以免人的疑心。彭玉麟一直說到此地，忽向劉秉璋一笑道：「我已將這案子審問明白，凶犯仍押監中，特此前來通知你們一聲。你們師生如何謝我？」劉秉璋慌忙向彭玉麟拱拱手，一面道謝，一面說着笑話道：「雪翁，你真是一位包龍圖轉世，我就奏上一本，請你去做刑部大堂如何？」彭玉麟正待答話，忽見臬司尋上閣來，見他在此行禮之後，始稟知劉秉璋道：「回大帥的話，司裏已將沈可發拏到，劉秉璋聽了一喜，忙對彭玉麟說道：「此地浮梁地方，有個名叫沈可發的壞蛋，專事私刻關防，偽造功牌，冒稱曾任曾侯爺大營總文案，被騙的賍款，竟達二十餘萬，兄弟到任之後，告發他的人數，多至三百餘人，不知怎樣一來，被他聞風逃走，現在既已拏獲，請問雪翁怎樣辦理？」彭玉麟道：「應按軍法辦理，可先正法，再行移知大部。」劉秉璋即命徐春榮臬司二人前去辦理。彭玉麟也就別了劉秉璋，即日離開南昌。

徐春榮和臬司二人辦了沈可發之事，徐春榮上院銷差的時候，劉秉璋忙將一道上諭交給徐春榮去看道：兩宮已命左季高制軍去辦捻匪，白彥虎回匪白翟的事情了，有旨命各省督撫協助軍餉，你瞧怎樣辦法，徐春榮聽說不禁一愕，正是：

名臣北奏言雖假，大將西征事却真。

不知徐春榮所驚何事，且閱下文。

評曰：此書宗旨，抱定不設神怪，而往往有神怪之事記載者，不肯抹煞事實也。卽如此回，張子青之夢上天宮，監斬妖魔，以及貴州故人熊姓贈彼墨盒等事，誠屬十二萬分怪誕。然張氏子孫既能載入行述，則非虛妄可知。

大湖

姚民
哀著

大盜

二冊定價一元六角

實售六折

大湖地勢奧僻，盜匪出沒無常，放火劫舍，擄人勒贖，無所不為。盜匪帮派，不計其數，以太保阿書為最著名。

本書為太保阿書之塾師所口述，姚民哀先生所編叙。描寫湖中盜匪之一切，熱鬧而又詳盡。如何放火，如何殺人，如何綁票，如何奸淫，如何拒捕，如何劫村，寫來殘暴兇惡，令人髮指。而寫太保阿書，尤較他盜為詳盡，自其出身寫起，直寫到伏法。實人實事，全無虛構，比報載更為詳細而準確。書中附有太保阿書伏法時之照片十幅，用銅版厚紙精印，非常清晰，係出重金所徵得者。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六十六回 北闕沐皇恩詳陳奏牘 西征談戰略盡在家書

劉秉璋瞧見徐春榮似有驚愕之色，急問道：杏林素能鎮定，此刻何故這般樣子？徐春榮道：左季帥既然奉旨調督陝甘，去剿捻回等匪，如此大事，何以沒有去和曾滌帥商酌一下？至於各省協餉一層，倒還在次，劉秉璋不解道：左季帥邊平浙省，也是中興名臣之一，杏林說他未曾去與曾滌帥商量一下，難道他的軍事之學，真的不如滌帥不成？曾左彭既得當時的三傑劉秉璋應有此問徐春榮尚未答話，先把四面一望，見沒甚麼外人，方始說道：季帥的軍事之學，並不亞於滌帥，滌帥自從主持軍事以來，抱定穩打穩戰，步步腳踏實地行事，雖然稍嫌迂緩，收功較遲，現已平定大局，做總帥的不比別路將帥，中樞倘有挫折，關乎全局，門生佩服他的長處，正是老成持重，得以總攬全軍，季帥的軍事主見，注重急進，稍覺近於偏鋒，勝則見功較速，負則或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現在甘肅一帶的匪衆，也猖獗萬里行軍，從援不能驟至，正合得着滌帥的那個穩字，方能萬無一失。

門生是防季帥，倘若果有一點驕氣，那就不妥，所以望他去和滌帥斟酌而行。劉秉璋聽了，方始失訝道：「照杏林的議論，不是季帥此行有些危險了麼？」徐春榮微搖其頭的答道：「這倒不然，門生一則因未研究甘省之事，方才的說話，不過懸揣而已；二則季帥的胆子極壯，胆壯者氣必盛，他倒挾其盪平浙省的餘威，一到甘省，竟能立奏膚功，也未可知。」

徐氏議論確屬行軍要旨，並非徒托空談，此書之妙正在此種地方。

劉秉璋聽說，忽然想起一事，便對徐春榮笑着說道：「杏林方才的說話，乃是據理而論，却不知道季帥現與滌帥很有意見，既有意見，怎麼再肯去和滌帥商酌？」劉秉璋說着，把手向着檟上一指道：「杏林快快替他卜上一卦，且看怎樣。」徐春榮真的去到檟上，先焚上一炷香，然後虔虔誠誠的卜上一卦，一看爻辭，不禁大喜的對着劉秉璋說道：「季帥此行無碍矣。」劉秉璋忙看爻辭，只見寫着是「公則稱心，私未如意，惡獸可除，乳羊墮泪。」劉秉璋看完，急問徐春榮道：「難道季帥自己竟有不幸不成？」徐春榮搖手道：「既有乳羊字樣，或者關於他的下代，也說不定。」劉秉璋道：

家事縱不如意，究比國事爲輕，徐春榮也想起一件事情，把他雙眉微蹙道：門生在江南大營裏的當口，曾九帥因聞季帥，總在背後議論滌帥，便對門生說：季高從前曾被小人所誣，奉旨通緝歸案，交官文訊辦，後來多虧家兄和潤芝等等替他幹旋，那樁欵案，倘若不是家兄力托肅順，季高怎有今日？他現在因爲已與家兄的功位相埒，居然旁若無人起來，家兄爲人素持犯而不較之旨，我却極不爲然，曾九帥當時卽命門生也替季帥卜上一卦，門生卜的是季帥的家運，那個爻辭之上，說得非常明白，牠說季帥性情有些剛愎，曾九帥反而笑了起來道：季高的剛愎，連卦上都知道，這倒有些好笑。反映前文劉秉璋道：他的家運怎樣？徐春榮道：卦上說季帥有古稀以外的壽數，又說他的冢子孝威，少年卽有不幸，四子孝同，將來可以做到三品。左孝威後來殉母，左孝同嗣任江蘇臬司，徐氏之卦無一次不驗，可惜已成絕學，誰謂西洋科學勝於中國之學哉。徐春榮還待再說，忽見劉秉璋的部將錢玉興、萬應墀兩個參將，一齊進來，回稟公事，等得錢萬二人公事回畢，劉秉璋又和他們談起左宗棠奉旨調

督陝甘徐春榮替他卜卦等事。錢玉興雖是一位武將，却通文墨，平日在那戰陣之上，常將所得詩句，寄與徐春榮替他修改。此刻一見劉秉璋談到卜卦之事，忙對徐春榮說道：「標下對於卜卦的事情，近來方才有些相信，大人的這個文王課，恐怕中國沒有第二個了。」錢玉興時為江甯萬字軍統領，照例徐夙節制，故稱大人，作者詭得真詳。萬應墀笑問錢玉興此話怎講。錢玉興道：「我有一次要向陳玉成那裏前去劫營，曾請我們大人替我卜上一卦，卦上說我去劫營雖能取勝，必要受傷。錢玉興說到這裏，便把他的靴尖一蹺道：「現在我的右腳帶着一點小小殘疾，這還不准極了麼？」劉秉璋萬應墀兩個聽說，都把各人的舌頭伸得老長的道：「這真准得怕人。」錢玉興忽問徐春榮可曾瞧見曾國荃克復金陵的時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曾國藩曾題一詩，句子極其清雅。徐春榮搖頭道：「這倒沒有瞧見。」錢玉興道：「標下却還記得說着，忙去泐了出來。」劉萬徐三個一同看是：

十載艱難下百城，漫天箕斗正縱橫。今宵一盞黃花酒，如與阿連慶更生。

此詩文正公之家書上都未載及註者
於上說筆記見之作者洵無書不讀矣

徐春榮便對劉秉璋低聲說道：滌帥的才氣已盡，怕他的壽數不及左季帥呢。劉秉璋忙問：大約還有幾年？徐春榮掐指一算道：至多不過七年。劉秉璋道：從前左季帥曾笑滌帥庸庸厚福，照這樣說來，豈不是不能算爲厚福了？徐春榮道：花甲之壽也可以了，門生自知恐怕還不能到花甲呢。

徐氏係五十九歲逝世
真有未卜先知之明

劉秉

璋聽說，自恃是徐春榮的老師，便倚老賣老的笑罵了一句道：狗屁！何至如此！劉秉璋這樣一罵，錢萬徐三個不覺都一齊笑了起來。後來還是徐春榮先停了笑聲道：這末協餉之事，讓門生就下去和藩司商量去。歸到劉秉璋連連點頭道：快去快去。這件事情，我就不管了。徐春榮和錢萬二人一同出了撫台衙門。錢萬二人各去辦理各人之事。徐春榮却與藩台籌劃妥當，再由劉秉璋移知左宗棠。左宗棠在京接到公事，很高興的對他長子孝威說道：劉仲良那裏既有徐杏林替他辦事，他眞厚福不少。孝威公子笑答道：徐某人不知和劉仲

良是甚麼緣分，很有關雲長對於劉玄德至死無他的義氣，左宗棠也笑着點點頭道：徐杏林自從由孫祝棠荐與劉仲良之後，後來成爲師生，這是徐春榮抱着知己之感，連那滌生和沅甫兩個，要想奏調用他，他都不肯，沅甫且不說他，滌生本來自稱道學，倒說一到兩江任上，一位堂堂的制台，竟去坐花船吃花酒，我却大不爲然，孝威公子忙替曾國藩代辯道：父親倒不必這樣說法，他是爲的要興與繁市面，左宗棠搖着頭，撚着鬚的說道：要興市面，一則不必制台自去操心，自然是地方官的責任，二則這種老氣橫秋的樣子，爲父真的瞧不下去，左宗棠說到這裏，忽又問道：你才從家鄉來京，我因連日召見，沒有工夫問你家事，左宗棠性謹慎，但對國家之事公而忘私，很有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風，作者不沒其長。今天偷閒在此，你那母親的毛病，莫非真的成爲不治之症了麼？爲父有些不信，孝威公子見問，陡然掩面暗泣起來，不能答話，原來左宗棠自平浙江之亂，他那奏報軍情的摺子，比較別的督撫爲多，因爲他本是一位摺奏摺老夫子出身，歡喜自己動筆，摺子上的措辭，

自然明白曉暢，而且對於甘肅的匪亂，雖未明言，可是自告奮勇的態度，業已流露於字裏行間的了。兩宮素知他的體魄壯於曾彭等人，便令他入京陛見，殷殷垂問甘肅的匪亂，他於奏對下來，卽上一個摺子是：

兵部尙書、忠勇巴圖魯、一等恪靖伯閩浙督臣左宗棠跪奏

爲預先設防，據要扼險，立營杜匪，伏乞 兩宮鑒核事。竊臣奉旨督辦閩浙軍務，業與各省督撫臣暨部下將士同心戮力，掃蕩粵匪，浙江河南、山西、安徽等省，現已一律肅清。其他各省之餘孽，亦見次第救平。海宇清平，中興再慶，此乃我文宗顯皇帝在天之靈，及 兩宮宵旰勤勞之所致也。惟大創之後，元氣一時未能驟復，亟宜飭下各督撫臣注重民生之事。其次爲各省餘孽，不無潰蹟各處，聯合回匪，尙圖死灰復燃，偶不經意，則意外之變，禍可旋踵而至。如北疆山海關，隣於京畿，毋庸留心；南疆虎門、廈門、東疆淞江、海門等處，皆屬海防吃緊之地，亦宜添兵設將，以防外人入犯至西北疆陝甘等

處、擒匪混跡、回翟猖獗、尤爲心腹大患、該處若平、太平之兆、永固金湯矣、受國恩深、既有所知、不敢緘默、特此瀆奏、不勝悚惶之至、謹奏

兩宮見了此摺、正合防邊之意、次日卽下上諭、將左宗棠調補陝甘總督、賞加太子太保銜、及紫禁城騎馬、并令尅日馳驛赴任、又知甘肅地瘠民貧、准其各省協餉、左宗棠奉到上諭、正在檄調舊部、預備統率入甘的時候、忽見他的長公子左孝威、單身由籍進京、稟告母病、他知孝威爲人、十分純孝、一身業已弄得形銷骨立、不成樣兒、很覺不忍、一面命他愛子、且去休息幾天、再說家事、一面又去辦理陞辭之事、打算從速起程、等得大致楚楚、方把孝威公子叫到跟前、問他母親之病、當時那位孝威公子、一見老父問到母親的毛病、頓時掩面悲泣起來、左宗棠微微的喟了一聲、又命孝威公子坐在他的身邊、用手拉開孝威公子的袖子道、照你樣子、你母之病、諒已入了膏肓、爲父和你母親、數十年的憂患夫妻、她既如此病重、爲父豈有不願奏請回籍看他一趟之理、無奈

聖恩高厚，限期赴任，爲父目下是，只有顧着君臣之義，不能再管夫婦之情的了。左宗棠的一個了字，剛才出口，可憐他的瑩瑩老淚，會簌落落的流了下來。孝威公子至此，那裏還能吞聲暗泣，疾忙撲的一聲，跪到老父面前，兩手緊抱老父的雙膝，狂哭起來道：「父親，母親倘能馬上好好起來，兒子萬事全休。若真有個長短，兒子不怕父親見罪，一定只有殉我母親的了。」左宗棠聽了，大驚失色的答道：「我兒快快不可存這心思，父母本是並重的，我兒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那不是平日枉讀詩書了麼？」孝威公子此刻已經哭得昏了過去，神智已失。左宗棠趕忙親自督飭家人，將他愛子扶到臥室，急去延醫診治。診治之後，灌下了藥，孝威公子方始清醒轉來。左宗棠又懇懇切切的勸了孝威公子一番，命他次日盪回原籍，不必再惜銀錢。左宗棠亦與曾彭二人同棧儉約儘管多聘名醫，去替你的母親醫治，否則你的母親還不怎樣，你這個痴孩子，倒要不堪設想了。左宗棠說着，即將幾封家書，付與孝威公子，并命一個姓卞的幕僚，攜着三百兩銀子，伴

送回籍，孝威公子同了姓卞的幕友漏夜趕回湖南湘陰，他的三個兄弟首先告知母病稍愈，始與卞姓幕僚畧畧寒暄，再問父親在京之事，卞姓幕僚告知大概，孝威公子一面把信交與三個兄弟，一面早已入內見他那位病母去了，孝寬公子先將一封較厚的家信拆開一看，只見寫着是：

捻氛平靖，又晉宮銜，行次天津，遵旨入覲，復拜禁城騎馬之寵，優待勞臣，可謂至矣，惟以西事爲急，垂問何時可定，當以進兵運餉之艱，非二三年所能

歲事，乃謹對以五年爲期，而慈聖猶訝其遲，世人又以爲驕，徐春榮與劉秉璋之言左公自亦知之矣天

威咫尺，何敢面欺，揣時度勢，應聲而對，實自發於不覺，恐五年尙未必敢如

願耳，西事艱險，爲古今棘手一端，吾以受恩深重，冒然任之，非敢如趙壯侯

自詡無踰老臣也，爾等可檢趙充國傳，子細讀之，俗寫仔字便知西征之不易，現

又奏請劉壽卿，卽湘軍宿將劉松山軍門之字率部從征，吾近來於滌公多所不滿，曾左交際上文詳言之矣獨

於賞拔壽卿一事，最徵卓識，可謂有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左公對於曾文正公私交雖有不滿公事亦極欽佩昔

壽卿由皖豫轉戰各省，滌公嘗足其軍食以待之，解餉至一百數十萬之多，俾其一心辦賊，不憂困乏，用能保奏救晉，捍衛京畿，以馬當步爲天下先，此次擒匪蕩平，壽卿實爲功首。當時鮑劉齊名鮑爲平紅羊之功臣劉爲平擒匪之健將則又不能不歸功於滌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雖有微嫌，於公誼實深敬服，故特奏請獎曾，以勵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義，筆則筆，削則削，烏能以私嫌而害公誼，一概抹煞，類於蔽賢妒能之鄙夫哉。以明忠賢能四字贈曾左固人傑也人之以我與曾有齟齬者，觀此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開意氣者矣。作者於此書原以曾左彭三傑標題如不觀此信讀者必輕視左矣至陝甘餉事之難，所以異於各省者，地方荒瘠，物產無多，一也，舟楫不通，懋遷不便，二也，各省雖遭兵燹，然或不久卽平，陝甘回漢雜處，互相仇殺，六七年來，日無寧事，新疇已廢，舊藏旋空，搜掠旣頻，避徙無所，三也，變亂以來，漢回人民，死亡大半，牲畜鮮存，種藝旣乏，壯丁耕墾並少，牛馬生穀無資，利源遂塞，四也，各省兵勇餉數，雖多少不同，然糧價平減，購致非難，陝甘則食物翔貴，數倍他方。

兵勇日啖細糧二斤，卽需銀一錢有奇，卽按日給與實銀，一飽之外，絕無存留鹽菜衣履，復將安出？五也。各省地丁錢糧外，均有牙釐雜稅捐輸，勉供挹注，陝厘尙可年得十萬兩，甘則並此無之，捐輸則兩省均難籌辦，軍興既久，公私困窮，六也。各省轉運，雖極煩重，然陸有車馱，水有舟楫，又有民夫，足供雇運，陝甘則山徑犖确，沙磧荒涼，所恃以轉饋者，惟馱與夫，馱則騾馬難供，夫則雇覓不出，且糧糗麩料，事事艱難，勞費倍常，七也。用兵之道，剿撫兼施，撫之爲難，尤苦於剿，剿者戰勝之後，別無籌劃，撫則受降之後，更費綢繆，各省受降，惟籌資遣散，令其各歸原籍而已，陝甘則釁由內作，漢回皆是土著，散遣無歸，非先籌安插之地，給以牲畜籽種，不可，未安插之先，又非酌給口糧不可，用數浩繁，難以數計，八也。吾以此八難奏陳，實以陝甘事勢，與各省情形迥別，非髮匪捻匪可比，果欲奠定西陲，決不能求旦夕之效，所以徐春榮會上書於劉仲良，王子壽亦上書於吾，二人所陳，確有見也。

孝寬公子的學問本好，那年因見他的長兄孝威公子，中了壬戌科的第三十二名舉人，從此更加發憤用功，不久果然入了府庠。叙得這天看完他老父的家信，對於陝甘之事，說得通暢詳明，如數家珍，不禁覺得萬分津津有味，竟把遠道回家的老兄，以及那位卞姓幕友，一時忘記得乾乾淨淨，再將其餘之信，一一拆了看畢，因見都是命他們幾兄弟，趕緊延醫醫治母病，並好好的勸慰長兄，便將所有之信，給與孝勛孝同兩個兄弟看過，遵照老父之命，分別辦理。卞姓幕友瞧見周夫人的毛病雖重，急切之間，尙無大碍，住了幾天，辭別孝威孝寬孝勛孝同四位公子，料定左宗棠必已起程，沿途迎了上去，等得在山西境內，追着左宗棠的隊伍，稟明一切，左宗棠聽得周夫人的毛病，還不十分碍事，稍稍放心一點，當下慰勞了姓卞幕僚幾句，卽向陝西進發，到了省城，巡撫以下，親出迎接，左宗棠住入預備的行轅之後，細細問明近日匪衆的軍情，陝西撫台道，現在陝甘一帶的匪首，要算白彥虎、僞皇后白朱氏、僞公主珊鳳、僞

元帥熊飛鵬、女將翡仙、男將熊飛龍，以及另外一股匪頭，名叫白翟野主的，都極十分厲害，他們本是流寇性質，不主佔領省垣，現聞爵帥率了大軍到來，不知躡往那裏去了，晚生已命探子四出偵探，尙未前來回報，左宗棠聽說，撚鬚的答道：中丞只顧籌措協餉之事，剿匪的責任，當然由兄弟担任，兄弟此次奉旨調補陝甘，打算到了蘭州，布置妥當，再令部將出剿陝西撫台，連連答應了幾個是，方又問道：爵帥此次西來，不知帶了多少軍隊，那些將士，晚生想來平浙的那些大將，要在浙江辦理善後，一定不能隨節來此，左宗棠點首道：中丞料得極是，不過兄弟此番帶來的一班將士，都是很好的腳式，正是

作戰當然重地理，治軍幾次挽天心。

不知左宗棠所帶的一班將士，究是何等人物，且闕下文。

評曰：曾左交惡，人盡皆之，不讀左氏家書，世人必疑左氏爲忘恩負義之妄人也，作者既將左氏與曾彭二氏，同稱三傑，故將左氏家書錄與讀者一閱。

也。免有阿私所好之嫌，自此回始，專叙左氏平西之事，陝甘二省，猶入手之初

沈倩雲 著

愛貞姑娘

一册 定價四角
實售七折

本書用沉痛而同情的筆墨，
敘述舞女愛貞姑娘的一生，對
於現社會之黑暗，多所譏諷。
愛貞姑娘以賣舞之所得，供
養雙親——供養衣食住以外，
更須供養吸烟及賭博的費用——
她父母居然因她會掙錢而優容她。她在舞場中千萬的
舞客中，被她找到一個認為滿意的人，想把來做她永遠
的保護者，在情和慾二股極高熱度下，因生理上某種的
變化，果然被她得保住貞節。但是終於因此而病，因病
而死，在臨死前幾小時，她還聽得她父母在商量請律師
和她的情人打官司，——這樣哀艷的情節，已足夠讀者
同情；何況再要加上深刻沉痛的描寫呢？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第六十七回 湘陰爵帥胸藏地理全書 隴右名儒口述天方新教

左宗棠聽見問他隊伍的數目、將士的姓名、便很得意的朗聲答道、兄弟此次奉旨西征、所帶隊伍、雖僅兩萬、可是都是精壯的青年、沒有一個老弱殘兵、所攜將士、雖只數員、可是都是多年的心腹、沒有一個暮氣人物、像劉松山、曹克勛、蘇元春、詹啓倫、陳亮功、李訓銘、李成柱、聶功廷、董福祥、高果臣、吳退菴、周受三等、等、中丞大概不至於不知道他們的吧、陝西撫台忙不迭的點首答道、知道、知道、這班人物、多半是湘淮兩軍裏頭的宿將、內中尤以這位劉壽卿軍門來得謀勇兼全、左宗棠呵呵大笑道、壽卿是還不高興來的呢、因為兄弟再三約他、方才答應、不過他的年紀確也大了、如此遠征、要他同來此地、兄弟真覺有些對他不起、陝西撫台也笑道、這是爵帥瞧得他起、否則爵帥手下、難道還少大將不成、左宗棠摸着鬍子道、中丞說得一點不錯、像那劉省三、省三爲劉銘傳、男爵之字他就不肯來、陝西撫台又恭維了左宗棠好久、方才告辭而去、左宗棠住了一宵、

卽於第二天直到蘭州，將近省垣的時候，竈夏將軍吉祥，迎接到十里長亭，左宗棠因爲吉祥是位宗室，聖眷旣隆，人也慷慨，很對他客氣道：老哥何必如此客氣，勞駕得極。吉祥照例先請兩宮聖安，然後答左宗棠的話道：季翁

將軍一品所
以不係陝撫

對於左氏自稱晚生前
清禮節一點不會錯的

奉旨來此，乃是來分兄弟的憂的，應該遠接。左宗棠又客氣幾

句，便同吉祥一齊入城，進了制台衙門，接印之後，藩司以次，次第稟見。左宗棠一個一個的問過蘭州情形，吩咐衆官好好辦事，等得衆官退出，便先傳見劉松山。劉松山入見，左宗棠先問道：壽卿，你打算怎樣辦法？有主意了麼？劉松山忙答道：回爵帥的話，標下打聽得白彥虎野心勃勃，竟想謀叛，現在胆敢自稱皇帝，又封他的元配白朱氏爲僞皇后，女兒珊鳳爲僞公主，這個妄人，不必說他，只是白朱氏母女兩個，很有一點妖術，就是僞元帥熊飛鵬，女將翡翠仙，也知妖術。左宗棠蹙眉道：可惜那位李金鳳五姐已經不在了，不然也好把她調來幫助我們。劉松山搖首道：爵帥不必操心，標下已有辦法，說着，便與左宗棠咬

了一陣耳朵，左宗棠一邊在聽，一邊連連點頭道：「你可小心，不要大意，好在我們的軍糧，我們是自己帶了來的，劉松山接口道：「標下一半就仗這個，劉松山說到這句，又向左宗棠笑了一笑道：「不是標下恭維爵帥，從古以來，那有萬里行軍，不向就地徵糧，這般累累墜墜的自己帶來，不虧爵帥胸藏地理全書，怎麼能夠深知此地的情形，左宗棠也含笑的答道：「壽卿，你是到了此地，就地徵糧之難，親目所覩，那裏曉得京中的一班大老，還在那兒一點不知輕重，瘋狗般的說我辦事顛預呢，劉松山還待再說，忽見詹啓倫一臉含着怒色，恩恩的走了進來，劉松山先問道：「詹大人，你在生誰的氣呀，詹啓倫一面從他懷內取出一封信來，遞與左宗棠去看，一面方答劉松山的說話道：「壽卿軍門，你快看，信恐怕你也要氣死，劉松山一聽詹啓倫這般說法，便站到左宗棠身邊，同看那信，只見寫着是：

爵帥鈞座，謹稟者，禮蒙保奏署理浙撫，晉進陞見，今晨叫起即召見之謂，太后首先

問澧左某萬里行軍，怎樣自攜糧秣，閣臣很有說話，俺雖不聽，可是左某也未免辦得太糊塗了，你是他的舊部，應該知道等語，澧卽奏對，太后聖明，不爲閣臣讒言所動，此是邦家之福，督臣左某，首平閩浙，次復盪平山東，河南、安徽等省，擒匪成績，具在，早在太后洞鑑之中，伏查軍務之事，至重要者，卽爲因地制宜，陝甘一帶，轉運困難，就地徵米，愈較轉運爲難，左某若無深知灼見，何至冒昧若是，太后如信左某，此等軍務之事，似宜任其行事，毋庸上煩聖慮，況且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臣追隨左某多年，敢以身家性命爲左某担保，左某熟悉西北地理，胸有成竹，決不至於僨事等語，太后聞澧奏後，始微點首云，俺也知道左某不是荒唐人物，其中必有甚麼道理，爾旣力爲担保，俺也稍稍放心，爾下去，可以迅速函知左某，俺雖不信人言，他也須得對得起朝廷，否則一悞大事，俺卽治他之罪，已經遲了等語，澧又將浙中之事詳細陳奏，蒙太后獎諭有加，澧復奏稱，太后方才所獎，澧不敢受，浙中善後

諸事皆係左某指示，太后聞言微現喜容，澧退出，探知京中上自軍機，下至御史，無一人以爵帥此行之措置爲然者，澧深爲爵帥危，特此專差飛稟，伏乞善以處之，澧不日陛辭回浙，若有所聞，定再飛報，恩恩上稟，恭叩鈞安。

舊屬蔣益澧叩

劉松山一直看完，也氣得問左宗棠道：爵帥如此操心，還不爲閣臣所諒，以後怎樣辦事？左宗棠先把手上之信，交給詹啓倫道：你去覆信，叫他莫嚇，說我自去覆信，左宗棠始對劉松山說道：京裏的事情，我會對付，你不必管，你只去辦你的軍務，劉松山聽說，又與左宗棠噉噉促促的低聲商議一會，方才退去，過了幾時，左宗棠又接到各處的書信，都是報說和蔣益澧一樣的言語，左宗棠一一回覆之後，提筆又寫了一封家信是：

威寬勛同四兒同閱，連日未得爾等安稟，不知爾母病體如何，深爲惦記，近

日餉饋日遠、前敵諸將、既須轉戰、又須負糧、往往不能速赴戎機、致稽時日、而抱罕一種、甘肅至新疆一帶地方最狹之職名與川中哥老會相同於孩提時、卽習爲盜賊、長則結伴遠遊、名爲經商、實則行劫、承平時、燕豫齊響、馬及近日馬賊、皆此輩爲之、最善伏路抄掉、故馱運糧料、非有隊伍往來接護不可、兵多則轉饋愈艱、兵少則抄掠愈甚、言者但知勞資萬倍腹地、而於千里饋糧苦况、鮮能詳之、宜乎當時名將、均恐去之不速也、趙壯候屯田三奏、於芻粟輕重、言之詳盡、少時頗怪其侈、陳瑣屑、近歷其地、乃信古人誠不我欺、亦見屯田之不可已也、日前隴關告成、吾監臨試事、題楹聯云、共賞萬餘卷奇文、遠擷紫芝、近攀朱草、重尋五十年舊事、一攀丹桂、三趁黃槐、而陝榜解元、籍商州山陽、正與紫芝合、隴榜又多知名之士、吾所決科前數卷、均占高魁、又雍涼朱草也、解元安維峻、文行均美、其先世貧苦嗜學、爲鄉里所重、意其報在此、吾於甄別書院、及月課錄科、均拔置第一、意其不僅爲科名中人、關中秋宵、嘗倚杖橋邊、忽仰視而言、

若此生得元，亦不負此舉，不料監水官在後竊聞，後爲慶伯廉訪言之，吾初不覺，至寫榜日，兩主司先以闈墨見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獲雋之樂，頻日讌集，必叙此爲佳話，覺度隴以來，無此興致也。

左文襄平生最喜撰對聯，道光戊戌年過洞庭，君祠會題一聯云：招遙旅路三千里，我原過客管領重湖八百君。亦書生此聯最爲人所稱道。又安化陶宗汀督部某年由江西乞假省墓，遺出醴陵色侯爲陶治行館，囑左撰聯云：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題。首公歸左以此聯爲陶賞，遂爲文字知己。註者特附此於。

原來左宗棠的文經武緯，除曾國藩外，當時很負時望，他的調補陝甘總督，雖然爲的剿辦回匪，可是那時陝甘兩省，因爲遍地都是土匪，一班官場對於文事，便不甚麼關心，左宗棠却是一個最喜歡做事的人物，又因他自己一舉之後，會試往往不利，後來雖然做到總督，常常恨他未曾點得翰林，所以對於考試的事情，他就格外注重，並不因有亂事，隨便模糊，只看他的家書，得了幾位有文名的門生，如此高興，當時左宗棠發了家信之後，連日都得捷報，他便一面手諭嘉獎劉松山一班將領，一面飛奏朝廷，慈禧太后接到左宗棠的奏報，

召入軍機大臣，面有喜容的說道：從前有人參奏左某，說他辦理軍務，萬里攜糧，很是顛預，俺虧得自有主意，現在他在那邊，文的武的，都能辦得很好，你們又怎樣說呢？一班軍機大臣，只好免冠請罪道：這是老佛爺的知人之明，臣等委實沒有老佛爺的天資，來得聰慧，慈禧太后笑上一笑道：不必說了，你們下去，擬道上諭，獎獎他吧。軍機大臣磕頭謝恩，退出之後，狠狠的給了左宗棠一頂高帽子戴戴。左宗棠接到嘉獎上諭，大開筵宴，文自司道以下，武自提鎮以下，統統請來吃酒。那天的席上，那位劉松山軍門，當然坐的首席，酒過三巡，左宗棠忽親自去向劉松山斟上一杯酒，滿面春風的說道：壽卿，你且喝了這杯，我還有話發表。劉松山連忙站了起來，接杯在手，一口喝乾，又向左宗棠請上一個安道，標下一點沒有甚麼功勞，何勞爵帥賞酒，真正是肝腦塗地，還不能夠報答呢。左宗棠含笑的坐下，方對衆官說道：從前我因運糧一事，幾乎受着嚴譴，後來第一是仰蒙兩宮的聖明，不爲那些譏言所動，第二是虧得我那蔣

撫台力保，第三是左宗棠說到此地，把他眼睛望着劉松山道：「總算我們這位壽卿老軍門，同了諸位將士，替我死命出力，現在雖然只打幾個勝仗，女匪翦仙業已生擒過來，在我之意，還想將她押解進京，你們諸位文武同寅，各紓己見，以爲怎樣？」左宗棠剛剛住話，臬台慶伯廉訪第一個說道：臬台主官利名所以先答「司裏以爲不必，因爲爵帥的聲威，劉壽卿軍門，以及諸位將領的本領，連那盤踞金陵一十三年的長毛，都已盪平，何況此地這班跳梁的小醜，倘把這個女匪鄭重其事，的押解進京，未免小題大做，沿途萬一再被逃亡，猶其犯不着的。」左宗棠聽說，連連撚鬚點首道：「慶伯廉訪之論是也。」左宗棠說着，又向劉松山說道：「軍事貴於秘密，本屬老例，但是今天文武同僚都在此地一堂聚首，你不妨將此次活擒這個女匪的經過，講給大家聽聽。」藩台接口道：「這個女匪翦仙，很有妖法，壽卿軍門，怎樣能夠把她擒來，我們真想聽聽。」劉松山撚着他的長髯道：表明老將說起此事，兄弟是個武夫，不知怎麼教叫天方新教，兄弟因見此地百姓對於

此教竟至如醉如痴，至死不悟，豈不奇怪！左宗棠便向席上坐着那位名叫賀瑞麟的名儒拱拱手道：「回回教的出典，連我已經不甚明白，這個天方新教，老先生定知根柢，可否指教一二？」原來這位賀瑞麟，本是經學名儒，當時各省大吏無不聞名致聘，無奈大有伯夷叔齊之風，一聞徵聘的消息，他就躲到深山大澤之中去了。前曾一度主講蘭州蘭山書院，席不暇煖，忽又遁去。左宗棠一入秦中，即聞其名，命人禮聘，也難如願，所以左宗棠致函曾國荃，有賀生瑞麟、陳義至高，固無以奪之，然咨訪衆論，亦有謂其矯激過甚者。丹初制軍前陝甘總督曾延主關中講席，堅辭不赴，且辭桑梓之難，避居運城腥羶之鄉，不知其果何說也。等語。後來左宗棠治甘之名大噪，那位賀瑞麟竟作不速之客，貿然蒞止。左宗棠喜他有漢時商山四皓的高義，作者帶筆即明史館隨處示人以學，足見小說家非讀破萬卷書不可也。卑禮厚幣，聘主書院。這天可巧在座，他見劉松山和左宗棠問及天方新教之事，馬上詳詳細細引經據典的說道：「回教叫做清真教，牠的起源約摸有二千年了，他們始祖叫

作阿丹、生於天方之野、一產七十二胎、每胎男女各一、自己配爲夫婦、至囑撒而其教始興、又六百年、當隋開皇中、有名穆罕默德其人者、生而神靈、闡明清眞之教、回衆翕然從之、其教益加興隆、這是回回教的老教歷史、現在回民稱天方教、自稱謂之穆民、以尊穆罕默德之故、以稱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言之、他們奉爲圭臬的書籍、有天經一部、回族稱爲由穆罕默德所受之於天者、又有天方性理、天方經典兩部、是爲明代金陵回人名叫劉智的所撰、內中發揮天經道意、又怕華人不識、復以華文潤色之、其教以識主爲宗旨、也似我們儒者所言、明心見性之學、以敬事爲工夫、也似我們儒者所言、制外養中之學、其攷規所謂天道者五、一曰唸、謂誦經、一回禮、謂報恩、一曰齋、謂絕物、一曰課、謂志亡、一曰朝、謂歸眞、所謂人事者五、卽謂倫常之理、七日一禮拜、與泰西各國相同、因爲他的源流本來出於天主耶穌、稍稍雜以佛氏之說、稱華人爲大教、自稱小教、非如奇衰詭異之流、專以勾結爲事、煽惑爲能、所以雜居中國一千

數百年、婚姻未通、俗尚各別、傳習不同、而未嘗敢萌他志、歷代相承、不聞查禁、我朝且錄其人才、准許出仕、乾隆時代、江督某曾經奏請、謂回教不宜留於中國、高宗特加訓飭、聖謨洋洋、足爲百世之法、至於這個天方新教之名、乾隆四十六年、逆回馬明心、蘇四十三、忽由西域歸來、詐稱得着天方不傳之秘、創立新教、煽惑下愚的回民、謀爲不軌、四十九年、復有名叫田五其人、繼之作亂、雖經大軍先後擒斬、但其根株未能盡絕、嘉慶年間、又有穆阿渾其人、與現在的馬化澁之父馬二、賀瑞麟一口氣、停也不停的說至此地、大家都在聽得津津有味、忽見劉松山、陡把桌子拍得應天響、大驚失色的攔着賀瑞麟的話頭問道、真有這個馬化澁其人麼、賀瑞麟未及答言、左宗棠忙問劉松山道、壽卿你莫非曉得這個馬化澁不成、劉松山瞪着雙眼的答道、怎麼不知、標下一到此地、就聽得人說、馬化澁住在金積堡地方、大有謀叛之志、標下連連四處打聽、那知此地的百姓、敬重馬化澁、當他天神看待、甚至不敢直呼其名、標下想要

打聽馬化澂的壞處竟沒一人肯說，就是此地的文武官吏，也說馬化澂只知傳他天方新教，不預外務，標下又打聽得白彥虎就是他的門徒，不過擒來的女匪，翡仙標下再三的嚴刑審問，也不承認，左宗棠便把雙眉一豎的問着文武衆官道：「此事到底怎樣，諸位同寅，吃了皇上俸祿，應該拏出良心說話，衆官一齊答道：『馬化澂真是好人，爵帥只管訪查，左宗棠聽說，方才又對賀瑞麟說道：』你且講完再說，賀瑞麟雖是一位道學名儒，也怕得罪本省文武官員，忙接口道：『馬二固是不好，現已早經亡過，馬化澂呢，或者守分一點，也未可知，劉松山也催賀瑞麟且說下去，賀瑞麟始接說道：』馬二既受穆阿渾的蠱惑，卽以新教傳人，幸他死得還早，馬化澂卽繼父志，到處行教，京師的齊化門，直隸的天津，黑龍江及的寬城子，山西的包頭鎮，湖北漢口等處，均有他的教徒，其傳教人的名稱，叫做海裏飛，就和內地的經師一般，又曰滿拉，如內地的蒙師一般，品級皆在阿訇之次，馬化澂自稱爲總大阿訇，他的教規，大畧和老教相同，所

異的地方，老教誦經，必須合掌向上，新教兩掌向上而不合攏，老教端坐誦經，新教夥誦，唧噥頭搖肩聳，樣極令人發噱。此等小說看，了真有益老教送葬不脫鞋子，新教脫鞋赤脚送葬，賀瑞麟說到此地，便朝左宗棠單獨說道：我說天方新教，只要也同老教不預外事，那就無碍，若是也與白蓮教、清香教、無爲教、圓寂教，要想借此擾亂，自然不好。左宗棠聽說，心中已有主意，當下卽對劉壽卿說道：此事姑且丟開，我有辦法，你此刻快述你的戰績，好使大家聽了，如讀漢書下酒。劉松山略略謙虛一回，正待說他的戰事，忽見周受三、恩、恩走入，對他說道：女匪翡翠，在獄裸着全身，似已發瘋，劉松山不覺大驚，正是：

欲述奇功未啓齒，偏聞怪事裸全身。

不知劉松山見了周受三到來，何以吃驚，且闕下文。

評曰：左宗棠之用劉松山，亦與曾文正之用羅澤南、曾國荃之用蕭孚泗、劉秉璋之用徐春榮、李鴻章之用劉銘傳，至於賀瑞麟，亦爲左氏之有益朋從。

敘述回回老新兩教之內容，如數家珍，使人聽之忘倦，然亦虧作者之能夠探入此書也。

明州朱
霞天著

漱六山
房校訂

五嶽奇俠傳

八大册 八十萬言 原價八元 實售四元

本書作者係國術大家李景林將軍之高足。拳術極有根柢。文筆尤為超羣。以國術家之心得。寫武俠派小說。驚人絕技。躍然紙上。能使閱者奮發精神。如入其境。如見其人。於是出版以來。深得讀者贊許。認為絕作。現已四版出書。價值可知。

全部情節百分之二提要

烈火劍，割下幾千耳朶。衆劍仙大破黃士嶺。羣凶爭產，便宜了一個窮秀才。劍俠的酒壺，變了尿壺。二個禿驢，攬着無數赤身美女。斬了徒弟，不覺滴下淚來。丟下一個人頭，硬聘漁家女子。盤天劍割下偵探的鼻子。爛脚叫化掄算混元數。葉天士吞了水獺妖精的金丹，水獺妖尸會變獨角蟒蛇。溫柔鄉和尚享豔福。一道紅光毀去楠木大廳。救女斬賊禿，火燒蓮花寺。白雀寺淫僧精邪術，喜採取女人人口，補他元陽。飛劍斬不着和尚反被圍困南山。汚血盪乞丐，反滾在三世佛金身上。女人的口口，會練成一個小紅木魚。殺落的頭顱，會飛起來打人。火燒白雀寺，救出了十五個奄奄的垂危的女郎。終南派和慈鎮派關前大鬪劍。巫峽遇山魅，怪手捏住了咽喉。詠龍劍殘風雷劍。荒山遇野鬼，無術逃過。一陣大風，四人吹到終南山。一張口把火蛇吞下。練拳脚依棧壁上圖。王瑞伯逃少林木羅漢打着兩肩膊，一口氣接住十八把飛刀。三尺童子，竟將偌大的水牛負了渡河，鞋底不濕。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12
2.1.9(2)

30

